

# 東方雜誌

THE EASTERN MAGAZINE



## 第十二卷 第三號

內外時評

(十一集)

徐之圭

徐桐孫

世蒸

幼雄

民國十四年二月十日

新嘉坡

巴安西山行

者

軍人的自由與政治權  
今年之歐美  
日本去年的社會運動  
徐雷士入榜德雄之前後  
徐之圭  
徐桐孫  
甲子大戰後全國軍隊調查  
何西亞

中國歷史王氣候之變遷  
竺可楨  
徐桐孫

中國歷史名畫論略  
黃賓虹

末日的受審判者(小說)  
張資平

藝林外史(佛朗士名著)  
李青崖

申屠氏(影劇本)  
洪深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售

# 五種預約

四十一年三月底截止

別下齊叢書

全書四十冊十四年四月出版預約價(連史紙)十四元  
海寧蔣氏別下齊藏書久為海內所重此兩書選擇精審校印尤佳所收各書均少單行之本原版現極罕見兩種缺一尤為難得今據初印精本影印  
清朝悅目印數祇限五百部請從速

佚存叢書

全書三十冊十四年四月出版預約價(連史紙)七元  
是書為日本天澤山人所輯成於寬政十有一年正當清嘉慶初年距今一百有餘載書極難得所輯凡十八種多我國已佚之本敝館覓得初印原版用村石印印數亦以五百部為限

清儀閣所藏古器物文

全書十冊十四年六月出版預約價(夾頁紙)十一元

嘉慶張叔未先生為考古專家兼長書法是續自鍾鼎彝器良幣璽印類錄瓦當下至文房玩物凡為清儀閣所藏有文字者均經先生手拓附以考訂所加題識亦係真迹今據原拓影印悉存真面不愧藝林鴻寶

集

常熟張叔未先生為考古專家兼長書法是續自鍾鼎彝器良幣璽印類錄

成

全書四十冊十四年五月分次出版預約價(連史紙)三十元

常熟相國早歲登第兩任帝師歷掌樞要朝四十餘年國家多故公以一身支柱其間所見所聞悉載日記起咸豐戊午迄光緒甲辰要聞甚事不可勝紀錄本據陸九皋可以窺見一斑全書皆公手稿足為齒馳之助

曲

全書三十二冊十四年八月分次出版預約價(連史紙)十六元

王君君九齋君風叔研究樂曲久有心得合編是書凡分四集小字實白完全詳明晰便於樂圖譜演指俗易許為曲譜空前之作

樣本  
合購五種

樂圖譜二種者每種附錄樂譜三分後三種每種附錄樂譜六分

預約價

內別下齊佚存曲譜三種連史紙印本者分册價八

十一元今減爲七十二元毛邊紙印本者分册價七十二元今減爲六十四元均一次交足

# 預定四十年的——教育雜誌

◆ 分五角一册每 角五元一年每 ◆

## (一)贈送「教育雜誌」優待券

教育雜誌創刊於一九〇九年，到今年已經十七年了。現在將滿十六卷中的名著彙編成冊，做叢書的體裁，分為三十類，計一百冊，定價八元五角。在六月底先出四十冊，十二月底出齊。並發行甲乙種優待券。凡預定教育雜誌全年者，送甲種券，購買叢著，收五元；半年者送乙種券，購買叢著，祇收六元。

## (二)本誌各種專號不另加費

本誌預定一月發行「職業教育專號」，六月發行「中等教育專號」，九月發行「兒童心理專號」，均較平時增多篇幅。凡預定本誌全年者，專號概不加價。

## (三)學校訂購一律半價

凡公私各學校填就本社之學校調查表（此表函索即寄），定閱本誌一年者，得半價優待。惟須將該表及報費郵費合郵票九角九分逕寄本社。

上海務商印書館出版

# 東方雜誌

第二十二卷 第三號  
民國十四年二月十日

卷頭

西洋名畫 "Les Falaises, St. Valery-sur-Somme" (彩色) ... 一幅

東南問題之再燃

四幅

法國社會主義者之殊榮

一幅

英國武力政策下之埃及

一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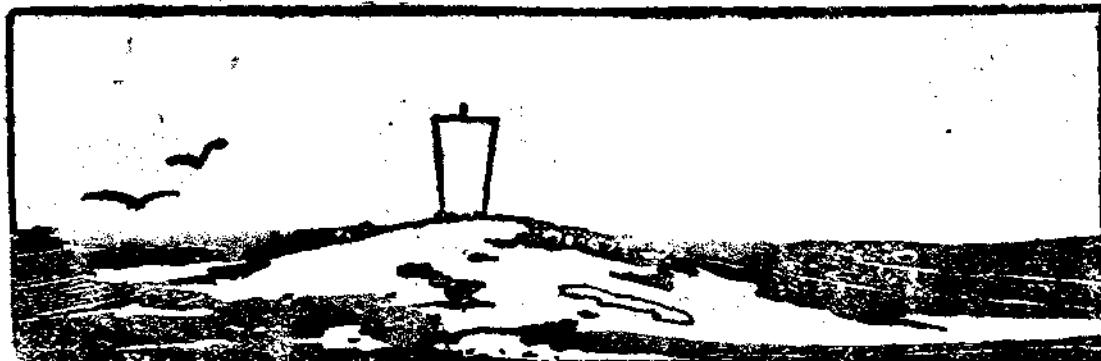
## 內外時評

(一)

- |            |    |             |    |
|------------|----|-------------|----|
| □ 善後會議開會   | 松濤 | □ 中山的病      | 愈之 |
| □ 江浙又訂和約   | 立民 | □ 上海的三大事件   | 雨森 |
| □ 福建省憲法的公布 | 雨森 | □ 唐繼堯的活動    | 立民 |
| □ 日俄邦交恢復   | 幼稚 | □ 協約國財政專家會議 | 幼稚 |
| □ 德國右傾內閣成立 | 幼稚 | □ 脫洛斯基被逐    | 得一 |
| □ 許士辭職     | 幼稚 |             |    |

## 國際時事漫畫

- 軍人的人身自由言論自由與政治權 ..... 王世杰(三)
- 今年之歐美 ..... 幼雄譯(三)
- 雷鋒治癌 ..... 幼雄譯(三)





日本去年的社會運動（東京通信）.....徐之圭（三七）

徐雷士入榜德雄之前前後後（巴黎通信）.....樓桐孫（四二）

甲子大戰後全國軍隊之調查 .....何西亞（充）  
（全）

■比文壇的作家選舉.....

中國歷史上氣候之變遷.....竺可楨（八四）

鑒古名畫論略.....黃賓虹（一〇）

■離婚雜誌出版了.....

末日的受審判者（小說）.....張資平（一〇）

■影戲事業的新趨向.....

藝林外史（小說）.....法國佛朗士著·李青崖譯（三三）

■乞丐新聞.....

申屠氏（影劇本）.....洪深（一〇）

■福爾摩斯的來歷.....

時事日誌.....

Frederic Austin Ogg's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odern Europe  
(Translated)

■ 經 濟 名 著  
■ ■ ■ ■  
**近世歐洲經濟發達史**

精裝一册  
八百餘頁  
定價四元  
特價二元七角  
十四年三月底截止

▲美國阿格博士著 ▲李光忠譯 ▲吳貢因校

關於經濟史的書，歐美各國出版不少，至於全世界各國於一屆歷史自農業時代以至農工商時代之變化，作比較的研究，在英文中當推此書為首屈一指。這書不但詳述英法德經歷工業革命的情形，而且諸國經濟變化後的種種問題，如農工商業、經濟政策、社會主義、勞働組織、社會保險等，都為摘要敘述，詳其原委經歷，陳其利弊得失。以我國目前情形觀之，正宜取人精微教導之道，以為啟迪未然之計。故此書之出，不僅足供經濟學者研究之用而已也。全書四十餘萬言，精譯精校，實為國內經濟學上之傑作。

索引	第一編(一九一九年以來之歷年事變)	第二編(一九一九年以來之歷年事變)	第三編(一九一九年以來之歷年事變)	內容
附錄	一、英法德對外擴張	一、英法德對外擴張	一、英法德對外擴張	
中華民國	二、中國	二、中國	二、中國	
法國	三、法國	三、法國	三、法國	
英國	四、英國	四、英國	四、英國	
美國	五、美國	五、美國	五、美國	
德國	六、德國	六、德國	六、德國	
義大利	七、義大利	七、義大利	七、義大利	
西班牙	八、西班牙	八、西班牙	八、西班牙	
俄羅斯	九、俄羅斯	九、俄羅斯	九、俄羅斯	
土耳其	十、土耳其	十、土耳其	十、土耳其	



"La Falière, St. Valéry-sur-Somme"

E. O. Henriques #

東 南 問 題 之 再 燃



元 燥 齊



盧 永 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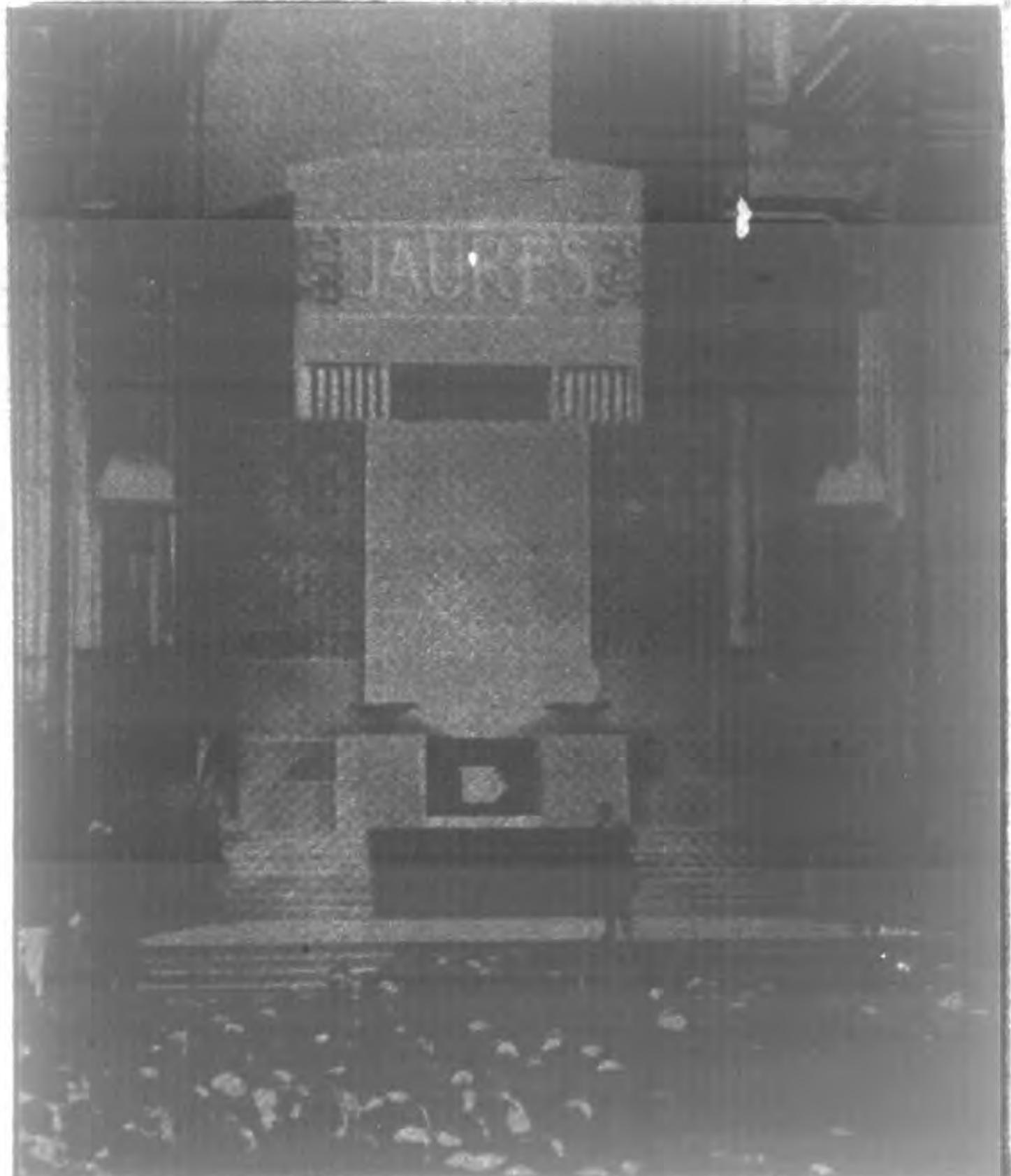
張 宗 昌



孫 傅 芳

## ■英國武力政策下之埃及

自英國駐埃及總司命遇刺後埃及全境處於英國武力壓迫下此即斯台克少將舉旗時英國軍艦之行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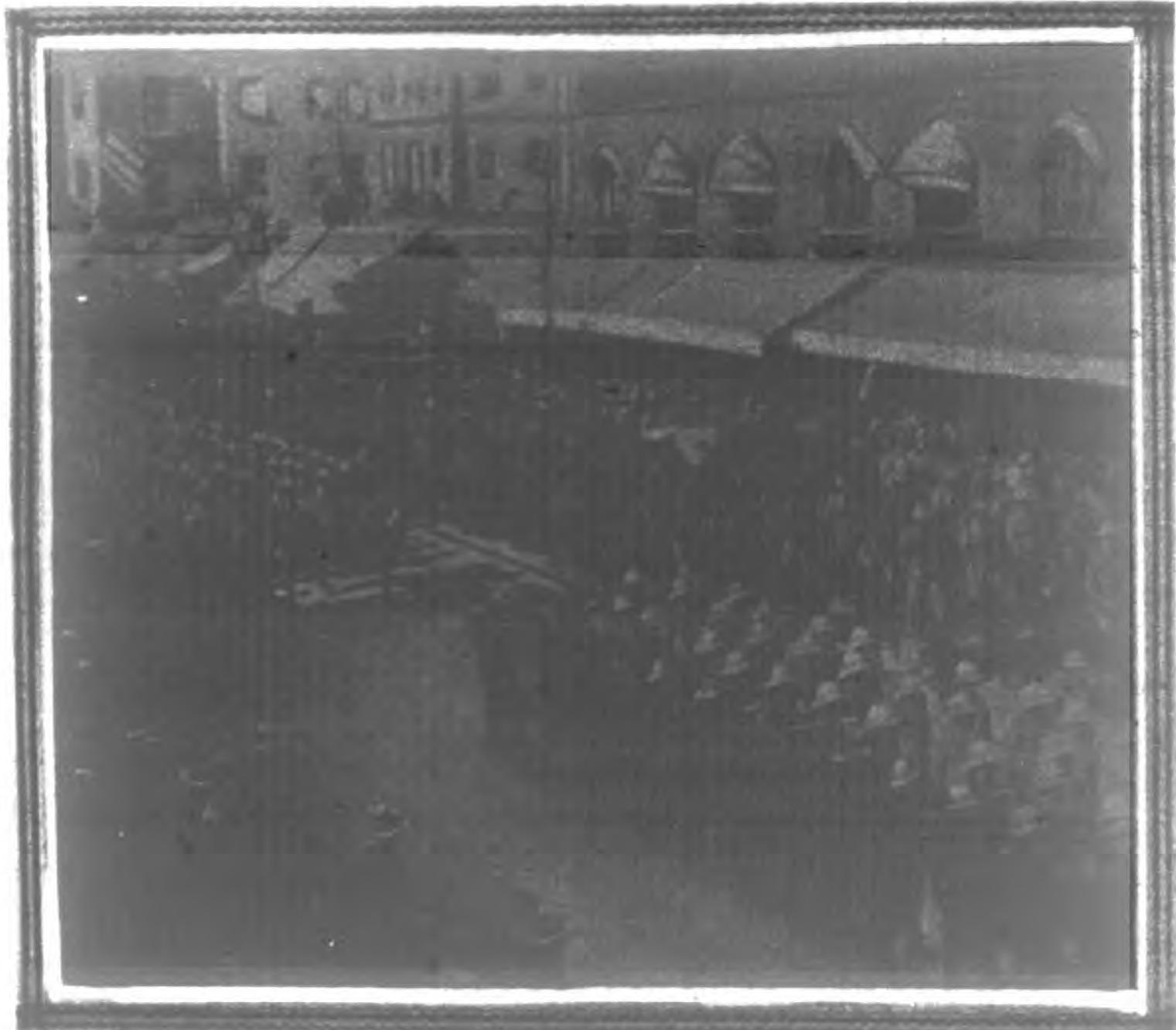
## 法國社會主義者之殊榮

法國著名社會主義者徐雷士，因反對歐洲大戰，於一九一四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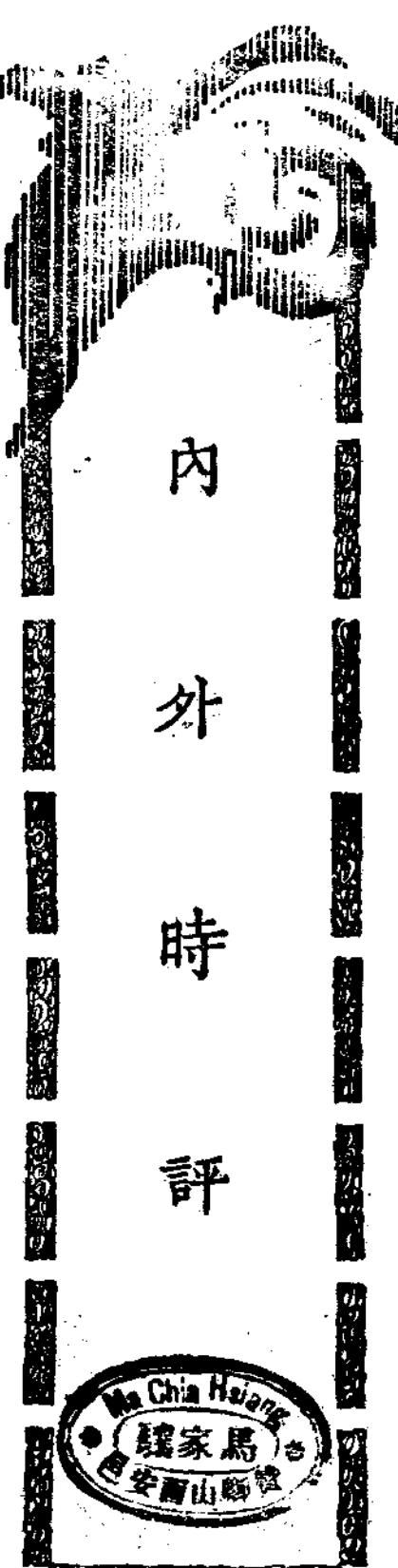
被人暗殺。法國現內閣嘉其功業，特許其入祀榜德榮。社會黨獲

此殊榮，實為向來所未有。詳情請參看本期樓桐孫君之通訊。

中為徐雷士入祀之典禮，立於台上演說者為現總理哀理歐氏。



內外時評



善後會

議開會

善後會議居然能如執政政府所豫定，於二月一

日舉行開幕典禮。當時雖因國民黨方面尚持反對態度，國民黨系的會員全體不出席，致一百六

十六個會員僅有八十六個到會，不能湊足三分之二的法定人數。惟此後經政府方面極力拉攏，九日的豫備會即有一百九十一人列席。會員已足法數，（當時會員總額已增至一百七十人，其三分之二為一百十二人）即將議事細則討論竣事。及十三日開第一次大會時，因國民黨馬君武等亦來到會，出席人數增至一百三十二人，（會員總額亦增至一百七十五人）即通過議

事細則，擧出趙爾巽為議長，湯瀋為副議長，段祺瑞登台以後所

恃以解決時局糾紛而進行不遺餘力的善後會議，到此其前半載總算已經脫去難關，達到目的了。

善後會議第一步的能告成功，是由於當局的竭力拉攏，國民黨一部分人的自由出席。國民黨首領孫文於一月十七日發表「篠電」，表示對於善後會議與其所主張的豫備會議的名稱，可以不爭；惟提出兩項要求：一為善後會議中加入現代實業團體商會教育會大學學生聯合會農會工會諸代表；二為善後會議雖可討論軍制財政諸問題，而最後決定之權當還於國民



會議。當局酌量容納這要求，於一月二十九日電聘北京天津上海漢口總商會及各省區省議會省教育會省總商會省農會首領為專門委員，對大會議案有審查修正權。民黨方面對此尚未滿意，因有不能贊同及反對善後會議產生國民會議的通電。且善後會議雖已能成會，而此後會內會外的種種困難問題，即將繼續而起。各方能否互相讓步，使會議完全達到「解決時局糾紛」的目的，則我們現在殊未敢貿然斷定。下面將我們現在所看作重大困難的事情，略略一講：

第一會內困難問題中最為國人所須注意的是會員的黨派問題。全會一百七十五個會員中，除少數的幾個省區軍民長官代表，僅以爭持一省區利益為目的者外，其餘多有黨派的結合。據現在而言：奉系代表三十餘人，保先在奉天自行開過一個會議而後由張學良鄭謙率領到京；國民軍系代表二十餘人，已由薛篤弼組設機關集成團體；其餘如政府黨的安福系會員數十人，新近自由參加會議的國民黨會員數人，及將次到京的西南聯治派會員代表數十人，也都自有一種團體。這許多主張根本不同，利益互相衝突的黨派，同時在一個會議中活動，其能否遵循軌道，不蹈以前各種會議的覆轍，實是第一個難解答的問題。

第二，時局糾紛的日見增加，實是會外困難問題的最重大者。依理，善後會議既以解決時局糾紛為目的，全國各派又都有代表與會，則在開會以前與開會期內，國內各種衝突，當然完全停止；即有爭執，亦應提交會議解決。不過在開會以前，政府為自己便利計，已不願意起糾紛，以武力解決江蘇問題，雖得急速了結，不致妨及會議的進行；而在他方面，則河南胡惲的相爭，湖北川滇軍的來侵，以及廣東廣西等省分的省內自相爭戰，都成不了之局。善後會議於二月三日開談話會時，由孫傳芳代表邵章提出「請臨時執政明令全國停止各方軍事行動意見書」，四百政府即將此意通電全國，而效力幾等於零。有此一度試驗，則此後會議議決案的效力，也可想見了。

十三年以來，國內會議的召集已有許多次，或則自行解散，或則受外界影響而被解散，沒有一個會議能夠「壽終正寢」，較其全功的。記者對於現在的善後會議雖未絕對贊成，惟既已成

會，即不能不望其能够再行衝過種種難關，成其全功，使全國所盼望的國民會議得早開會了。（松濤）

### 中山的病

在政局轉變，百端待理的今日，手造民國的孫中山先生，竟因於沉疴，這是一件大不幸的事，至少對於未來的民國歷史，必有惡劣的影響。據中西醫生的診斷，中山的病是一種肝癌，積十年而成，雖用最新發明的醫術亦難以救治。大概中山致病的原因，正和蘇俄的革命元勳李寧相同，是由積勞過甚，精力虧損之故。中山和李寧因革命事業而耗損的勞力，本非世間的藥物所能補償，雖用了比黃金更貴二十萬倍的鋪錠，恐怕也難以補救罷！

這自然是由於國民黨本身能吸收一部分革新的民衆勢力的緣故，但中山先生的偉大的人格和高遠的理想，至少也是國民黨發展的一個要素。就中山的人格而言，不愧為平民式的政治領袖，就其歷來所倡導的理想與主張而言，尤不失為未來的新時代的前驅。在崇拜實力，屈伏於軍閥勢力下的現世，人格與政治理想是不易多得的寶物。我們覺得中山之可貴，與國民黨之足以號召一時，都在於這一點。

近來因中山病重，國民黨內已引起推選候補總裁的問題，於是外間推測，有的說將改行委員制，有的說將改變方針與實力派接近而推某新興軍閥為黨魁。此種傳說雖未必可信，但近年國民黨的態度，常有接近實力派的嫌疑，却是不能為諱的。我們自然承認國民黨在廣州，有政治建設的成績，但同時我們也不能不承認國民黨在廣州有結納軍閥，摧殘地方的事實。國民貢獻都可以不問，但國民黨無論如何，總是中國最初的政黨，而且直到現在還是中國唯一的政黨。我國的政治勢力向來只限於所謂實力派，就是以破彈和槍刺為後盾的。只有國民黨却為一部分的民衆的結合，其政治勢力的發展，並不全然憑藉武力。

「機會主義」本身無一定黨綱，專依實力為轉移的緣故。要是國民黨背棄民衆的傾向，擁出軍閥或武力主義者來做幌子，這是國民黨的自殺。國民黨內部不少聰明的領袖，應該表示鮮明的態度，保持其向來獨立的精神，為政治上的革新勢力，留一地位。除了頌祝中山先生早日恢復健康外，這是我們對於今後國民黨的唯一的希望。（愈之）

### 江浙又訂和約

齊燮元率其不堪任戰的蘇軍，與浩蕩南下氣勢正盛的奉軍交戰，其不能致勝本甚明瞭。頗聞當初齊氏之所以敢於貿然發動，一方固恃有孫傳芳部浙閩軍隊的後援，一方更深信北方局勢的將有變化。乃後來孫齊兩軍既未能完全合作，所盼望的北方變化，亦未發生。且齊部第六師及第十九師軍隊，在無錫一帶不以佈防備戰為事，而惟大事焚掠。將一個繁華富庶的商場弄得滿目淒涼以後，一見整隊的商團，便疑為奉軍前來，全軍潰竄，不戰而退蘇州。奉軍乘機猛進，齊氏身陷危境，不得不狼狽而遁。及一月二十八日齊氏奔回上海，奉軍先鋒隊的白俄兵即已乘裝甲破車利用滬寧

鐵路追蹤而至。計自一月十一日上海事變發生，至一月二十八日齊氏乘輪逃往日本，二十九日張宗昌率奉俄兵萬餘人馳抵上海，將齊部軍隊繳械收降；其間不及二十日，東南第二次的戰事，即已勝負分明告一段落了。

齊燮元事既解決，時局的中心乃移於對浙問題。孫傳芳運用手腕，一方與北京政府相周旋，一方又參加於齊燮元方面協同拒奉抗盧。在齊燮元逃走時，孫氏雖已宣布接受北京命令，就浙江軍務督辦職，惟其所部軍隊，左路在宜興方面迄與奉軍接觸，右路亦在上海新龍華附近被迫於奉軍。那時兩軍的形勢，實是可怕。幸而兩方的首領都不敢輕於發動，而奔走調和的人更乘機努力。結果於一星期內，由吳光新居間，訂成和約，「孫傳芳軍退出上海，奉軍亦撤退，兵工廠暫交總商會……」。和約成後，孫傳芳於二月三日親至上海，與張宗昌覲面，各親筆簽字於約文，由吳光新為和約保證人。嗣後孫軍即於五日開始向松江一帶撤退，至八日而撤盡。奉軍雖一時未即退去，惟因執政政府力主「對浙不為已甚」，奉軍最高首領又欲以張宗昌軍回駐杭州，控制各省，駐上海的奉軍，瞭亦不願對浙啓戰，所以現在上海

一地雖然尚在恐怖時代，宜興方面兩軍雖未取消對敵行動，而東南的局勢，總算因和約成立而緩和了。

東南兩次戰事，將濬河南翔以及無錫江陰諸地，造成了一場淒涼境地，固足使東南人民留下不易遺忘的紀念。而在另一方面，則好戰的軍人，或反可因此得一教訓。試看自去秋以來，未及半年，以前互爭雄長的蘇浙兩軍，各遭遇一次敗績改編的恥辱，而其首領，亦各嘗過一次逍遙異國的滋味。至今在蘇浙之郊稱雄而爭長者，乃為來自遠道的奉閩兩軍。今昔之感，即是覺悟之機，我深望兩軍首領，因此醒其爭奪相殺的迷夢（立民）。

### 上海的三 大事件

所謂上海的三大事件，即是半年來上海人士因兵遷移，廢除護軍使等軍職的三個事件。去年受戰爭痛苦，謀永久避免兵禍的上海不駐東南二次戰禍發作，上海被齊燮元孫傳芳占領，齊孫自知其舉動未能得到人民的同情，求所以見好於地方，乃照上海人的希望於一月十五日發表通電：「決議撤退上海地域內所有兩省之駐軍；廢除護軍使及鎮守使等名目，且反對以後再設類此」

軍職，兵工廠亦即日擇地遷徙，其民政事宜……擬另組市政廳以理之。」同時北京方面的執政府，亦依據上海總商會十二日的電請，急下三項命令：（一）上海護軍使着即裁撤；（二）上海兵工廠着陸軍部飭令停止軍用工作……招商承領，改組商業工廠……先交上海總商會暫行接收保管；（三）上海永遠不得駐紮軍隊及設置何種軍事機關。——正在處於敵對地位的兩方當局，忽然有此不約而同的賣好於人民的舉動，於是半年以來，上海人士所努力要求而不能得到效果的三大事件，竟得如願以償，東南第二次的戰禍，江浙兩省都受了重大的犧牲，而其代價，却完全給與上海人，上海總算是因禍得福了。

老實講，兩方當局的此項舉動，其初實是很少實行的誠意的。依那時的情形，在執政政府方面，因上海實際被敵方占領，其廢使，撤兵，交兵工廠於總商會，自然對人民樂得許些空頭。而齊孫一方面，則正在軍事緊急時代，更不能在百忙中撤去上海軍隊，遷去兵工廠。所以在齊孫占領上海的時期內，政府方面對於所下的三項命令，固然談不到實行；而齊孫對於其十五日通電所表示的事件，亦祇能派一沈同午為上海市政廳籌備處處長，

以爲效衍。

晉變元因兵敗逃往日本，奉軍入上海，與孫傳芳軍相迫於新龍華一帶。吳光新居間調和，於二月三日訂成江浙二次和約，和約規定雙方軍隊各退出上海，兵工廠交與總商會。這樣一來，又將前北徒託空言不能實行的上海撤兵遷廠兩事件，不期然而然的得了解決的方法。至於上海的民政事宜，則江蘇省長韓國鈞已早於二月一日電聘李平書等十一人籌備上海特別市，着手進行了。

據最近的情形：撤兵一事，孫傳芳所部已於二月八日宣布撤退完畢，奉軍亦正準備退去。兵工廠於四日由總商會派員接收，逐日將各廠查點封鎖，並改由保衛團擔任防護事宜。特別市的組織，一面由執政政府任孫寶琦為淞滬商埠督辦，虞和德為會辦，擬訂條例預備公佈；一面則韓國鈞所聘的籌備委員，及各團體合組的市政協會等亦正在竭力進行。上海的三大事件現在所得到的成績大概如此。至於此後的進行，則全視上海人的努力如何了。（雨珠）

福建省憲法

福建的省憲法，於一月十三日由省議會公布了。

該省自民國十三年着手制憲，即制定制憲規程，舉出起草員，擬定草案，交由各縣教育及農商會等法團所組織的審查會去審查。去年審查完畢，交付各縣公民總決。及本年一月十二日閩侯縣將總決事宜辦竣，全省中可決省憲法的已有五十五縣，即四分之三以上的縣數，省議會依照制憲規程，即將已經總決的省憲法公布。不料公布以後又發生糾紛，福建的軍民當局曾兩次致函省議會，依據執政府秘書廳的電報，對於已公布的省憲，直說「礙難認爲有效」。此項反對公函，雖即由省議會去函駁覆，惟爭端既起，一時似難完全解決，不可謂非福建省憲法前途的厄運了。

福建省憲法的被否認，原因甚爲複雜，反對方面的主持者另有其人，該省軍民當局似亦係被利用而非立意仇視省憲者。此中內幕，我們可以不談。執政府秘書廳竟有「國憲問題尚未解決，省憲應暫緩」的電報，却頗能使我們注意。查執政當局就職前宣布大政方針的「馬電」，固赫然有「制定國憲促成省憲」的兩句話，這兩句話雖然可以被曲解爲「省憲之產出應

以國憲為根據，」惟用此解釋去制止已經製成的福建省憲法，我們頗覺其未妥。而國內統一派與聯治派未能妥協的舊痕跡，更因此大為顯露。我們看了福建省憲法公布的爭執，又不禁替將待完成的浙江省治法捏了一把汗（附錄）。

### 唐繼堯

滇黔川三軍的聯合圖鄂，已成最近長江上游的重大問題。而滇軍的入駐龍州，更不特與廣西沈鴻英、李宗仁的戰局有關，且將影響到廣東的孫

謀戰事。這兩種形勢的造成，其主動全在於身居雲南省城的唐繼堯。唐氏從前雖擁有滇黔兩省及川軍熊克武殘部的兵力，惟

在外被阻於川湘桂三省，殊少發展的餘地。去秋東南東北兩方戰事起後，唐氏乘機進行西南團結運動，謀藉此以向外發展，不幸又遭失敗。其後改變方針：對湖南省方面，在與趙恆惕妥協的狀態下，令熊克武一軍進駐湘西；對川省方面，與袁祖銘、秦鍊馨等好，以黔省還之黔軍，使袁部可以離川回黔，即藉此以企圖滇黔川三省的合作；對桂省方面，納李宗仁一派，許以派兵相助，取得經道入湘粵的便宜；此外更與陳炯明以同屬聯治派的關係，互

相聯結。及此項計畫成功，乃大發通電，倡言繼續北伐，會師贛鄂，並組織聯軍東下，使長江上游發生恐慌。其實則北方當局正在以善後會議謀解決時局，統一南北，北伐的名義，不特增加時局的糾紛，且也太不及時了。

頗聞北方當局謀使唐氏停止其活動，最近擬議，將與唐以西南方面的某種名義，使與東北的張作霖、西北的馮玉祥，並歸齊驕，而唐氏對善後會議亦已派出代表，起程北上。惟唐氏的活動，是否為此區區名義，其派員出席善後會議，是否即其停止活動的表示，則非我們所能知了。（立民）

### 日俄邦交恢復

日俄交涉，自大連會議開始以來，至今已有五年之久，直到最近的北京會議，協定才正式簽字，兩國邦交經八年的中斷，而終歸於和合，這是最近遠東政治舞臺上一件最重要的事端了。

去年五月間日本駐華公使芳澤，與俄國駐我國大使加拉罕會商於北京再開日俄會議。此後正式會議計六十一次，預備會議計十六次，其間屢次停頓，屢次休會，幾至決裂而又繼續的，

亦有數次。經過許多艱難，直至本年一月九日，才將各問題完全議妥，作成協定於李寧紀念日之前一日即一月二十日經兩方代表簽字，日俄邦交始行恢復。總計北京會議延時至一年有半，會議時間達五百小時，真可謂從來未有的難會議了。

此次所議定的公文共有六件：（一）基本協定，（二）議定書兩通，（三）宣言書一種，（四）公文兩件。茲摘錄其要點如下：

一、日俄恢復邦交，

二、俄國承認樺資茅斯條約繼續有效，

三、雙方不准有反對政體的運動，

四、俄國允許日本在俄領土內有開發礦業森林及其他資

源之權，

五、通商及航海事件另訂條約，

六、舊債問題將來再議，

七、日本駐北庫頁島軍隊定於五月間完全撤退，

八、俄國把北庫頁島油田開拓權讓一半給日本，又北庫頁島某特定之區域連「道威」鎮在內，許日本有採煤權，統以四十年至五十年為限；又庫頁島東海岸一千俄方里

之地域，允許日本開拓，以五年至十年為期。日本還得在上述各地採取必要的木料，及設施，且免進出口稅。

但日本須納報效金於俄國，石油報效金為總產額的百分之五以至百分之十五，煤為百分之五——八，以後發見的油井則為百分之四十五。

九、俄政府對於尼港事件，向日本政府表示遺憾，

十、在漁業條約未訂立前，日本漁人得照去年暫行條約從事漁業。

這回日俄交涉的成功，以俄國讓步的地方居多。上述各項，大多照日本所主張而決定。其中北庫頁島利權問題，撤兵時期及禁止宣傳問題，素稱為日俄交涉的難關的，其解決方法都和去年十二月間日本外交部與陸海軍等協議所得者絲毫不異。但是俄國何以突然肯讓步呢？據一般人推想，因為近來的國際形勢對於俄國頗多不利之故。如英國工黨內閣倒後，英俄條約不得批准；西歐方面，近有一種反抗赤化宣傳的神聖同盟，叫做「Sanitaryline」的運動，甚為劇烈；美國自許士辭職以後，承認俄國的呼聲雖高，但成否尚未可知。俄國為挽救大勢起見，不能

不與日本接近。又一月二十一日爲李寧週年紀念，俄國有在此期前使日俄邦交恢復的決心，所以讓步。因此日俄交涉遂得迅速結束。此後只剩一個批准問題，和細目會議何時開議如何討論的問題了。

日俄恢復邦交後，中日外交部即互換牒文宣稱日俄協定於中國決無何種影響。但英美外交界却不免引起許多猜忌。所謂中俄日同盟頗喧騰一時。我們對於日俄協定的成立情形及其外交影響，將另爲文詳述，這裏却不多說了。（幼稚）

**協約國財政事家會議** 道斯計畫雖已採用，賠償問題雖已解決，但尚只限於協約國共同對德的問題。至於按照道斯計畫所得的年金，協約國的如何分配，法國占領魯爾所得的利益如何估價，以及美國要求賠款分配須受平等待遇的問題如何處置，都還沒有議妥，所以協約國不能再開一個財政會議以解決上述種種問題。

財政會議於一月七日在巴黎開幕，協約各國財政大臣都親自出席，英國邱吉爾，法國克勒孟貳，尤爲會中主要人物。六大

國外波蘭、羅馬尼亞、葡萄牙、希臘、巴西等亦有代表加入。美國這回竟積極的參加，代表爲駐英大使開洛及賠償委員會非正式代表洛甘二人。各問題經六國代表商得同意，交專家擬定綱目，於十三日由全體會議通過，各代表簽字以後，會議即便閉幕。會議所議定的辦法，如下：

一、魯爾占領所收入的金額，定爲四千九百萬鎊（現金約半數）除去軍事費等，約得四千萬鎊，協約國熙斯巴會議所定比率共同分配。

二、照道斯計畫，第一次賠款總額爲五千萬鎊，除去軍事費等，約得四千五百萬鎊，亦照熙斯巴會議所定比率分配。

三、美國戰時軍費賠款定爲每年二百七十萬鎊，由一九二六年起算，分十七年支付；戰時美人所受損失，在道斯計畫年金之內每年收取百分之二·又四分之一，由一九二四年起算，但每年不得超過二二五萬鎊。除去美國所取去的賠款，餘數仍以熙斯巴會議比率分配。

照上述的計畫，比國優先權未嘗取消，在今後兩年內至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爲止，可得道斯計畫所規定賠款數百分之

八。以後減為八分之四。又總計除去優先要求之款，尚餘三百四十萬金馬克，法國可得其中的百分之五十二。

意國已收得德國貨品之數值，據查得已超過斯巴會議所決定意國應得十分之一之數，共欠賠款帳四萬萬金馬克，從一九二六年起，由意國照道斯計畫所應得的賠款內分十年扣除。日本由鐵道鑄造所獲得的七千萬金馬克，不列入賠債帳內，所以日本仍得受取賠款。

這個辦法，各國輿論無不極口稱頌。說會議是最美滿的協約會議，辦法是最公平的辦法。最難得的是美國人的合作，美國已接受這個辦法，此後協約國又可以和衷共濟了。

雖然我們還有不甚放心的地方，就是協約國間的債務問題。美國不肯放棄債權，英國謹守着貝爾福的原則，「英國該人多少，便向他人索取多少。」這就難為了法意各國，還又還不出，不還又不能。若此問題不能解決，歐洲和平還是無望罷（幼謹）

交，亦屬人民黨，前不允宣誓擁護共和而辭職的紐好士新任為經濟部長，則屬國民黨。此外尚有國民黨二人，中央黨一人，民主黨一人，共計閣員十人中有七人是右派人物，或傾向右派，所以新內閣實為可注意的右傾內閣。

年來德國的政局，最苦於左右兩翼互相對持，無法調和。政府處於其間，左右為難。去年十月，馬爾克斯內閣所以解散議會，重行選舉，大半原因即在於此。可是選舉結果，形勢還是照舊。擁護政府的中間各黨議席並沒有顯著的增加。雖兩極端派——共產黨與國粹黨——勢力驟減，但所失議席，仍為社會民主與國民黨所分得。照實際情形看來，社會民主黨與國民黨都沒有單獨組閣的能力，中間各黨聯合起來，也不能組成安定的內閣。

如果舊內閣的擁護各派尚肯協和一氣呢，或者這個中立內閣還可以維持一年半年，亦未可知。不料馬爾克斯與各黨接洽以後，人民黨竟拒絕擁護。斯特萊斯曼且宣稱人民黨只能與右黨合作。於是馬氏不能不謝絕組閣之命。德總統先命史特萊斯曼組閣，為中央黨所反對，不成，次才改委路德，路德與各黨磋商數日，總算得了國民黨，人民黨，及巴威路人民黨的援助，又

德國右傾

一月十五日德國新內閣組織成立，總理為前內閣財政總長路德，屬人民黨，史特萊斯曼仍為外長。

得了中央黨有條件的贊助，就各黨人物各選一二人為內閣成員，右領內閣便這樣成立。

新內閣既然以國民黨員人民黨員為主要人物，則其政策，勢將偏於國民黨的主張，尤其是內政方面最可注意。幸而外交總長仍為史特萊斯曼，對外政策一時尚不變動。至於內閣的能否穩固，却要看中央黨的態度如何。因為必須中央黨在國會中肯與實據政府，政府黨始可獲得多數而壓倒社會黨的反對；萬一中央黨有不滿意於政府的地方，與社會黨同處反對地位，政府便難立即使壞了。(幼稚)

**脫洛斯基** 脫洛斯基之在蘇俄，任職戰事委員，地位資望，實甚被重。與李寧不相上下。然自李寧死後，人民委員長一席，即以勢不敵人，致落於後進賴柯夫之手。此固由於脫氏那時臥病高加索，不能擔任政務；然而共產黨內部的裂痕，即此一端，已可見微知著。到了最近，這蘇俄元勳的脫氏，果然遭放逐了。

原來脫洛斯基之於蘇俄，雖然勳重當世，但他舊日本屬於少數派 (Menshevik) 與多數派 (Bolshevik) 立於敵對地位。

一九一七年多數派革命之前夕，他始倒戈加入。自是厥後，共產黨中如徐維諾夫、開美納夫、斯太林輩，以脫氏功高望重，均深為嫉忌，不過那時李寧尚在，他們尚不敢對脫氏有何舉動；而脫氏亦以此故，存投鼠忌器之心。厥後李寧以病不能躬理政事，徐維諾夫、斯太林輩逐漸得勢，自為迭克推多。脫氏因迭克推多有主張不願羣衆意見之意，因唱黨中組織當為「民主政治化」之說，謂黨中人員當由全體黨員選舉，不宜由上面委派。兩方裂痕，逐漸明顯。然脫氏卒以勢力不敵失敗，被命去莫斯科。這是一年前的事。泊去年十一月，他復在題名一九一七年一書的序言上，著反對共產黨幹部之論。其言辭大略如：

「多數派在一九一七年所做的事，其有益人民的，多與幹部的意旨不合，而為適相反對者……我們現在的情形也正如這樣。他們之能否引我們入於正軌，殊無確實的保證。我們試自思，我們現在果是違着正道而行的麼？他們這些對於一九一七年十月的正當政策都不能遵循的人，我們能一心一意的倚靠他麼？」

自此論一出，蘇俄各領袖及各報紙便引起熱烈的討論，認為反

叛共產黨。茲據莫斯科一月二十九日華俄通信社電稱蘇俄幹部已明令以福龍斯(Michel Frunze)繼脫洛斯基為蘇俄海陸軍部長。改革舊日以勞動者為紅軍的軍制，別採徵兵制度，凡脫氏舊人俱遭罷免云。

脫洛斯基是失敗了，但是，因共產黨內部的爭執，蘇俄前途不至發生問題。據巴黎反蘇俄的報紙 Poslednia Novosti 的評論，謂因脫氏的失敗，雖有許多非共產黨人，他若能脫出共產黨的話，就可與以援助。但脫氏決不如此。因為脫洛斯基究竟是對於革命出過大力的人。就他過去的人格的顯現看來，他是對於革命出過大力的人。就他過去的人格的顯現看來，他可決不是賣黨求榮的人。所以因脫洛斯基的免職，便引為俄國共產黨破裂的證據，這却未免神經過敏呢。(得一)

據最近報載，美國國務卿許士已經辭職，繼任者為駐英大使開洛(Kellogg)定於三月四日交替。許士辭職的原因，傳說不一大概與參議院外交委員會長波拉氏意見不合，總是一個重要原因。波拉為雄辯家，素以攻擊國務卿著名，去年十一月洛志死後，新任為參院外交委員會長。他的外交方針，如關於國際經濟會議軍備縮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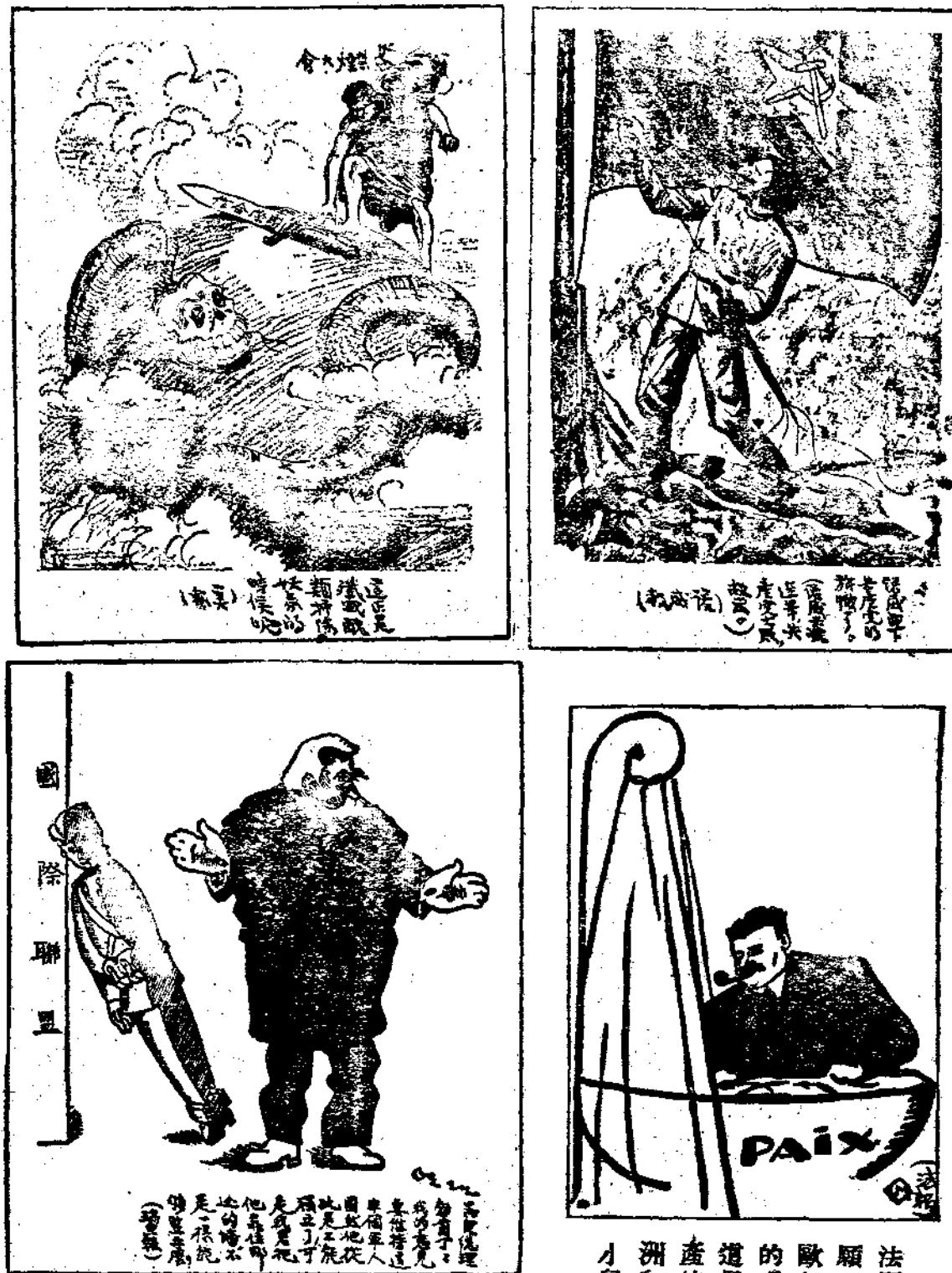
問題及對俄承認等，與許士的主張，極不一致。現在波拉雖還不會露其攻擊之鋒，但許士却認為難與共事，所以辭職。

許士辭職後，美國外交政策，將有怎樣的變更呢？本來美國國務卿的地位並沒有像他國的重要。這因為美國大總統的權力，比他國大，參議院又有審定或否決政府政策之權。國務卿處其中間，實際上只是宣承意旨的公儀，沒有發揮己意的機會。所以就一般說，國務卿的更迭，決不發生什麼重大的影響。但我們就波拉繼任外交委員會長，與許士辭職，開洛繼任國務卿兩事合觀起來，則美國的外交政策，或者有變更的可能。許士的外交政策，主張不參加歐事，不承認俄國，不加入國際聯盟，但波拉為主張召集國際會議，又為奔走於承認勞農俄國最為盡力之人，開洛氏前曾主張批准國際聯盟會章，都和許士的政策不同。所以許士辭職以後，別的不說，這幾件事，至少總有一些進步了。

從前美國國務卿更迭，美總統必先和參議院領袖商酌，但退回柯立芝竟自行委任開洛，事前並未和參議院要人接洽，所以又有人推測，此後柯立芝總統將親自辦理政務，實為美國政治新紀元的開始哩！(幼稚)

# (一) 時事漫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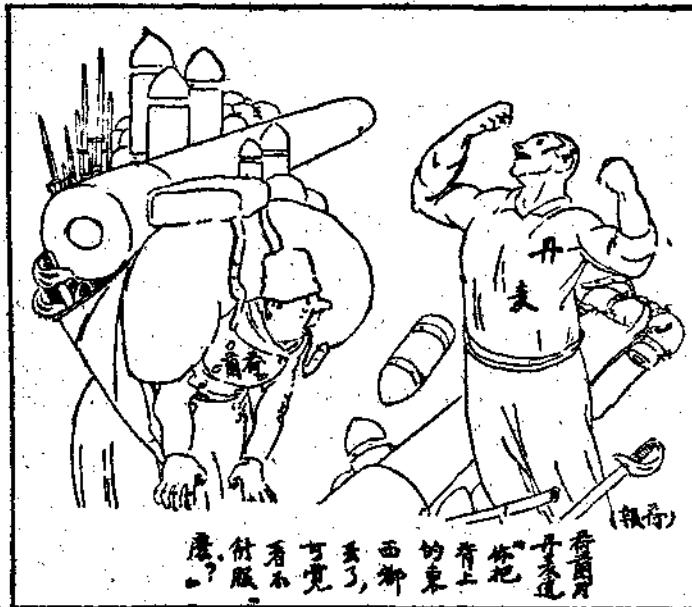
東方雜誌 第二十二卷 第三號



法國人  
願及理  
歐好好  
的看貨  
道個新  
產的歐  
洲和平  
小兒

畫計吳義的國內黨會社

(二) 漫畫時際圖



丹麥的軍備撤廢



俄法兩國歸言好



人間事變

## 孩童之意旨最真

用棕櫚香皂洗面浴身必有極舒適之快感苟以此皂與孩童應用無有不樂用者但孩童之樂用此皂初不知是優是劣祇覺身體得有快感耳然則既能使孩童得快感孩童且愛用之其佳可知矣



意注

現在市上所售之棕櫚香皂  
其香料已經加重並改盛美  
盒蓋臻完善

各處大商店均有出售

上海四川路  
十二號棕櫚公司啟





# 工廠機器材料

棉業、紡織、麵粉、碾米、造水泥、日本金工、翻沙、打鐵、製糖、榨油、等工廠所用全部大小機器材料。鋼軸、轆轤、軸領、皮帶、等全部傳力機件。軟墊、黑鉛粉、及不灰木製造品、水用、陸用、油力發動機。汽鍋及汽機。各式動力、蒸汽、及離心力抽機。壓氣機、水表、氣表、量規、等器具。開礦機器材料及炸藥。測量、畫圖、探礦、等機器材料。起重機、混合三合土機、造冰機等。凡屬工廠內外用件材料、無不全備。

 美慎昌洋行

總行上海圓明園路分行各埠

東方(379)



## 軍人的人身自由言論自由與政治權

王世杰

軍閥的剷除，是現今舉國一致的要求。然欲剷除軍閥，便須首先認清軍閥二字的意義。就吾國現狀而言，軍閥這個名詞，有事實與法律的兩層意義。

就事實言，中國一部分的軍人，是立於法律以外，並且是立乎法律之上的一個階級。所謂立於法律以外，便是他的違法行為不受任何法律制裁之謂。君主國家的君主，因其人身不受侵犯，所以他在法律上便是具有這樣性質的一個私人；吾國一部分的軍人，事實上却亦如此。所立乎法律之上，便是他的意志。

可以變更法律，可以代替法律，可以停止法律之謂。這樣的性質，一切自由國家的法律，對於軍人的身分，也就莫不設定幾種特

除了絕對專制國的君主而外，一般君主國家的君主，在法律上尚且不及享有，吾國一部分的軍人事實上却享有了。這樣優越的地位，便是吾國軍閥這個名詞事實上的意義。

就法律言，中國的軍人，雖不是立於法律以外或立乎法律之上的一個階級，然軍人在法律上之成為軍閥，固不必具備這樣的條件。我還可以說，中國的一切軍人，在法律上也都是一个軍閥。怎樣說呢？

軍人的地位，是最易危及人民自由，最易危及法治的。所以一切自由國家的法律，對於軍人的身分，也就莫不設定幾種特

殊限制；而尤以對於軍人人身自由、言論自由、與政治權三事所設定之特殊限制為最顯著。如果一個國家的軍人在法律上不賦有應該附屬於軍人身分的這幾種特殊限制，那一個國家的軍人，也就可以說是一個軍閥。中國軍人的身分，在法律上便不具有這幾種特殊限制，所以中國軍人在法律上也是一個軍閥。

軍人的身分，如果在法律上不賦有這幾種特殊限制，則事實上軍人之立於法律以外或法律以上，亦屬無可倖免之事。所以說到軍閥的剷除，我們就得考究軍人在法律上的正當分限；就得考究軍人的人身自由、言論自由與政治權應該有的特殊限制。

茲先討論軍人的人身自由。

在一般國家中，軍人的人身自由，是較諸普通官吏及普通

人民，賦有多種特殊限制的。例如普通官吏，所受上官之「懲戒」處分，要不外轉職、停職、免職、罰俸、撤告諸處分，初不含有身體之刑；然軍人服務之時，即未觸犯任何法律中所認為犯罪之行為，而其長官為維持軍隊紀律起見，對於軍人之輕微過失，却亦得以短期之拘禁、苦役、諸處分，為其懲戒處分。（關於此點，參看吾

國陸軍懲罰令及海軍懲罰令。）復次，軍人與普通人民，儘可犯同樣之罪；然此等犯罪行為，軍人犯之，其所受之刑罰，亦往往較諸觸犯此種行為之普通人民而加重。譬如軍人之掠奪，與普通人民之掠奪，儘管同為掠奪罪，而其所受刑罰，却不必相等；又如軍人對於軍人之殺傷行為，與普通人民間之殺傷行為，儘管同為殺傷罪，而其所受刑罰，亦不必相等。凡此均為維護軍隊紀律而不能不設定之差別。在近今人道思想與自由思想比較發達之國家，此種差別，雖稍形減削，然亦不能消滅。（關於此點，參看吾國陸軍刑事條例與海軍刑事條例。）

然而自由國家防衛軍人人身自由的主要方法，却尚不在上述兩種特殊限制而在令軍人的犯罪行為不能完全逃脫普通法庭的制裁。

軍人的犯罪，原有軍事犯罪與普通犯罪之別。軍事犯罪，係因違反軍人職務而成立之犯罪，如違抗上官命令，洩漏軍事機密，毀棄軍用物件，擅離軍役，種種皆是。此種犯罪，列國往往特以海陸軍刑律定之。軍人的普通犯罪，是與軍人職務不發生連帶關係的犯罪；凡軍人觸犯普通刑律之行為，復未經海陸軍刑律

認為軍事犯罪者，均為軍人之普通犯罪。

在許多自由國家，軍人之一切犯罪，惟於戰時得純由軍事法庭管轄；其在平時，則普通法庭對於軍人之犯罪，必皆保有部分之管轄權。

如英美諸國僅將軍人之軍事犯罪，由軍事法庭管轄；於軍人之普通犯罪，則仍由普通法庭管轄，換言之，即由普通法庭審問處置軍事犯罪的管轄權，所以不能不付諸軍事法庭的原因，不外兩層：一則軍事犯罪往往宜於迅速判決，迅速處罰，以立時儆戒同伍之效；尤而普通法庭，因其審理秩序之遲鈍，便不能適應此種特殊情狀；一則軍事犯罪的審判與處罰，往往需要特殊之軍事閱歷與知識，而此種軍事閱歷與知識，却不能期諸普通法庭之法官。普通犯罪的管轄權，所以付諸普通法庭，一方面為的是害怕軍事法庭不深諳普通法律而流於殘酷草率；一方面尤在預防軍事法庭庇護軍人以致軍人階級逍遙法外，常為自由與法治之保障。所以英美這種制衡，確是一種調劑之制，所以下軍人的軍人資格，並不能替換軍人的普通人民資格，而只

將軍人的特殊義務（即海陸軍刑法上的義務）與軍人所受的特殊制裁（即軍事法庭的制裁），加在普通人民那個資格所賦有的義務與制裁之上。

或則雖不令軍人之普通犯罪概歸普通法庭管轄，而普通法庭對於軍人的犯罪行為，仍保有相當之管轄權。此則可以法國現制為喻。軍人犯罪的管轄問題，最近一二十年間，曾引起法國許多人士的討論與騷動，其所以然，亦即因這個問題，確與自由及法治相關甚切；而在保有鉅額常備軍隊的國家為尤甚。在法國現制之下，軍人的軍事犯罪及普通犯罪，雖在平時誠然亦俱由軍事法庭管轄，然普通法庭對於軍人，却亦保有兩種制裁：一則軍事法庭之判決，仍以大理院為上訴機關，二則凡軍人的犯罪行為，如係起於軍人與普通人民之間，則仍歸普通法庭管轄。其他自由國家，或雖不盡與英美等制或法制相似，而其軍人之犯罪，要皆不能完全脫離普通法庭之制裁。

返觀吾國的法律，却與一切自由諸國之制度相反。讀者請得中的制度，所以英美人士亦常以此種制度自豪。在這種制度之下，軍人的軍人資格，並不能替換軍人的普通人民資格，而只

第一條與海軍審判條例的第一條記了下来。

陸軍審判條例第一條說：

「軍人犯陸軍刑事條例或刑法所揭各罪或違警罰法，及

其他法律之定有刑名者，又雖非軍人而犯陸軍刑事條例第二條所記載之罪者，均依陸軍軍法會審審判之。其陸軍官署或軍人受有損害之附帶私訴者亦同。但軍法會審須由主管部或主管最高級長官核令組織。」

又現行海軍審判條例第一條之規定亦與此同。其文如下：

「軍人犯海軍刑事條例或刑律所揭各罪或違警罰法，及其他法令之定有刑名者，又雖非軍人而犯海軍刑事條例第二條所列之罪者，均依海軍軍法會審審判之。其海軍官署或軍人受有損害之附帶私訴者亦同。但軍法會審須由主管部或主管最高級兵官核令組織。」

觀上所舉律文，可知吾國軍人的犯罪，不問其爲軍事犯罪（即陸海軍刑事條例所列諸罪）或非軍事犯罪（即刑律與違警罰法等法律所列諸種刑名），莫不由一種軍事法庭（即所謂軍法會審）管轄；不問軍人之犯罪行爲是否起於軍人與普通人之間，亦莫不由軍法會審審問處罰。任何普通法庭，對於軍人

之任何犯罪，均不享有管轄權；對於任何軍事法庭之判決，亦不享有上訴審判權。

陸軍審判條例與海軍審判條例是適用於平時與戰時的。吾國現役軍隊，雖在平時亦達一百餘萬。（據英文中國年鑑一九二四年所列調查，中國軍隊約一百一十萬。）並世各國，在承

平時期絕無保有如斯鉅額的現役軍隊的。所以在承平時期中，國便是全世界第一個軍國。在一個長期蓄有一百餘萬的現役軍人的國家中，一切軍人復能獨立的自成一個階級，毫不受普通法庭的制裁，這是何等危險。所以吾國軍閥問題如果確有可能以解決的希望，軍人的人身自由，是決不能不依據一般自由國家的通例，給以限制的。而依愚見所及，則當設定此種限制之時，務使承平期內軍人之一切普通犯罪，以及軍人對於普通人民之任何犯罪，一律受普通法庭管轄。如採用這樣的辦法，便要根本的改造吾國現行的陸軍審判條例與海軍審判條例。

復次，在自由諸國，普通人民縱有危害軍隊安全的犯罪行為，其在平時固亦俱由普通法庭管轄，而非軍事法庭所能審問處罰。英美諸國，固然如此，即法國亦是如此。然依前述陸軍審

條例第一條中「……又雖非軍人而犯陸軍刑事條例所記載之罪者，均依陸軍軍法會審審判之……」之規定，及海軍審判條例第一條中相似之規定，則普通人民倘有危害軍隊安全之犯罪行為，（即陸海軍刑事條例中所列諸罪名）固亦不問戰時平時，概歸軍事法庭審問處罰。這已將軍人的司法權擴充到了極地。更依吾國現行憲治盜匪法，則普通人民所犯之罪，雖與軍隊之安全無涉，——換言之，即與陸海軍刑事條例所列諸種罪名無涉——亦都可由軍人審問處罰。（該法係以懲治「強盜」與「匪徒」之諸種犯罪為其目的，其所列諸種「強盜」犯罪，即暫行刑律所列關於強盜之諸種犯罪；其所列「匪徒」犯罪，則即通常政治犯罪，亦可包納其內。）這便更將普通人民的普通犯罪，亦劃歸軍人管轄。但是這個憲治盜匪法的危險，既已為一

亦殊無重大差別；惟列國法律為謀司法人員精神之獨立與其意見之平允起見，對於司法官吏之政治活動與政治言論，往往有以明文設定特殊限制之事。即吾國法院編制法，於此亦設有相當之限制。（該法第一百二十一條禁止推事及檢察官不得為報館主筆，為政黨黨員，及於職務外干涉政事。）

然在國家機關服務之一般官吏，雖不盡如司法官吏，受有關於言論自由之特殊限制；而在國家海陸軍中服務之軍人與軍官，却莫不受有關於言論自由之特殊限制；其所受之限制往往較司法官吏為尤嚴。蓋軍人的地位，便是國家實力之所寄；倘握有此種實力之人，亦得享有關於政治言論之自由，流弊所賅，或不免令全國政治，悉為武力所左右，且軍人倘能自由表示其政治意見，則因軍人與軍人間政治意見之衝突，尤足影響全國軍隊之統一，甚或誘致國家之分裂。

所以一般自由國家的習慣，俱不承認軍人得以表示其政治的主張；甚者且以法律明文，禁止軍人之發表任何政治主張。

其尤甚者，尚不只承認軍人不得發表政治意見，並且對於軍人

在一般自由國家中，普通官吏的言論自由，較諸普通人民

所發表之言論，時設檢查制度以資防範。於此我們可以引法國

一九一〇年以前的制度以爲例。法國在一九一〇年以前，軍人如欲以文書發任何言論，便須預經陸軍部之一度檢查，便須

預經陸軍部之許可。法國此種制度，自一九一〇年以後，雖稍有變更，然法國軍人及軍官之言論自由，至今固仍受有甚嚴之限制。

綜之，在一般國家中，軍人不得發表政治意見的這個原則，或則已爲習慣所容認，或則已爲習慣及法律所共認，或則且經法律明文設爲嚴密之保障。所以歐戰發生，交戰諸國儘管各有鉅額的軍隊，而從不聞軍人論政，英法美諸國儘管各有動名赫赫的大將，而戰前戰後，從不聞福煦、霞飛、杜格那、斯海格、潘興諸將發表政見。

然在吾國，軍人與政治事實上固已成爲一體，即在現行法令之下，亦殊無限制軍人言論自由之明文可舉。如軍人與政治果有可以分家之一日，自應以律文嚴禁軍人以任何文書或函電向公衆發表政治意見，並應設爲嚴重之制裁與適當之防範方法，以爲此項禁條之保障。

欲防止軍人之干預政治，自然不只要限制軍人的言論自

由；並且要限制軍人的政治權。

政治權這個名詞的範圍，在學理上雖亦不無多少爭辯，我們在這裏却不妨把這個名詞認作含有選舉權、被選舉權與充任官吏權三種權利。

現代一般的國家，莫不承認軍政與民政分離；而其所以令軍政與民政分離的原因，不是要使軍政與民政對立，只是欲令民政機關能因是而立於軍政機關之上，只是欲令軍政機關受治於民政機關。爲貫徹這種目的起見，自然不只有一個關係軍人個人身分的軍人政治權問題，但是我們這裏所討論的却只能以軍人政治權問題爲限。

第一，關於軍人的選舉權問題，列國法律近來雖亦頗有認現役軍人亦得享有選舉權之事，然歷來各國選舉法，固皆不承認現役軍人享有選舉權。此種限制之設定，一方面固在預防軍人加入選舉競爭與選舉運動，致將政治問題的討論，引入軍隊裏面去，以啟軍人干政之漸；一方面亦因全國軍人如同時行使其選舉權，便不免令全國軍隊暫時呈全體解體之現象。

第二，現役軍人被選舉權之受限制，亦可以說是一般國家

之通例；而其所受的限制，亦且往往較諸普通官吏的被選舉權所受的限制為尤嚴。有些國家，雖亦停止普通官吏對於議會的被選舉權，然該項停止，却只以當事官吏職務所在之選舉區域為限；在其職務範圍以外之選舉區域，他們仍保有被選資格。至於現役軍人對於議會的被選舉權之停止，却不附有地域的限制。誠然，論者亦稱有認軍人被選舉權之完全停止，可使議會方面不能吸收軍事專門人才以輔佐議會之軍事立法者；然後選舉權之停止，既僅以現役軍人為限，議會固亦未始毫無罷致軍事人才之機會。而依愚見所及，軍人被選舉權之停止，僅以現役軍人為限，已屬甚寬。晚近列國人士，對於一般官吏被選舉權之停止，尚有主張應不純以現任官吏為限，而應涉及解職未滿一定期限之官吏者。（法國政府一九二三年曾向議會提出這樣的一個法律案。）此種原則，如可適用於普通官吏，當然更可適用於軍人。

第三，關於充任官吏權問題，我們應知一般國家的法律，不得承認現役軍人對於普通行政司法官吏，不具兼任資格，抑且獨承認現役軍人對於這些民政官職，不享有充任資格。兼充資格，承認現役軍人對於這些民政官職，不享有充任資格，抑且獨承認現役軍人對於這些民政官職，不享有充任資格。兼充資格，

與充任資格自然有別。如具充任資格而不具兼任資格，則現役軍人固仍得充任普通行政司法等民政官職，不過是他不能兼任軍職與這些民政職務了。如不具充任資格，則現役軍人，便絕對不能充任任何民政職務。自由國家，為謀這種原則之實徹到底，就是對於行政元首的地位，與海陸軍總長的地位，也在那裏設法使這種原則得以保全。

行政元首是不能不具有統轄全國軍民兩項行政權的資格的；所以列國行政元首，往往有海陸軍大元帥之稱。然在自由諸國，行政元首儘管兼轄軍民兩項行政權，而行政元首之不能親自統率軍隊，却已為一般所公認。（美法諸國人士的一般意見便如此。）所以行政元首的兼任資格，實際上也有一個重大限制。復次，在行責任內閣制的國家，最高行政權形式上雖屬諸行政元首，實際上固屬諸國務員。國務員只是一個民政官而非軍官；他不僅是一個民政官，他並且是民政機關的一個政務官；他是要對議會負責任的。他的言論自由以及其他自由，自然不能與軍人一樣受限制。所以在自由諸國，就是海陸軍總長，近亦有不以軍人兼任或充任，而以非軍人充任之習慣。凡此皆所以

實徵軍政與民政分離的原則的；凡此皆所以實徵軍人受治於非軍人的原則的。

吾國現役軍人對於議會的選舉及被選舉權，雖亦經民國元年參衆兩院選舉法停止，然現役軍人之充任或兼任諸種民政職務，却未經任何法令明白禁止。至於實際上的情形，自然用不着多說。就是單就總統與海陸軍總長而言，中華民國的總統也有幾次是由現役軍人當選的；中華民國歷任的海陸軍總長，

也沒有一個不是由軍人充任的。其他更用不着說了。現在一般人俱主「廢督」這個名詞的涵義，或者還嫌稍晦稍狹，我們應該剝切主張的是：一切現役軍人不得享有任何政治權；一切解職未滿一定期限的軍人不得享有任何被選舉權或充任任何民政官吏之權。

#### 十四、二十

### 雷鍊治癌

從子

癌是一種生在喉頭、食道、胃、肝、子宮等上面的腫瘍，除用解剖術外，實在沒有別的法子。並且施用手術也只能在初期癌的痛苦與別的痛苦尚不能分辨時，若病勢增進已知道確實是癌，那便連手術也無效果了。此外，治療癌腫的藥品，那便要數雷鍊了。原來雷鍊能放射三種光線：一是亞爾弗光線，帶陽電氣，每秒速率二萬哩，透射力極弱；二是倍太光線，較前光線強十倍，恰與太陽光線相當；三是加賈光線，略如愛克思光而波長稍短，透射力極強。用這種加賈光線以照射內臟，其作用恰如太陽紫外光線之殺核菌，能與癌的病原菌以極大的刺激，比用愛克思光線的力量還大；但其力仍不足以殺滅病原菌。所以在癌腫的初期，病原菌的勢力尚微弱時，雷鍊確是能消除癌腫克奏庸功的。若是病根一深，那卻有所不能了。從前日本的桂太郎公爵曾以癌患用雷鍊治療，初時，收效很好，但卒不愈。這次孫中山先生以患肝癌用雷鍊治療，殊望他能從此痊愈吧。

# 啓新馬牌洋灰公司

兼售  
花磚  
紅磚  
洋瓦



質精價廉  
信用久著

山唐隸直廠工總 道大海津天所務事總

一七四七中話電 號七十八路京北海上所發批總部南  
(灰)號掛報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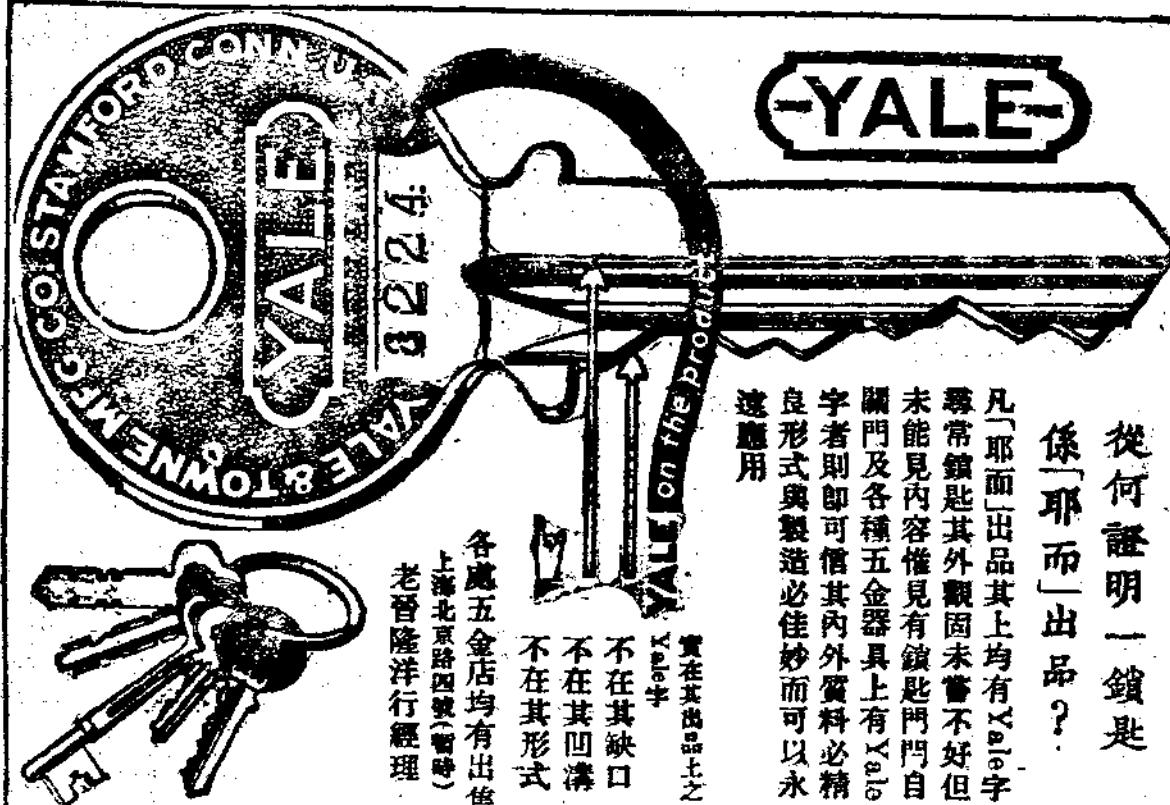
處銷分有設均埠各津南及內國

(東方 521)

請要項由東方雜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EASTERN MISCELLANY.

-YALE-



係「耶而」出品？

凡「耶而」出品其上均有Yale字  
尋常鎖匙其外觀固未嘗不好但  
未能見內容惟見有鎖匙門自  
關門及各種五金器具上有Yale  
字者則即可信其內外質料必精  
良形式與製造必佳妙而可以永  
遠應用

實在其出品上之  
Yale字

不在其缺口  
不在其回溝  
不在其形式  
各處五金店均有出售  
上海北京路四號(暫時)  
老晉隆洋行經理

(東方 571)

請要項由東方雜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EASTERN MISCELLANY.

# 觀音粉之鮮味解釋

觀音粉之鮮味遠勝於鷄汁肉湯或謂此粉既係完全麥  
麩何以鮮美如此實則植物中未嘗無妙味如吾國之醬  
油其原料爲麥粉黃豆經發酵而呈美味他如霉豆霉麩  
之有特殊鮮味亦不外物質變化之理製造觀音粉卽利  
用麥麩學名「哥路登」（卽植物蛋白質之一種）之化學  
分解作用抽提味之精華製爲極純粹之粉絕無葷腥而  
其滋養之功不亞於鷄汁肉湯焉



中國化學工業社製  
總公司上海河南路四四四號  
備有價目單及經銷簡章承索卽寄  
各埠南貨鋪食物店均有出售

東方雜誌



## 今 年 之 歐 美

幼 雄 譯

要亦不能斥爲無稽之談罷。

此篇爲日本法學博士米田實所著，載最近大阪朝日新聞。米氏熟悉歐美事務，推測各國運頗爲中肯，爰特譯出以資讀者。惟原文甚長，今因限於篇幅，多有割捨，亦併聲明於此。即着

### 一 緒 言

一九二四年是過去了，一九二五年正在開始，我們試在這個年初，遙望歐美之空，將要發生怎樣的感想呢？以世事的變幻莫測，我們要想招指預算，固然不能；不過凡事總有繼續性，有昨日之因，始成今日之果，而今日之果，又爲明日之因；若就最近歐美所已成就的事實，推測今年一年中世界的傾向，雖不能全中，

亦可稱爲選舉最多，政變迭起之年。春間有日本的選舉，五月四日有德國兩年一次的選舉，五月十一日有法國五年一次的選舉到了秋季，則世界最強大的兩國，也有選舉，就是十月二十九日的英國選舉，和十一月四日的美國選舉。此外小國舉行選舉的，尚不可勝數。綜觀以上各國的選舉，可以概括的說一句：在去

年的前半期，政治潮流大體趨於自由主義和急進主義方面，而後半期則因人心疑懼，有復返於保守主義的趨勢。

譬如一月間，英國所未曾有的工黨內閣成立，麥唐納任爲首相，開始發展其急進主義的政策；五月間法國選舉，又是急進黨獲得勝利，哀里歐內閣即便出現。這不是自由主義揚眉吐氣的時候嗎？可是到了後半期，英美選舉，保守主義重新擡頭，工黨內閣倒閉，鮑爾特溫復出組閣，柯立芝繼續當選，共和黨大占勢力。這種形勢，對於一九二五年，當然是要發生重大的影響的。

再若捨去此種政治的變化不講，單講具體的問題，則去年

的歐美的確成就了不少的事業：如道斯計畫經倫敦會議通過實施，國際聯盟會議擬訂和平協定，這對於歐洲的平和世界的和平，成功不小。但我們仔細考察，這道斯計畫和平協定，真能收實際的效果否？這要看本年的情形如何了。

此外尚有種種問題，如小協約四國在去年一年中，曾竭力圖謀發展，可是很少成績，將來他們對於奧匈諸國間的難題，能否佈置妥帖，不起困難？俄國在去年一年已取得國際的地位，英意最先承認，中國在五月間，法國在十月間亦都給與承認。這樣

順利進行的俄國，但在現在又遇到保守主義潮流復起的時候，她必須另謀一個對付之策才好。又如近來赤化運動日益激烈，的巴爾幹諸邦，和新興的土耳其，她們的命運又將怎樣？記者並不是故意把舊事重提，徒因爲愈加思考，愈覺得今年仍是一個多事之年。現在以地理分類，從美國入手，以次及於英、法、德、俄，更由中歐諸國而達巴爾幹，將本年各國的形勢、政治局面，錄其所能見及者於下，想亦爲研究時事者所樂聞的吧。

## 二 美國的內政

北美合衆國有土地二百萬方里，人口一萬一千萬，今又擴有七千萬萬元的國富，單就她的銀行資本而論，已足與戰前法國的國富不相上下。全世界金貨的一半，集於其處。汽車占全世界的百分之八十三，電話占全世界的百分之六十三，鐵路里數占全世界的五分之二。這樣富強的國家，在本年要有怎樣的活動呢？要解釋這個疑問，可從今回の總統選舉推考而得。

從政治方面看起來，去年十一月四日的選舉，共和黨的大勝，至少足以使柯立芝政府此後可以任意活動。去年柯立芝的

出任總統，原因爲哈定病死，依法由副總統代理繼任的。在事實上未曾受過國民的委託。又從前議會中共和黨勢力亦未十分顯著，下院共和黨議員只二百二十三人，民主黨亦有二百〇六人。且名義上政府黨雖有十七人的多數，而因此多數之中有十人是過激分子，往往反與民主黨聯絡，所以共和黨不能獲得絕對的勢力。但是現在柯立芝以三八二票的多數，壓倒民主黨的合維思，換句話說，已受了人民大多數的信任；新議會中共和黨的席次亦已占得二百四十二人，比民主黨超越五十三席，不再憂不平分子的離叛。上議院雖只改選三分之一，形勢也是有利於共和黨。像這樣子，柯立芝一面受了人民的委託，一面在議會中又有強大的根據，則是此後他要把向來所主張的政策急切實施，自屬當然之事。同時也就是美國今年各種重要問題的根源了。

先就內政方面說，柯立芝想實行的政策，不外節減稅則，改

正國內諸鐵路運輸費的辦法，減少工作時間，發展航空事業等，這個我們且不必深加注意，我們所要注意的是，在她的國際的，外交的方面。

美國的外交政策，現在尚不能說十分確定。而且因了下列的事件，也許有多少的變化。其一是現任國務卿許士在本年大總統就任之時是否不致更迭。（記者譯述此文時，據報載許士已經辭職了。）許士有一點長處，就是他觀察一切事物，能取第三者的態度，所以她的外交方法，雖也以美國的利益爲前提，但比較的尚得其平。但是現在他有不能不辭職的形勢了。何以呢？因爲美國的外交問題國務卿與上院外交委員會長常須聯絡，一氣。可惜前任外交委員長洛志已於去年十一月間逝世。繼任的波拉，原來是攻擊國務卿的好手，所以許士決不能和他攜手。同事許士既引退，美國的外交方針，便不能不起多少的變化了。其二本年大總統實行就任以後，得否召集臨時議會？如果召集，則因議會中含有新進銳氣的議員之故，美國的外交方針縱不致全行變動，他的徑路和進行的程度，至少總要受些影響的。

### 三 國際的美國

在這兩個條件之下，推測美國今年的政治現象，看是怎樣。

第一個我們不能不先提軍備縮減會議的問題。去年六月共和黨在芝加哥大會，主張再召集國際軍備縮減會議，把潛艇、毒氣的使用亦加制限，更進而制限陸軍；八月間柯立芝承認候補總統時，也稱該會議的必要；十月四日許士演說也有同樣的意見。

共和黨人物既都以縮減軍備會議約束人民，又加以繼任外交委員會長的波拉，正是一九二一年春季華盛頓會議召集以前，

把軍備縮小案提出於上議院的人。更加以德國賠償問題已告解決，正是召集裁軍會議的良機。所以本年開始，美國國務院必將對英、法、意、日等國採取關於此事的意見，努力於會議的開成。自屬甚明。但萬一此項計畫遇了困難，而不能實現，則不但軍備不能縮減，恐怕美國的軍備，反要更進一步，力求充實亦未可知。

#### 四 金圓的外交

其久本年當是美國的資本盤向海外活動發展之年。尤其是在中國。美國在世界各國中，近來可謂最占幸運的地位。金貨流入國內源源不絕，匯兌市面以美國貨幣為最高。金貨愈多，財力愈高，勢不能不種種設法向外投資了。

原來美國議會在去年本已提出海軍補助艦擴充計畫，主張建造巡洋艦八隻，潛水巡洋艦三隻，并破艦若干隻，同時加高戰鬥艦大破的仰角。此項提案，在下院業已通過，但為上院所打消。現在此種運動却非常熾盛。十二月間海軍部又主張建造一萬噸巡洋艦十二隻；據海軍大臣維爾巴的意見以為華會協定確規定英美日三國海軍比率為五、五、三，但若并入補助艦，全部

比較起來，現在實為英五、美四、日三之比率。換句話說，就是日英的補助艦比美國優勢云云。在這種形勢下面，軍備會議如果開得成呢，果然最好，否則美國的海軍，今年反要大大的擴張了。同時各國的軍備競爭也許再見於今年了。

外交」之名。此種外交方法，在本年，中南美必先實現；同時對於包藏無盡的中國，又必有極顯著的活動。

如今美國人所倡導的中國鐵路國際共管案，或者就是這種思潮的發露罷。中國鐵路共管問題，在袁世凱病國當時，已有英國公使提出，美國人贊成的亦不在少數。其後唱導此論的，時有其人，而一九二一年華盛頓會議之時，美國商務大臣亦曾提倡，幸而當時因周圍空氣都認為不是，始不致具體實現。但是最近又有美國人主張以道斯計畫實施於中國了。

道斯計畫的內容，是各國借款於德國，一以安定德國的財政，一以支付賠款，同時以德國鐵路、工業為抵，將鐵路及發行紙幣的銀行等一切監視權實際歸之於外國人之手。照中國現今的情形看來，外債繁榮，無力歸還，中央財政拮据，又非借債不能度日，在這時候，抄道斯計畫的文章，既可以管理中國的交通機關等，又可以容納美國剩餘的金錢，計算誠然不錯。但中國國民未必就肯俯首順受，同時英美兩國也未必能夠意見一致。就是了。如此事不成，則美國也許再換一種形式，另謀發展。

總之，美國因資本閥的共和黨勝利之故，因投資力激增之

故，操作方法手段或有不同，其根本政策，必在於對中國活動則可以斷言。

## 五 日美關係

第三，我們要注意的是日美間的關係。去年美國通過排日法案，日本提起交涉，未有結果，陷於停頓。往事且不論，而徵之於最近美國的情形，恐尚有新起的排日問題。因為中央議會尚將提出新排日法案，而太平洋岸的加利福尼亞州議會也正在討論同一的排日案啊。

這回所起的問題，就是生於美國的日本人，可否剝奪其市民權。美國憲法附則第十四條本有規定：凡生在美國國外的日本人，不許歸化為美國市民；但若出生於美國，則得有公民權。此項制度的結果，能使在美日人的子女，獲得參政權的人數年年加多；這只看去年大總統選舉時，加利福尼亞的日本選民的數目，即可明白。因此美國的排日派以為不剝奪此項公民權，不能根本傾覆日本人的地盤。去年十二月便由瓊斯提出剝奪日人

現在殊不少其人，將來恐不免再燃。

日美問題尚不止此。加利福尼亞州立法部每二年開會一次，本年正當他們集會之年。去年十二月該會已經開幕，本年當進而討議種種立法政策。對於日本人的農業、漁業等各種營業必更提出種種限制排斥的法案，也是無疑的。

## 六 英國的內政

其次轉眼以觀歐洲之強國，有領土一千三百萬方里的大英帝國又是如何？在先，我們必須回顧去年選舉保守黨的大勝。奧施爾特溫內閣的成立。保守黨在一九二三年的選舉雖然失敗，把政權讓給工黨，但去年十月的選舉，却得了未曾有的大捷。工黨較前減少四十一席，自由黨更一敗塗地。保守黨竟一躍而占四百十三人的多數，比一九二二年還要優勝。（那年保守黨占三百四十六席）再加以年前與奧施爾特溫不合，幾乎分裂的同黨各派，如張伯倫、白根海等，在這次選舉，又重新統一。張伯倫已就外交大臣的要職，白根海亦出任印度事務大臣；還有雄辯家邱吉爾在二十年前已脫離保守黨投入自由黨的，現在竟又

歸來。在這種順利環境之下的保守黨，本年在英國政界大肆活動，亦是勢所當然了。

### 先說內政問題：

住宅問題為世界共同的難題，但在英國尤為紛擾。保守黨在年前本已制定法律，建造十六萬餘的住宅，在今次選舉，更宣稱使用新材料，採取新建築方法的必要，同時又行種種的試驗。故本年新政府對於此事，必能竭力進行可以斷言。

保守黨在選舉時，又與人民約束：改善貧民的衛生狀況；召集農業代表會議，謀國內農業的發達；以及發展森林灌溉事業等；這些都是新內閣所要實行的。

奧施爾特溫又欲謀教育的發達，並制定新工場法，以使婦孺的保護更求完美；又使養老金法案的效果更加增大，這也是與選民約定的。

此種社會事業，新內閣能進行至於如何程度，且不必說，但在立法上或行政上多少必將討論施行，可以斷言。此外尚有一個最可注意的問題，與新內閣關係極切的，則為殖民地的關稅優待問題如何處分？保守黨主張植民地與母國間的商業及其

他的關係，須比他國與英國間的為深，欲改善殖民地與母國

國本年的設施就好了。

國的關係。不幸一九二三年的選舉反因此而失敗。去年的選舉，雖不敢公然把此事列作政爭的好餌，以決選舉的勝負，但不能說他們已經放棄。因為他們在政綱中仍有宣言，說殖民地

## 七、英國的對外活動

### 次言外交方面——

優待關稅的實行，是他們所固執不放的。加之工黨執政十個月以來，因為與殖民地的關係十分淡泊之故，僅有致殖民地求離的形跡。因此繼承其後的保守黨必然要把舊事重提也是自然之勢。不過保守黨會有食糧不課稅，不使食糧昂貴的約言。由外國輸入的食糧既不課稅，不知他們將用何法以使出產食料及原料的殖民地獲得優待的恩惠呢？這是最有興味的問題了。

保守黨在選舉時期竭力呼號的尚有失業救濟案。保守黨以發展英國的事業界，為救濟失業的方法，與工黨主張完全不同，工黨主張改善對俄對德關係，而發展英國貿易於歐洲大陸，以此救濟英國產業界的勞動者。對於殖民地的貿易發展，不甚置重。保守黨則竭力加以非難，說去年秋季的失業者反比夏季增加二十萬；又引過去的貿易史，指斥對俄對德的貿易是決沒有像與殖民地間的盛大的。到底是誰的主張勝利，我們只看英

從來保守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的對外活動，在根本上，常相逕庭。自由主義者最肯盡力於救濟國內制度的缺陷，冀實現平等自由為理想；換句話說，是置重於內政，而以外交為第二位；保守主義者則反之，對於國內現狀，重在維持；對於外交政策，則格外盡力，發揚國威於海外，就是保守主義者所謹守不忘的。我們一考英國歷代內閣的政策，凡保守黨秉政的時代，對外常盛有活動，而在自由黨時代，則決無特別的光彩，可以證實此言了。

埃及的暗殺交涉，不是此種政策的一端嗎？因為埃及總司令斯台克偶爾被人刺殺，保守黨政府便即借此為由，設法在埃及及確立英國的侵略地步。排斥柴魯爾派，而代以穩和派的內閣，與埃及訂立條約，使承認英國軍隊得以駐紮。埃及人現在只有唯唯聽命。不但埃及，此外凡屬英之保護國亦將同見此種政策的實行。不過在非洲及亞洲方面，回教徒的民族覺醒的機運已

漸漸增大，此種政策，能否不起反響，這是一個問題呢。

而且此種保守主義的對外發展政策，更進一步，勢必致於一般外交政策也根據於此。遠東方面，自然是英國所最注意的。去年十一月間鮑爾特溫的演說，已竭力主張對中國活動；十二月間新嘉坡建築海軍根據地議案，又復提出於議會。不只是一般的見端嗎？

那麼英國究竟用怎樣的方策呢？對於印度，必用種種威迫手段以減削獨立派自治派的盛勢。這且不說，對於中國必將有更大的計畫。

大戰以後，德國在華的勢力，一掃無餘。英國乘此時機，在中國南部，已大增其勢力。但英人猶以爲未足，垂涎中國的交通機關，想把開發中國富源的機會，一手掌握，同時謀中國內部的安定，發展英國的貿易，這幾乎成爲英國對華外交的根本政策了。所以鐵路財政共管之說，英人實比美人倡導得早。但這個主張行之於現在的中國，英國是否以爲適當？或者將以另探經濟的政治的侵略政策更爲便利？我們從英國此後的活動，就可以看出的。

現在我們要講述歐洲大陸方面了，先以德國爲始。德國今日的採行共和制度，實由外界的壓迫造成，必不能說是自然的

與此相應有極重要的問題，我們不可不知。就是英、美、日三國的關係。照地勢而論，英國欲在中國活動，似乎非與日本聯結不可。且現任外交大臣的張伯倫又爲日英同盟主唱人的兒子，也是主張日英提攜之人。所以日英關係，本年似有接近的希望。不過從另一方面看來，英國與美國實更容易接近。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則爲英國的外交，有非與自治殖民地合作不可之勢。本來英國在太平洋沿岸的外交，若不尊重加拿大、澳洲的意見，那就施行很難，這是明顯的事情。而加拿大、澳洲實與美國十分接近，這是英美容易提攜的重大原因。其次英美兩國間，常有資本的共同關係，譬如美國公司，多有英國人的股份。英國公司亦多有美國人的股份，這也是促成英美提攜的原因。總之英國對外活動爲保守內閣的重要政策，但在遠東方面將採用怎樣的手段，對於美日兩國將造成怎樣的關係，實爲本年的重要問題。

## 八 德國的政局

進步。不過今日要想恢復帝制，却也未必容易。譬如去年皇太子歸國事件，一時雖惹起人民大大的刺激，但到底不會影響於政局。這個原因一來是因為戰敗的責任在於荷漢索倫王朝，二來國內帝政派的意見不能一致。其中最顯著的事情就是帝制派的中心人物魯登道夫將軍等與巴威路王朝的關係已十分惡化。

德國的帝政派原有二種派別：一派主張恢復荷漢索倫王朝，一派則以為荷漢索倫既負戰敗的責任，不如由巴威路王朝迎立皇帝。去年兩派大起衝突，於是帝制運動停止不進。其後十二月總選舉的結果，帝政派中的急進分子，即國粹黨的議員數目大減，勢力益復不振。所以就大局而論，德國今年決無政體變革之憂。但若僅藉此斷定本年德國的政局可以安定，却是不能。現在德國政府實尚未能自由施行內政及外交各種政策呢。試觀去年五月間選舉的結果，社會黨雖占有百席的議員，同時正反對的國民黨也有九十六席。居於中間的中央黨只得六十五席，資本階級的人民黨只占四十四席，知識階級的民主黨則只有二十八席。換一句話說，中間黨派的勢力極弱，兩翼的却非常

強大。兩翼不能和協，互相爭競，所以政界常在不安定的狀態之中。無論何人決難介處其間，不要失誤。去年十月間，馬爾克斯決計解散議會的真實理由也是為此。今次選舉的結果，狀態雖略有改善，左右兩極端派勢力減削，社會黨即左翼方面略有增加，但左右兩黨仍然都沒有自組內閣的能力；中間各黨的議席增加亦並不增多，於大勢上沒有什麼影響。所以德國今年的政局，恐怕仍是搖移不定無法安定的罷。

## 九 賠償計畫的前途

但是我們所欲留意的應在於道斯計畫在實際上如何施行。道斯計畫的內容是以德國國有鐵路作為有二百六十萬萬馬克的資本價格，委任一個私立公司經營，而以外人四名負絕對的監督權。一方以德資及外資共同組織一個資本四萬萬金馬克的幣制銀行，一切運用由德人七名，外人七名共同參加。像這樣子，德國國內的金融機關，交通機關及其他工業機關雖都受外人參加管理，但同時以此為抵，德人所多年盼望的外國借款亦可以到手。向來因為德國財政紊亂，幣制不安，誰都不肯借

款給她的，現在因為經濟機關有整理的希望，賠償金額有支付的可能，各國投資家逐漸次安心。去年美國既已容納二萬萬圓的對德借款，英國一萬二千萬元，法國、荷蘭、瑞士各約承認三千萬元，比利時、瑞典、意大利亦各承受一千五百萬元。聽說其中美國的二萬萬元，應募的人尤多，數額竟超過原數三四倍以上。也可見道斯計畫的效果了。

不過道斯計畫的運用能否順利，能否發生良好的效果，這問題解答之期仍在於今年。運用而善，德國可以安定，歐洲全體亦可受着良好影響；反之，則德國再返從前的混亂狀態，亦未可知。此事的成功與否，一以英美各國能否在財政上援助德國，能否助成德國工業的發展，使德國能自由活動為準。同時更須看德國人能否遵守列國的整理計畫，協力進行。據說德國有名的財政家特倫勃爾尙抱「倫敦協定不可實行」的悲觀，而國民黨人又有對於道斯計畫聲明反對的。他們都以本國各種機關歸外人管理為可恥，因而懷抱種種的反感。這種反感，尤其是在今日法國未撤退魯爾駐軍之時，容易發露；萬一國民黨主張勝利，賠償問題可又糟了。

去年歐洲平和的得進一步，是法國哀里歐內閣的功績，這話誰也不能否認。但是哀里歐內閣的政治政策今後是否能夠永續實為本年最重大的問題。

從前樸陰開雷內閣的政策，是主張對外強硬的。因為樸氏

見戰後德國疆土雖已減小，但人口還比法國為多，德國政體雖已改為共和，但軍國思想尚繼續存留，所以蓄意趁今日的機會，破碎德國的實力，絕滅其復仇的意想。但是此種政策並不見有何種效果，因而去年五月的選舉，樸氏一派竟大告失敗，樸氏卒至退位。繼起的哀里歐內閣，以為過於威壓德國，徒使法德間的怨仇加深，於事情毫無益處，倒不如以正義同情感動德國，方能使德國進步自由主義各派擡頭，使驅除反動派的勢力，便把樸氏肅殺之氣的政策，變為蕭然可親的政策。倫敦會議的成功，正是哀氏政策的效果了。

但是我們從各方面考察起來，哀里歐的平和政策能否永續，尚屬疑問。第一個原因是急進黨內閣的基礎薄弱，試看議會

中支持現內閣的人數，以社會急進黨聯合為中心，加以不入內閣，而尤支持的合同社會黨共和社會黨，共計不過二八六人。而模薩開雷、米勒蘭等立於反對方面的亦有二六八人。相差不過十八席。加以法國的諸小黨離合集散，極不一定，對於各問題的態度極不一致。哀里歐內閣基礎的不穩，無可諱言。又觀內閣成立後的政策，如排斥總統，與羅馬教廷斷絕外交關係等，又都是引起國內的紛擾，而使內閣基礎不能穩固的。

並且急進黨在選舉時候，對於人民有各種約束，能否實行，極為人民所注意。譬如急進黨選舉勝利的原因，其中一個，是允許八十萬至百萬的官吏增加薪俸。此事若欲實行，不能不增加十五萬萬法郎的國費。但查法國前年度的決算，本已差二十萬萬法郎之巨，本年再加十五萬萬，勢必相差至三四十萬萬法郎了。同時急進黨又對人民有減稅及整理財政的約束。一面增俸，一面減稅，這個果能實行嗎？縱使哀里歐手段高妙，恐怕也是很難的。

此外選舉法的改正已成為二十年來的懸案。上下兩院，時起爭執，急進黨將如何對付？尚有戰後荒蕪地帶恢復問題，既因

德國賠款一時延期，所需經費不能不加入全部預算案中，也是哀里歐內閣的一注重大負擔。這樣背負着許多難問題的法國內閣，縱使謹慎將事，尚難免傾覆之虞。何況去年年底以來，法國的政爭，已更形激烈呢？（去年十一月間，前總統米勒蘭鑑於英美選舉保守派的勝利，奮然興起，發表檄文，開始攻擊內閣。）

尤當注意的，上述道斯計畫的實行，萬一因德國國內事情，或外國財政援助不能如意，而致失敗，這倒是哀氏內閣重大的致命傷。那時米勒蘭模薩開雷定當攻擊哀氏，責其不當無條件放棄魯爾；同時也是急進黨下臺之時，反動派搔頭之時了。

## 十一 意大利棒喝團政府的將來

再看法國東南方的拉丁民族國家意大利又是如何？現在已繼續至二年餘的棒喝國內開幕沙里尼的運命怎樣？暮沙里尼確是一個不世出的人傑。自一九二二年十月掌握政權以來，在內政方面，維持意國帝政，尊重教會，革新行政，改良教育司法制度，在外交方面，亦有多少的成功。如解決阜姆問題，使併歸意國，明定十二海島為意國領土，與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締結

友好條件，又趕先承認俄國，發展經濟政策於俄國南部，比英法諸國獲得更有利的條件，這都是慕沙里尼的事業，我們所值得推獎的。

但是慕沙里尼的政治現在已為人民所漸漸厭棄了，這並沒有別的原因，乃是慕氏的政策一惟以武力威迫為根基的結果。

慕沙里尼的權力全在於散在全國各地的少年棒喝團員，他們自慕氏執政以來，在各地方幾乎都採專制君主主義的態度。現在的情形是有經驗資望的縣知事、市長，及此外官吏地方名人，不能支配地方，反要受十七八歲至二十歲左右的，對於政治毫不理解的少年人的指導，聽他們的驅遣。他們的指導如果聰明的也罷，可是他們沒有別的能力，只是武力與威嚇罷了。

所以現在的意國，除了政府以外，到處都有所謂「私的政府」存在，而指導「公的政府」這種私的政府即棒喝團員，任是殺人放火，有種種暴舉，却沒有人可以懲治他們。因此人民怨憤不平，對於棒喝團政府漸漸離叛了。最顯著之例，即如前年十月棒喝團行執政週年紀念大會時，人心煥發，意國全國無不舉行

盛大的儀式，但是去年便淡泊的毫不足道了。又如去年六月社會黨領袖麥台第被棒喝團殺害之時，國內向來不敢報導的學者、新聞紙、政治家、軍人等，都大聲疾呼，聲起攻擊。這不是民心離叛的表徵嗎？

去年十一月下旬意國議會曾以三三七票對十七票的大數通過信任政府案，在平常眼光，似乎慕氏尚得人民的信任。其實並不如此。議員的大多數本是棒喝團員（占三七四席）反對方面雖有一百五六十席，但均不肯出席。所以此種信任，不外是慕氏自己信任自己。至於反對派實已不甘心與這個專制的魔王共事，已起根本反對的決意。在我們看來，大概慕氏終有一日是不能不下臺求去的。不知智勇兼備的慕沙里尼能否別開良策，以脫去此種窮境，轉換局面，這是本年意大利的問題了。

## 十二 勞農俄國的將來

然則北方的俄國怎樣呢？自去年李寧去世，失了一個統治共產國家的人傑，對於俄國政局有極大的關係，這是誰都知道的。幸而繼任的賴柯夫曾在李寧病中代理政事二年，精撫一切，

又受共產黨人相當的愛戴認為公正的人物；共產黨人又自知同室操戈必至全體失敗，以故李寧死後，共產黨還不至於分裂。但這種情形只能相安一時，說共產黨能夠長此安定，斷乎不能。即如脫洛斯基一派向來對於李寧派思想不甚一致，過去及現在常在活動，也是世人所公認的事情，將來問題如何發展，對於共產黨發生何種影響，都是我們所當深加注意的。

但俄國本年的重要問題尚不在此，而在過激派政府怎樣解決經濟的和生活的問題。

據賴柯夫在去年十一月第六次勞農組合大會演說：俄國最近在經濟上頗有進步。農作物大體均甚發達，耕作面積已達革命前一九一六年的百分之八十八，植棉地增至一百二十萬英畝，畜牧事業除馬以外，大體增加，石油產額亦有相當進步，已恢復戰前的百分之六十五，輸出額已達戰前的八成，不過賴氏雖如此宣言，其實俄國國民的生活，決未能恢復到如前一般。試看學校教育和兒童就學狀態，據去年六月教育委員會長盧那却爾斯基的報告，全國小學校數前計六萬二千，現今只四萬九千，就學兒童數前計四百五十萬，現今只有三百五十萬，並且

兒童能自備教科書和教育用品的為數甚少，常常是數個人共用合用的。

俄國工業尚未達戰前的百分之三十三，對外貿易尚不及戰前的百分之十五。若把勞工工資和他的購買力相比起來，還不及戰前的十分之六。農夫的購買力在戰前約為每人每年五元，今則減至四元左右。這是什麼原因呢？

原來共產黨宣布共產制度以後，自知失敗，於一九二一年稍稍返歸資本主義，容許私有財產，和私人營業。從此俄國的經濟狀態，確有多少的改善。但就大概而言，因為共產制與私有制的能否並存尚在試驗時代，所以經濟狀態依然在混亂之中。賴柯夫等人今後如何脫離此種苦境，今年當採用何種政策，不但是俄國本年的重大問題，也是全世界的緊要事情；不但俄國的施設問題，於外交上也有很深的關係的。

現在俄國所要求的是外國的資金。為發展國內農工業起見，向外國購置機械，實為當今俄國的急務，可惜就是資金沒有通融之處。又俄國財政的基礎極為薄弱，非有外國借款，難以改善。先前俄國與英國訂立英俄條約之時，最重視的，就是要得英

政府的保障，獲得借款。不料現在工黨內閣倒閉，保守黨內閣出現，這方面的援助，已成一場春夢。十月間法國承認蘇俄，俄國人

民雖最所喜歡，可是法國在戰前已借給許多款項於俄國，而且法國在現在也決沒有能力再借款給俄國，所以於經濟上俄國並沒有多大好處。能借款給俄國的只有美國。美俄關係近來略有進步的形勢，波拉爲主張美俄接近之人現居外交委員會長的重職，更是對於俄國有利的。不過大總統柯立芝以及財界要人的意見却尚以爲承認俄國尚非其時。究竟如何，未可預言。此外意大利亦正自苦財政困難，其他諸小國均無供給俄國資本的能力。俄國處在這種環境下面，要向何處乞援呢？有何種方策呢？

其次俄國與近東及中東諸國的關係尤其是回教系的關係，也是我們所當注意。自大戰以後，俄國與此等國家的關係大概都稱良好。但近來却有乖離之勢。第一個是土耳其，土國因得了俄國的後援，才於一九二四年戰勝希臘，但近來却因回教系的事情與俄國逐漸離貳。最近俄國在中央亞細亞及喬治亞地

方用高壓手段對付回教徒，很惹起土耳其的不滿。總之，今後回教徒與俄國的關係如何進展，這在俄國的共產主義宣傳上，

及亞洲舊領土支配策略上看來，都是應該重視的。

### 十三 其他諸國

以上已把歐美重要的國家逐個述說了，最後請把其餘各國很簡單的講個大概，終結這篇文字。

西班牙的里維拉將軍自前年年底採行獨裁政治以來，已經一年，此後尚能夠繼續至何時爲止？國中常欲傾覆政府的共和黨派將有何種行動？這是我們所當第一注意的問題。西班牙有好多個名族貴族，向來國家的政治都以這些名族爲中心。他們外面上雖帶着什麼自由黨什麼保守黨的假面，私底下實是互相約束，輪流把持政局。爲此國內政治屢敗紊亂，不可收拾。而其中最重要的事情，是西班牙的殖民地政策——就是對於摩洛哥的征討事件。摩洛哥主要的部分本在法國治下，薩里夫地帶若干部分受西班牙的支配。該處土寇猖獗，西班牙常派兵進剿，將前往征剿，可是不見成功。因了此事，再并入他種政治的原因，又受意國莫沙里尼行動的刺戟，於是里維拉將軍才於前年年底奮起而組織獨裁政府。但是將軍執政以後，西軍在摩洛哥的

戰事仍未見其成功，土寇反而愈加強大。甚至西軍不得不步步退讓。不得已講究退守之策。因為西軍退敗，該地方的統治權便發生問題，就是誰可以負這個統治的責任呢？結果又必至牽涉外人，同時便有惹起國際紛爭的危險。所以這是西班牙最難解決的問題。

其次西班牙共和黨徒，向來出亡在外的，現在已乘政府政策失敗之際，祕密歸國，圖謀革命。本年能否不致發現失敗呢？或是成功，也是本年西班牙的重要問題。

中央歐羅巴有因於經濟的奧地利匈牙利，又有經濟健全的捷克斯洛伐克，尚有南斯拉夫、波蘭等數國。奧匈為戰敗國，現在國力疲弊，財政困難達於極點。因此國際聯盟正在替她們設想救濟的方法。效果如何，亦為本年的問題。

比這個更重要的，有諸小國的聯合問題。一九二〇年成立的小協約國，最初目的本在防備匈牙利，但最近的傾向，已由防禦進而提攜，由對抗進而研究平和的方略。他們對於匈牙利現已在已不以之為敵，進而謀與攜手了。

這幾個小國現在又有在經濟上聯絡的傾向。譬如奧、匈、捷

、克南斯拉夫、波蘭各國間正在締結互利的通商條約，頗有造成一種關稅同盟的形勢。如果實現，則法、比、美各國在歐洲大陸的商業，怕要陷於不利的地位。但這是別一問題。在我們看來，這幾個小國能夠聯合起來，造成聯邦，或不聯邦而成爲圖謀平和的一大團體，到是中歐平和路程上可喜的現象。我們很希望他們能在本年力謀進行。

再若轉眼而窺歐洲擾亂的根源地巴爾幹，看是怎樣？舍其小而取其大，僅言幾個的重大問題。第一俄國在這方面的宣傳，能否收效？巴爾幹向來以斯拉夫民族最占多數，俄國在此處的勢力亦甚強大，歷史的關係又深。所以蘇維埃政府常在匈牙利、塞爾維亞、羅馬尼亞各國盛行活動，去年如此，今年也必如此。這是關於巴爾幹全部的。至於局部的，則有南斯拉夫與保加利亞間的馬其頓問題。馬其頓住民多屬保加利亞，但統治權現歸南斯拉夫，因此保國人民由民族主義的見解，對南斯拉夫頗抱怨懶，紛爭不絕。本年如何發展，也是一個問題。

其次請看南斯拉夫。南斯拉夫現有兩種潮流，一派主張中央集權，多是舊塞爾維亞王國的政治家；一派主張地方分權，即

爲蘇聯與匈國領土的克羅西達馬西波斯尼亞等地帶的人民，希望把塞爾維亞政治家的權力限至最小程度。兩派時起鬭爭，因而各種政治行動都陷於困苦之境。適值本年二月又是該國選舉之期，誰勝誰負要看選舉的結果如何了。

希臘自被土耳其戰敗以後，廢除帝制，改建共和。但國內政爭繼續不絕。去年三月成立的內閣爲軍人陰謀所破壞，十月間米哈賴可漢羅斯內閣成立以後，狀態仍沒有進步。本年如何，未可

遽料。姑且從略，而轉言戰勝希臘的土耳其。

土耳其的戰勝希臘，完全是凱末爾一人之力。所以他在土耳其現有帝王的勢力。他又肯力行新政，廢除保守的教育、實行政教分離政策。這原是可喜的現象。不過凱末爾的舉動，未免有過火的地方，所以去年底邊反對派的運動亦十分擴大。前總理賴夫倍被目爲反對派的首領的，現在極想推翻凱末爾政府。一方暫時潛居的政治家中也有趁土國現狀逐漸安定之時，重新擴頭出來，爲政治的活動的。

外交方面則英土間的摩塞爾問題甚爲重要。摩塞爾爲煤

油產地。英土兩國爭執已久，現在聽候國際聯盟解決，如何處分，爲我們所急欲明白；萬一無法處決，也許再像去年一般，兩國再有軍事的衝突事件。此外因日下回教徒的不安，所起的種種動亂，伊拉克及漢志王國的形勢，於土國也都有甚大的影響的。

#### 十四 平和協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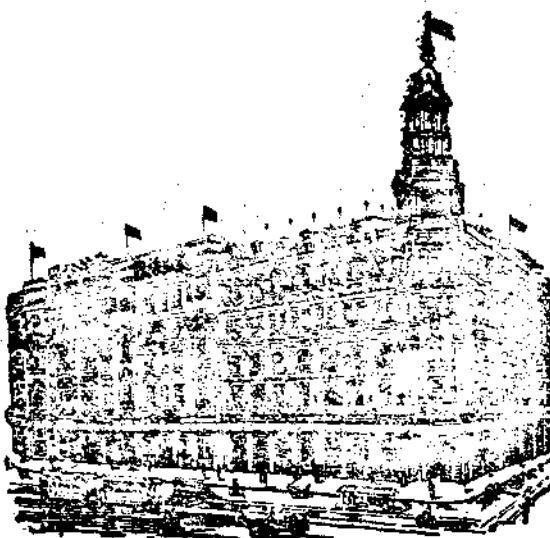
以上述歐美各國的形勢已畢，最後尚有一個問題，我們所不得不特別表出的，就是國際聯盟所擬定的平和協定，今後怎樣處置。英國工黨內閣倒後，保守黨內閣對於此事，已覺得不甚熱心。尤其是因爲日本所主張在協定條項中，列入內政問題（包含移民問題）的裁制除外一條，爲美國所反對，澳洲及加拿大也不願贊成之故，英政府也許已有取消協定的意思。不過又因爲法國始終主張維持之故，將來各國間必大有一番交涉。且平和協定又與軍縮會議有密切的關係，這所以更爲我們所當注意了。

# 上海先施公司

中外馳名之百貨商店

統辦環球貨品！

輸出中華土產！



開設上海南京路

日用所需無不美備！  
外埠函購穩妥快捷！

(東方579)

請聲明由東方雜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EASTERN MISCELLANY.

# 中華商業銀行 藏蓄兼辦

上海銀業公會會員銀行

稱中華

本銀行於民國紀元成立經部核准註冊在案專營銀行各種業務兼辦儲蓄利息從優辦事手續均按商業習慣力求簡捷各省都會商埠皆有代理機關如茲委託竭誠歡迎茲將各項分列如左

商業部

各項存款放款

押款押

匯

證券買賣

代理收

付款項（凡各國金銀貨幣均可收存利息從優）

活期存款

三月

五號

六個月

七號

一年

八號

儲蓄部

定期存款

長年四釐

特備儲蓄盒存戶俱可領用  
茲為便利儲蓄起見凡規銀百兩或銀元百元以上之儲蓄均得領用支票訂有各種存款細則函電請即寄

行址 北京路一百〇二號

電報簡碼 三二七三或“Kiangyeh”  
電話 一九〇一七三  
總理室中央三七三

經理 江少峯 副經理 姚德馨

郵局535

請聲明由東方雜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EASTERN MISCELLANY.

# Pro-phy-lactic



惟用保齒去病牙刷刷牙則食物餘屑永不能  
留存於齒隙其齒狀之毛在口腔中無孔不入  
無垢不克可使齒牙達於真正清潔之地步其  
彎曲之柄既便把握尤能處處刷到  
牙刷之大小一分成年·少年·幼年·三種  
牙刷之毛一分硬·中·軟·三種  
購時務須認明黃盒紅字盒上及柄上之西  
文 Pro-phy-lactic 字此乃保齒去病牙刷之特  
標別記以證明其真確也。

▲各處大百貨店均有出售

上海廣東路二號  
香港雪麻街五號  
同益洋行經理



牙之潔清 不承 壇



## 日本去年的社會運動

徐之圭

日本去年的解放運動中，現象最為顯著的，要算無產階級的政治運動的提倡了。併且無產者政黨組織的準備團體，亦已經產生。我們試一仔細考察此現象，日本社會運動向來所取的方法，和將來進行的方向，便不難明白了。

日本勞工階級，埋頭於工團主義（Syndicalism），從事於經濟鬥爭，其經過的時間，也算相當的長久。乃突然放棄以前的主義，在比較的短時間中，肯定政治行動，併且以非常的氣勢，逼進實有種種的理由存在，現在把這些顯著的理由，分述如下：

(一) 在歐戰中及歐戰後，日本的資本主義，入於最後的發展期。當彼景況最盛的時候，勞工階級，看破資本家橫佔暴利的內懷，依罷工的手段，在工價鬭爭之上，常佔相當的勝利。因此勞工組織，非常發達，勞工的勢力，亦有日趨於擴大之勢。但在歐戰終場以後，資本主義的窘境，忽焉告至，資本家的利潤，漸次減少，加以景況不佳，向來佔部分的勝利的經濟鬭爭，工價鬭爭，現在想得佔部分的勝利，殊屬非常困難，因此遂引起組合運動的一種迴轉。所謂迴轉者，就是勞工階級，改變其向來所取的方針，而採取政治運動，擴張其全階級的鬭爭線，以政治的行動，芟除其

被奪取的根源，更進而圖蓄積利潤之奪還。

(二) 在思想方面，受俄國革命的刺戟，過激主義，以非常的氣勢，漸次浸潤於日本勞工階級。於是經濟鬥爭，在一定階級(即無產階級)的成熟的決戰期，必定成爲政治鬥爭。而勞工組合的發達，生產消費機關的完全社會化，非在無產階級掌握政權以後，換言之，非在政治鬥爭得勝利後，勞工組合的發達，生產消費機關的完全社會化，是絕對不能得到的。因此之故，於是勞工階級，覺得非於無產階級的經濟鬥爭之機關勞工組合以外，更組織政治鬥爭的機關政黨，以擴大衆的政治的自覺，政治結合不可。

(三) 除上述的經濟上必要，和思想上自覺以外，導之於實現之域者，爲普通選舉實施之急迫。倘若普通選舉不實施，無論爲如何的必要所迫促，亦無從措其手足。惟日本普通選舉法案，已成爲政界中心的問題，不久必將見諸實施，此普通選舉法案，不會向無產階級開放議會門戶，因之大衆的政治興味，不期然而覺醒。勞工階級乘此機會，肯定政治行動，汲汲於準備組織政黨，乃自然的趨勢。

(四) 從事於日本解放運動的無產階級，經相當的長久時間，飽嘗了苦悶的經驗，知道日本解放運動的阻力，多與政治的權力相聯結。例如對於解放運動之極端的反動的中樞之封建的政治形態，封建勢力之遺存等，皆攏雜於政治的權力當中。政治鬥爭，就說不能全然藉此等障礙物除去，然至少須將此等障礙物除去達某種程度，然後解放運動方能順利的進行。此種觀念，勞工階級，漸次了解。惟想除去此等障礙物，除由普通選舉，無產階級攀登政治的舞臺以外，沒有更好的機會可以得到，此又是無產階級向政治行動出發的一大動機。

(五) 近年來加入日本解放運動之陣營，其力量最大者，真若小作人(佃戶)的組織農民組合。小作人不像都市勞工與資本家處於對立的地位，因此，小作人向無與近代的經濟鬥爭相終始的傾向，且環繞於小作人的社會的條件，亦與都市勞工不同，惟以其與政治有密切的關係，所以農民組合，不圖都市勞工對於政治的態度如何，有進而出登政治的舞臺活動的必要，此種傾向，在去年衆議院的總選舉，已經明白表現無遺。因此，農民組合的解放運動，全體集中其勢力於政治行動的方面，亦勢屬

當然了。

上述各理由，爲其主要的動機。雖日本解放運動，在晚近二三年來，皆有向政治運動肯定方面進行的傾向，而此政治運動，屬鼓鮮明，成爲中心問題，帶有具體的色彩，實爲去年。

但是去年的日本解放運動，仍舊不脫準備的和研究的時期。蓋此時期，乃政治運動的社會運動爲大衆化的準備時期，因欲爲大衆化，故此時期，必先根本的解剖日本的政治構造和經濟組織，以確立一進行的路徑。換言之，此時期的解放運動，一方面注目於眼前的工價鬭爭，納租減輕鬭爭，其他一方面則模倣西洋的原理宣傳，向大衆定實際政策的邏輯，於是政治運動，不期然而自然引起了。

在社會思想方面，研究國家論的原理者，亦數見不鮮。以國家論的原理爲中心，喚起社會上多數人的注意者，有從經濟方面研究日本的，有從政治方面研究日本的，又有從思想方面研究日本的。如高橋龜吉氏的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的研究，和大山郁夫氏的關於日本政治的推移的研究等，即其一例。

在組合運動方面，對於資本主義的形態，漸次趨於大合同

化，托辣斯 (Trust) 化，加達爾 (Cartel) 化，覺得有採取一產業一組合主義——所謂 Industrial union 的組織——的必要，關於此組織，皆非常熱心的從事研究。日本的組合，在此戰勝陣形之下，整理統一，因周圍之形勢的關係，雖屬很不容易，然而能够向此方面注意和研究，在去年的日本解放運動，實爲可紀念的事件之一。如勞工總同盟內部的紛擾，實含有重大的意義，蓋其內幕實含有暗示應該相當考慮的事象，所以與其注意於其表面所顯現紛擾的事實，無寧留意於其潛藏在裏面的組合運動的整理統一的意志的表現。

在政治運動的方面，其研究尤爲特盛。關於將來應樹立的無產政黨的綱領如何，其組織的形態如何，結黨的手續如何，構成的要素如何，樹立的時期如何等……已成爲各種勞動團體思想團體的題目，且更進而研究政黨與組合關係如何的根本問題。

以上所述，如關於日本資本主義的研究，及關於政治形態的研究，關聯於綱領的研究的部分甚多，固不待言。要之，在研究

為目標，而為必要的研究。

放運動，廣到大眾的面前。

在去年解放運動內實際興起的機關，第一為政治研究會的設立。其目的方面在於促進日本無產者政黨組織的氣運，其他一方面則在於實行無產者政黨組織所必要的政治產業，和其他一切的調查。此團體與勞工組合亦有聯絡，包含尚未有組織的無產者，僕薪生活者，自由智識分子。從思想的方面講起來，此團體實為擁護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者。此團體的設立，與其設立後的急激的發展，實為決定將近產生的日本無產階級政黨的性質有力之一端緒。此團體並不汲汲於掛某某黨的招牌，在相當的時期內，為準備的研究，與組織的準備。從此方面而言，我們不難知其志向所在了。

第二為 Fabian 協會的設立。此團體不過為社會主義者的大同團結，沒有多大的意味。但此團體以安部氏為中心，從事於種種的調查。從這點講起來，似亦很有意味。並且這團體把社會主義的思想，用簡單明瞭的解釋，從事宣傳，以期普及，亦很有意味。不過現今究竟以何者為本體，殊不明白，因之其活動亦很難以解釋之點。協會設立的動機，極為明白，就是使日本的解

學生的社會科學運動，亦為去年日本的新紀錄。「從社會主義向社會科學」乃他們所揭的標語，此標語的意義，就是從空疏的觀念，向實際的研究的意味，而此轉向，實大有可以注目的價值。

此外與以上所述的趣旨全然不同的，有野坂氏所設的產業勞工調查所，和有馬氏所設的農村調查所，其目的為欲使日本的勞工運動，立於科學的基礎之上，實際的供給以運動的武器。我們從此點看來，日本去年的解放運動，其一般的空氣如何移動，就不難知道了。

以上已將去年的日本解放運動，轉向政治運動的方面，猛進，約略敘過。換言之，就是日本的社會運動，解放運動，現在已從少數的覺醒，向大眾的運動進行，因之不得不埋頭於此運動的準備。他們所以想把社會主義思想，用簡單明瞭的解說，從事宣傳，以期普及的意思，也是為此。他們為根本的研究和調查，也無非為此。把無產階級的大眾，熔化於一爐，而使有政治的組織，乃是他們中心的志向。所謂社會主義思想的普及，並不是宣傳無

政府主義，也並不是鼓吹過激主義，不過因社會的推移，和現實的立脚地，想為大眾除去眼前障礙物就是了。所謂根本的研究和調查，也並不是好事，不過為想近則組織大眾政治運動的團體，遠則使大眾政治運動的方向，真正不誤。所以這種調查和研究，實為表示大眾的現在的情形如何，以造將來對抗的武器的調查和研究。

日本社會運動，所以能够向大眾的運動方面進行，能够如

此努力從事於統一的運動，除前述政治運動肯定的諸理由以外，現在不得不追加者，為前年大震災的經驗。在那大震災中所表現出來的，就是為政者和支配階級的衝突，以及因此而容易失卻判斷和批判的無產階級大眾的存在。此等現象，對於解放運動的陣營，實與以極大的影響。因此一方面促進解放運動的質的純化，一方面使少數覺悟的無產階級，向多數的未覺醒的無產階級大眾，大聲疾呼，促其驚醒，共同着手組織大眾的政治

運動。並且把社會主義的思想，用簡單明瞭的解說，向大眾的面前宣傳，以期社會主義思想的普及。而其最初着手進行的第一步，就是大眾不得不從為政者和支配階級的策略離開。這種進行的方法，遂成為解放運動中心的要求，就是大震災對於解放運動的障礙，向大眾化的要求，與以最後的工作。但是就假定無大震災，基於此要求的社會運動的邏輯，遲早終須達到，不過大震災把其時期提早，增高其熱力罷了。

要之，去年日本的解放運動，我們仔細觀察其潛藏裏面的推移，和表現在外面的運動，覺得此等運動，是向決定的，最後的階級鬥爭的準備的時期。而且這個時期，不但是無產階級的準備時期，並且是支配階級的準備時期。其最後決定的場面，究竟如何，實在難以預料。



## 徐雷士入榜德雄之前前後後

樓桐孫

### 一 緒言

法國之「先哲祠」(Panthéon)係吾國漢庭之「忠貞廟」之意。舊本為教堂至大革命時始被廢棄國家貢獻卓著之士於一七九一年在門前石碑上題「崇功碑額」(Aux Grands hommes à la Patrie reconnaisseuse)標題一方。全序文式文亦題稱「先哲祠」。首入榜者為大文豪雨果(Hugo)。標題一方。全序文式文亦題稱「先哲祠」。首入榜者為大文豪雨果(Hugo)。新月街(Rue du Croissant)新月咖啡館被刺。殘命迄今已越十年矣。法國在此十年間首有五十二月之大戰。山崩海立。血肉橫飛。繼有愛國同盟(Blou national)之反動。麥德唯英聲名狼藉。戰爭也。反動也。皆為徐氏生前所最痛絕反對之事。其所以不容於法國之國家主義派而被刺者。以此。被刺之後。忽達十載。長眠於亞立比(Albi)墓地之中。絕未聞(反動)政府加以如何之

1846-1902) 蘭底之圖。

追悼者，亦以此；迨一九二四年五月還舉，左方諸黨大勝而愛國同盟瓦解，哀里歐總理立有「徐雷士入榜德雄」之提案，終於同年八月三日得兩院多數通過，定期施行者，以此；此次徐氏國殯之盛典，雖曰法人「崇功報德，景仰英雄心理之表現，然究其底蘊，實含有政爭之意味，而帶革命之彩色，故觀聽以推著，而不無足資注意者，亦以此。

「徐雷士入榜德雄」，此為近日法國一樁大事。

徐氏係法國南部之達爾納（Tarn）省產，在巴被刺後，仍歸葬於該省省城亞立比坟場中，亞人為築一華麗之石墓，每年七八月之交，法國遠近人士前往弔遊者，不絕於道。此次國會通過哀內閣之提案，將徐氏遺骸超出，移殯於巴黎之榜德雄中，該地人民頗多異議，以為徐氏安葬故鄉，實稱得所，不應「以先賢之遺骸，作政爭之器具」；且有軍官齊哈爾氏（Le colonel Gérard）者，係徐氏生平摯友而親密之同志也，曾在都魯士電

音報（Dépêche de Toulouse）發表一抗議之文，勸社會黨諸同志取消成議，毋擾幽靈，情詞極為哀感（註二），但因計畫已定，均歸無效。

今徐氏遺骸果已於十一月二十三日移入榜德雄矣，先一日，當遺骸由亞比立護送到巴黎，運行運至衆議院中暫行寄厝。

翌晨十時，將遺骸陳置於院前祭台上，以受政府及衆院議長班樂衛暨閣院同人等之祭禮，一時喪樂悠揚，萬民瞻首，備極悲愴。午正，遺骸靈院，向榜德雄進發，計送殯者有共產黨黨員一萬五千人，社會黨黨員二萬人，其他工團、人權會，以及英比匈各國社會黨或人權會代表團等，總共不下五十萬人。沿途觀者，登屋升樹，堵立如城，熱烈之情，咸謂得未曾有。當徐氏遺骸經過時，「徐雷士萬歲」「和平萬歲」「哀里歐萬歲」等聲轟然雷動，響遏雲霄。余在蘇佛廬街並聞有大呼「威爾遜萬歲」者，或係美國學生所作。至加入送殯之一萬五千共產黨，則手執紅旗之綿口唱萬國之歌，間或高呼「戰爭亞八」「普爾遜亞八」「哀里歐亞八」，以作示威，惟沿途警衛頗嚴，秩序甚佳，并無意外衝突之事。（按法文「亞八」と「八」，係表示怨罵之語助詞。）

## 二 徐雷士之家世

徐雷士於一八五九年九月三日誕生於達爾納省之卡斯

脫爾里(Castres)其家居於海克柳沙納街(Le rue Rée-lusane)。老屋中素稱小康名Auguste-Marie-Joseph-Jean徐雷士(Jaurès)者，其姓也；其名冗長，故法人多縮稱約翰徐雷士(Jean Jaurès)。

父名Jean-Henri-Jules，輕躁好新，理想奇越，喜經商而不工心計，每營一業必虧折；於是改業再改再敗，而家業漸落。無何，退老躬耕鄉野間以自娛，卒於一八八二年，享壽約六十許。故論者謂徐雷士之聰明才智所受於乃父之影響者蓋甚少云。母Marie-Adélaïde-Barbaze氏，美而賢，凡家中事無巨細，均由彼主持。信教篤而能躬行，嘗謂「敬天莫外於行善」。其教育徐雷士也，助展其性之所長而遠之於惡，真可謂嚴而有方，稱法蘭西之孟母。徐雷士一生情長心細，意態嫋雅，凡交識稍深者，類能知其得於賢母之調深也。戴三捷(P. Desanges)及梅黎甲(Luc Méring)兩氏，且謂徐母乃「人道最肖妙之縮影」，而徐氏一生之事業即淵源於此。(註1)

### III 幼年時代之徐雷士

徐雷士幼從一老神甫學拉丁文。至一八六九年十月進卡斯脫爾中學時，徐氏年十歲，聰穎冠絕，便已於校課外涉獵羣籍，尤酷愛拉丁及希臘古文，輒熟讀高麗以爲樂。且身體強壯，好勸善笑，每日早晚由家赴校，往返步行二十餘里不以爲苦。

雖然，卡斯脫爾，一僻邑也；卡斯脫爾中學，一素不著名之中學也。若徐雷士果卒業於此，則一旦出校，爲精明飽學之商賈可，爲兵可，爲水手亦可，又安知其必成爲豪傑之士哉？

龍蛇異趣，間不容髮，殆亦有天意存焉。

某日晨，忽有一短身烏頸發音如笛之老人來至講堂中，見徐雷士而奇之，立爲保薦於巴黎聖鬚中學(Collège Sainte-Barbe)並使往大路易高等中學(Lycée Louis-le-Grand)聽課。此何人歟？即大學總視學戴爾都(M. Félix Delcourt)也。戴氏視教育爲神靈之事業，以學校爲通俗之教會(une sorte d'Eglise laïque)，重階級，尚秩序，凡一思想，非有百年之歷史，不加信；其頑固迂執之性，致令人有疑爲復辟黨者，而服膺社會主義，提倡革命之徐雷士偏出於其門，不亦異乎？

聖鬚中學學生，大都巴黎巨家庭子弟，徐氏獨從鄉僻來，衣飾

粗劣，同學爭笑之，而徐氏殊坦然也。

徐氏自幼即留心當世大事，每有所惑，輒反覆詰難於諸教師，諸教師咸贊其精到有特見。至於校課，則過目成誦，時占前列，且性和善而雄於談，遂漸漸為儕輩所愛敬。

一八七八年之杪，徐氏年十九，全國中學生法文會試，得首獎。越數日，復以第一名考入巴黎高等師範，由是渴龍入海，其學問之造就，無以復限矣。

一八八一年，法國當代巨哲柏格遜以第二獲錄於大學教授之試（L'aggregation），直踵其後而與柏氏同膺榮選者，即徐雷士也。俄而被任為亞比立國立中學（Lyce d'Albi）哲學教授；甫及兩載，即升充都魯士大學主講。然徐氏生性仁愛，視人無如己，飢渴如己渴，其寬宏博達之度，斷非一席教師所能盡。於是願為代議士而投入政界之志遂決。

性之所近，殆有天定，斷非人力所能強改。當一八八一年秋，

法國舉行選舉，徐雷士以新進為哲學教授，宜若安分盡職，不復有餘暇從事於政治矣。顧徐氏對於各候補議員之人格政見，向

人民痛加月旦，不畏權勢，人民稍稍知徐雷士名。越旬，法國葡萄

業在都魯士開大會，徐氏到會，對於奧利改良之法，偉論滔滔，聞者折服，而徐雷士之名乃益著。

徐氏之名著而乃母之心碎矣。語云：「知子莫若母。」觀於徐母之反對約翰從政而益信。徐雷士秉性梗直，威武不能屈，其母知之，志行瑰琦，挫難不能阻。其母知之，心情慈勇，仁之所在，雖粉身碎骨有所不恤……其母亦無不知之。徐母知子深而愛子切，故堅不欲徐雷士投入政波，以冒不測。徐氏生平最孝，惟此事終與母意忤。徐氏有叔以海軍提督任參議員，聲望甚重。徐母計畫往謀之，請代勸阻徐雷士勿從政。叔曰：「約翰之從政，猶春鳴之游水也。弟婦不能阻，余何能阻？聽之可耳，幸毋傷。」（註三）

徐雷士遂於一八八五年以四萬八千票當選為參議員。時年二十有六。赴巴之日，其母送之於車站，汽笛一聲，萬輪齊轉，一道如龍之火車，向天邊雲霧間奔馳而去，而徐母乃含涕獨返，惟長跪神龕前，為約翰祈福云……

#### 四 徐雷士之哲學觀念

吾人在論述徐雷士政治思想之前，應將其哲學觀念略為

摘錄；蓋因政治思想每與各人之哲學觀念互相表裏，而徐氏之哲學尤為一生言行之出發點焉。

徐氏既卒業於高等師範，友有以前途方針相叩者，徐氏慨然答曰：「人生與余之間，尚不少重大問題須待解決。……前途方針，諸假時日。」至一八九一年感覺界之實際（*De la Réalité du Monde Sensible*）誕世，而人生與徐氏間之關係乃明。路德、康德、斐希德及黑智爾諸家中德國社會主義之根源（*De primis socialismi germanici lineamentis apud Lutherum, Kant, Fichte et Hegel*）露佈，而徐氏之政治思想遂決。此兩書均係徐氏應試博士之作：一為法文，一用拉丁。除後者係屬考據性質，茲不贅及外，請將徐氏感覺界之實際之說略為紹介於後。

人當青年之際，大都富於樂觀，一若權勢在握，則世間無不可醫之病，無不可除之惡。吾國歷來所謂「有志竟成」「以天下為己任」「將相無種」「此可取而代也」等等，雖志趣高卑，固有不同，然同為樂觀心理之表現則一。迨入世稍深，時與實際相角，初衷既忤，後望頓灰；於是隨着一蹶不振，由樂觀而變為厭世，

與人生貌合神離而成爲天地間之廢物。若此者，比比皆是也。強者，捷足先得，充其極，不過國治民安，垂名史冊，次焉者，榮華爵祿，誇耀一時，於人道究有何補？故吾國自古從政之士，失意則厭世，真知灼見之識，勇往奮進，雖明知其不可爲而不改其樂，如徐雷士者，誠未之多見也。

蓋聞樂觀之義，大別有二：有對於自己前途之樂觀，有對於人道前途之樂觀。對於自己前途之樂觀，必有一定之目的，成則樂止，不成則心灰。對於人道之樂觀，必無一定之目的，成則樂止，不成則事盡。嚴格論之，對於自己之樂觀，乃爲野心之別號，必須對於人道抱有無窮之希望，而死生以之者，方為真正之樂觀。余觀徐雷士樂觀之堅，輒不覺深慨吾國士夫野心之熾也。

徐雷士生平行事，一往無前，不求其同，而前後自合，蓋因富於樂觀之心理而以人道爲依歸，固矣。然吾人思想之悲樂，非生而然也；其所以或悲或樂，或進或守，皆因對於人生之觀念不同，故也。

徐氏以為感覺界中，確有實際，其意蓋謂苟宇宙果有本體

之存在，而非如一般主觀論者 (Les subjectivistes) 之大言，以宇宙全爲吾人知覺之幻影；苟個人果爲宇宙之一份子，則吾人又何以必無導引世界之權，使之隨從於吾人之後乎？姑退一步，言個人之於世界，固滄海一粟不足以喻其小，然既爲滄海中之一粟，則吾人又何以不宜分負應有之責，而與宇宙合奏大成之調乎？吾人之行爲不獨不爲徒勞，而於世界諸和之進行，實有必要之助力。故凡抱消極之思想而以宇宙爲於我何關者，實背生人最淺小之天職，不爲懦夫，即爲懶漢。

試問此等消極之徒，果何所疑而出此耶？四肢五官，饑寒衣食，余知彼輩必不能否認其爲人也。既爲人矣，則在人類中所佔之地位，無論如何微小，固明明彼輩之地位也。徐雷士以爲人者，知也 (L'homme, l'individu, c'est la conscience)。然因宇宙萬象皆反射於吾人良知之中，而吾人遂謂此等反光即爲宇宙，明鏡照影，鏡破則影散，此則大謬之論何也？宇宙者，並存於個人良知之外者也；宇宙本身，亦具有良知；且宇宙之良知，實爲萬物之總體，徐雷士稱之曰：「絕對的良知」 (La conscience absolue)，蓋即上帝 (Dieu) 之意也。無物不生影，凡感覺皆屬

實際 (toute sensation est une vérité)。大千世界，萬類羣生，

而靈魂則一 (L'âme unique)。人不過爲萬類之一，故祇屬全靈之分。由此以言，個人良知，不過爲實際之一部分，又安能有獨立實際之力？「吾人乃天地間無量數物類形體之一，而絕對良知所能分寓於其中者也。」推徐氏之意，此絕對良知既能分寓於人體之中，亦能分寓於他體之內，蝶一蝶，一狗，一木，一石，亦皆有絕對良知分寓其中。動植飛潛，芸芸萬類，其來也有自，何自乎？自乎絕對之良知；其去也同歸，何歸乎？歸乎絕對之良知。徐氏嘗謂和一之需要 (Le besoin d'Unité) 「乃人類思想中最深妙而最高尚之物。」其絕對良知，萬物同靈之說，毋乃爲欲證明此無上之需要而作乎？

是以凡一切原理之說 (Les systèmes métaphysiques)，建築於兩種反對勢力之概念上者，如上帝與撒丁 (Satan 或惡魔)，光明與黑暗等，皆爲徐氏所不許。二元論 (Le dualisme) 「乃產生虐制與恐怖唯一之源泉」，故徐氏又與天主教 (Le catholicisme) 完全脫離而獨立。法國一九〇五年政教分離之

甲立(L'abbé Segal)督拉丁，後竟排擊宗教，不遺餘力。教會中人，相欲得而甘心，想亦非<sup>崔氏</sup>當年所能逆料乎。

世人嘗以精神與物質對稱。<sup>徐氏</sup>獨謂二者皆爲宇宙神靈之要素：『五官之所感觸，固不宜妨害精神上之明悟……然內部之明悟與外方之明悟，實應相混，相因而不可偏重。凡平素所稱爲理想與實際者，祇屬表面上之衝突；吾人宜一視同仁而不可疑慮。此之謂新實際。(La réalité nouvelle)】繫兩翼於物質化抽象爲有形，夢可成真，而思無不現。此<sup>徐氏</sup>特到之想，而其入世之所以勇也。

<sup>徐氏</sup>既不信二元之說，故對於人類之思想，實抱有無窮之信望。「思生於腦，固矣；然腦未嘗不可生於思。在神經系及腦筋系尚未構成之前，必已先有種種之感覺及欲願；故在生命之發展中，知實先於腦。<sup>藍馬克</sup>(Lamarck)謂「需要創造機體」(Le besoin créé l'organe)，良信然也。蓋知有明曉之需要，愈知愈明，愈明愈博，而後腦筋系之構造乃隨之而發展。」<sup>徐氏</sup>之意，以爲人貴求知，則光明自現而人道進。「生活萬端，皆有意義而美麗，非必摘星登月以求意像之光明；意像之光明，實無時不顯

焉於各人心地之中，而唯一之條件祇在於自愛。詩者，莫之謂也。(La poésie, c'est-à-dire la vérité) 世安有有情愛而不能實行者乎？(Toute passion est réalisatrice)】<sup>徐氏</sup>一生樂觀，奮進之年，實基於此。

至於一神教(Le déisme)「牽引實際於一種不可思議之深淵(une sorte d'abîme mystique……)」中，亦爲<sup>徐雷士</sup>所痛斥。蓋設一神以爲教而尊之爲萬物之主宰，是真否認人生之真諦及行爲之勢力。「宇宙非兢兢屹立於萬丈仙穴之旁，日眩頭昏而或能墮入宇宙，即此仙穴之本體也。」此爲<sup>徐氏</sup>所嘗大聲疾呼者。誠因<sup>徐氏</sup>以人生之本身，本爲全美，深思力行，得乎中而感於外，乃爲真正之仁善。生生化化，與萬物常和而人道自立。說者謂<sup>徐氏</sup>之對於人生，「思足以作瑰琦壯麗之夢，而志欲得心應手以行之。」可謂中肯。

<sup>徐氏</sup>又嘗言：「世間無神聖不變之真理；思想自由，乃地球之上最可寶貴而又偉大之物，務宜盡心護持，無論內力外力，教義淫威，均不能加以絲毫之限制，而後人道之探求乃可日新月異，而不息。」

徐氏在致青年書 (Discours à la Jeunesse) 中論一勇字，尤爲精闢絕倫，可作吾人之當頭棒喝。爰節譯數義，以資共勉：

【……無論精神上或身體上，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凡能堅毅忍受而無沮喪之心者，謂之勇。威武在前，饑寒在後，而能信道無惑，守志不阿者，謂之勇。時遇多乖，身世坎坷，而仍能不失其勤奮實行之習者，謂之勇。人事栗鹿，意緒萬端，無論爲工爲商，或耕或讀，凡能就其所近擇業而從者，謂之勇。不厭繁惡瑣不見異思遷，而能精研一業，以求成就，熟練之專家者，謂之勇。凡能明悉特

蓋徐氏乃人類中之建築工人也，榮華富貴，誇耀一時，非其所願。其所願者，乃盡其生命才智以助人道之進化而求萬民之幸福耳。

徐雷士之政治思想，就其活動之趨向言之，約可分爲三期：

(甲) 自一八八五至一八九三年爲第一期；

(乙) 自一八九三至一九〇四年爲第二期；

(丙) 自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四年爲第三期。

以下依次論之。

I (La spécialisation dutravail 或分工) 之原理以求職業之實用，而却能撥冗乘閒，以求精神上之進展而具闊大之眼光者，謂之勇。無論習何職業，凡能既爲實行家，又爲理想家而得

心應手，融會貫通者，謂之勇。……】

## 五 徐雷士之政治思想

當一八八二年時，徐氏致書其同學友沙六蒙氏 (Charles Salmon)，論及「政客」，嘗痛罵不置，並自謂使余爲政，必可稍除此等「卑鄙之野心」(petites ambitions)，誠哉言乎！

徐雷士係於一八八五年在上加羅納省 (Dépt. de la Haute-Garonne) 以共和集會黨 (La concentration républicaine) 候補人之資格，當選爲衆議員。

當此之時，法蘭西第三共和成立未久，一般勝朝遺老，社鼠城狐，大有捲土重來之勢。故國中政爭，大分帝制（或復辟）與共和兩黨。共和黨之中，又分兩派：一爲急進派 (tendance radicale)，克萊孟梭氏 (Clemenceau) 主之；一爲應時派 (tend-

*ance opportuniste*，麥禮氏（Jules Ferry）主之。克氏剛復自用，目無他人；麥氏陰驚寡言，雖皆必報——二人臭味，本積不相能。惟因其時右黨氣焰大張，若一被操勝，不獨黨勢立敗，則其

和國體且將復有搖動之虞，故麥克兩氏祇得暫棄前嫌，以圖共濟，此共和集合之名所由來而徐雷士之所以出於其間也。

時徐氏年二十有六，性剛氣銳，爲共和黨中熱烈份子之一。

唯革命先烈萬二玉（Vergniaud）戴茂林（Desmoulins）唐頓（Danton）諸氏亦無以多過。蓋徐氏初出茅廬，心中惟惴惴然深恐貴族行主及僧侶三神一體之壓制（L'oppressive tri-

nité），復現而人民之自由以失，故亟知一面保障共和，一面促進

社會——社會主義之說，固尙與彼如風馬牛之不相及也。至蓋士特（Guérade）民聲報（Cri du Peuple）中之論文，及與克萊孟梭之爭辯，徐雷士似向未寓目，倘或見之，亦恐視爲「妄人之妄談」（bizarrières de secte）而已。

徐氏初入議院，位於中部之左翼，膽固大而心尚小，終日挺坐冷觀，不出一言。後徐氏政敵有以其出路不正相警諭者，蓋即指此。越數月，徐氏知人民幸福之仇敵匪獨帝政時代三神一體

之壓制已也；雖在共和政治中，亦有莫大之障礙，在黨派。爲何？究有何法以排除之？此念一生，則徐氏社會主義之思想奔騰澎湃，蒸蒸日上，而不可復遏矣。

一八八六年四月八日，徐雷士提出工人養老法之議案，此爲徐氏政治活動破天荒之第一聲。在其提案之理由中，一則曰：「工人受社會上不平等之待遇而日被社會思想之灌輸……」再則曰：「且吾人嘗觀時勢，默察世道，實亦舍社會思想而莫興歸……」終則曰：「度工人之意，且謂工具不久應將歸工人所有。」因儼然集產主義者之口吻矣。

案既提，復越六月不敢置一詞。

直至同年十月二十一日，因縣立初級教育問題，徐雷士始登講壇作第一次演說，各報紛紛贊揚，聲才立著。一八八七年三月八日，徐氏因修改關稅問題，作第二次演說，有「處民主步度之下，惟勞工應受國家之保護」語。翌年，因礦工代表問題，徐氏在第三次演說中，對於法國經濟之組織，遂扼要抨擊，情詞兼暢。

此爲徐雷士充第一屆議員期內之三大演說。昔德謨斯德（Démosthène）年甫三十，闢於西木里（Les Symmories）開

題作第一次演說，其慮事之周，識見之廣，以及對於當時希臘大政之深謀遠慮，雖鬚眉盡皓，精通國是之老人，皆無不耳聆心服，嘆未曾有語云：「不鳴則已，一鳴驚人。」德徐二氏，亦可謂後先輝映者矣。

徐雷士在此三演說中，雖已屢及社會思想之名，然對於社會主義之內容，尚無明澈確定之觀念；故對於「資本之暴力（La puissance brute du capital）」亦尚無廢除之主張，但為工人要求參加於「生產之親密（dans l'intimité de la production）」而已。

一八八五年選舉，徐雷士在卡斯脫爾為一復辟黨人所敗落選，仍回都魯士大學文科教職，兼任電音報編輯，報中所發表之文字，亦與在議會中之趨勢同，漸漸傾向於社會思想。至一八九二年，徐氏在電音報中有社會政策之披露，而其主張乃大明。由是蒼頭崛起，所向風從，而法國思想界乃頓放一異彩焉。

(N) 第一期，此為徐雷士奮鬥最烈之時期。（一八九三至一九〇四）

當一八九二年間，徐雷士思想之演化，可謂已告終止。由熱

烈之共和黨而變為勇毅之社會黨矣。是年，卡爾木 (Carmaux)

礦工大舉罷工。徐雷士力為辯護，深得工人之同情。一八九三年一月二十日，徐氏乃以五千三百十七票對共和黨候補人哀哈立氏 (M. Héral) 四千八百四十三票多數當選。巴黎時報稱

為「社會主義之微勝」。

先是，卡爾木多數礦工以徐雷士在會場演說動稱「諸位先生（Messieurs! ……）」而不稱「公民（Citoyens）」為帶有摶紳派氣，不肯投選。徐氏當場辯釋，引據滔滔，莊誥難出，工人大嘆服，而徐氏卒以多數獲選。法人至今傳為趣談。

前度劉郎重登議席，昔之位於中左者，今已移坐於極左矣。蓋士特 (Jules Guesde)、藍萬格 (Paul Lafargue)、兩氏為法國著名之馬克思門徒，自一八八〇年後，有法國工黨（Parti Ouvrier Français）之組織；至是，徐雷士加入之時，與蓋士特、米勒蘭等四出宣傳，備盡勞瘁，自稱為「社會集合（Concentration socialiste）」，蓋對於賈西米 (Casimir) 等之「反社會集合（Concentration antisocialiste）」而言也。

自是之後，徐雷士在議會中，凡所以制裁資本，保護勞工，批

誣惡法，改良經濟者，無不不辭勞怨，盡力主持。自一八九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一年之間，徐氏發言辯論者共有二十四次之多。

一八九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演說，徐氏謂「共和國體乃社會主義之過階；政府斷不能禁制社會主義而無違犯共和國體之原則。」尤為一時所傳頌。

一八九五年，卡爾木礦工有第二次大罷工之舉。徐雷士與

三數同志特組一罷工委員會以聲助工人，政府及資本家交嘲之。一日，徐氏與其友黎查爾 (Gerault Richard) 同行街中，忽為數憲兵所兜拿，如捕巨盜，卒以行人遮護得免。

柏林一老教授曾捐罷工賑金馬克百枚，寄交徐雷士收，一時報紙流傳，謂徐氏得普王金。一農民在市中說及徐雷士，輒切齒言曰：「何物此僧何以至今不殺也？」徐氏知之，在議會自述其事，略謂：「今之所欲得余而甘心者，未必不即為余所欲解放之人。民意無常，惟風是順時而革命，時而反動，殺人流血，窮犬不寧，每皆為同一民族之所為也。覆舟者水，載舟者亦水，吾人又安能以水能覆舟而遂置之於不問哉？」

「且雖終將被覆，亦復何傷吾人一息尚存，當以實行理想

為唯一之職志，個人之艱險，俗諺之是非，均非所問也。」當時，詞意沉毅，閣座為之肅然。

又一日，某地罷工，聲勢甚烈，軍隊與工人衝突，頗有死傷。或嗾一憲兵放流彈擊徐雷士，憲兵遇徐於一隧道上，從馬上告徐曰：「徐先生……人欲殺先生……盍少避……」徐氏不避，亦卒未被害。

時，大尉德來福士 (Le Capitaine Dreyfus) 坐盜賣軍事圖書下獄，全法輿論如狂。初以事關有產階級內閣，徐雷士及其同黨（工黨或即稱社會黨）諸領首均主嚴守中立，不置一詞。嗣因案屬羅織，黑幕漸明，國中公正之士，咸為德來福士要求覆審。大小說家曹拉氏 (Emile Zola) 「柴究士 “J'accuse”」（按即為德氏辯護而反控其原告人逕陷之意），之聲，如雷霆震怒，正義大伸。徐雷士亦拋棄中立，主持公論，為被告方面二百名證人之一。其在法院中所陳說之證詞，有「逕陷無辜，實於國法人權，並相侵犯」語，檢察官為之動容。

然一八九八年選舉之期將屆，社會黨諸領首如米勒蘭、飛龍亞尼 (Viviani) 等深恐妄干軍案，有違輿情，蓋士特以階級

戰爭，務宜壁壘森嚴，不爲敵方（有產階級）內訌所牽動，倘「連領無產階級於德案之中，是猶孤軍奇出，險惡萬分（une déviation dangereuse）」且既與有產階級之任何一派，有所聯染，則「他日事定，互相妥協，倘人以拋棄階級戰爭相要挾，試問又將有何策以善其後？」故黨中同人均勸徐雷士脫離德案，回復中立。徐氏答稱：「倘德來福士果係無辜而橫被誣陷，則德氏既非軍官，亦非有產者，特一不幸之難民耳；身本清廉而以盜賣軍國之名被放於荒島，其心中之悲傷憂痛，實爲人道中最大之災苦，余辯護德氏，即所以保障人道耳。」至蓋士特為亂階級旗幟之詰難，徐氏引馬克思數言以作苦辯：「吾人社會革命黨也，與無產階級以對抗有產階級；與有產階級以對抗貴族與僧侶。」事有後先而害有輕重，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淆亂於何？徐氏在小共和報（La Petite République）中，連日作文爲德來福士伸洗，集而成書，名曰證據（Les Preuves）。仁人之言，至今讀之，猶凜凜有生氣。

由是，徐雷士漸爲本黨所嫉，而尤與蓋士特一派最不能。而法國社會黨遂從此頓形潰裂，直至一九〇五年始復合而爲

一改稱曰：「社會統一黨（Parti socialiste unifié）」（註四）蓋士特與徐雷士雖政見不同，互成勁敵，然蓋氏對於徐雷士之人格，究亦極爲傾佩。一日，因德來福士案事，蓋氏執徐氏手而語之曰：「徐雷士，吾愛汝，因汝能知而行也。（L'aime suit toujours la pensée。）」

茲將徐雷士蓋士特二人之主張及性格，稍加論述，而別其不同之點，亦研究法國社會主義史一有趣之事也。

法國十九世紀末葉之社會主義，本分三派：

(甲) 馬克思派，蓋士特爲之首，而藍萬格副之；兩氏均爲法國著名之馬克思主義學者；

(乙) 白郎奇派，承其衣鉢者爲萬揚氏 (Vaillant)，勢力頗弱；

(丙) 折衷派（或改革派 Les réformistes），馬龍 (Benoit Malon) 及徐雷士兩氏爲之首，遠紹白路易 (Louis Blanc) 之流風，而與法國之急進黨頗爲相近。

萬揚與蓋士特等併合而成法國社會黨 (Parti socialiste de France)。徐雷士另組法蘭西社會黨 (Parti Socialiste

Français) 以相對抗。蓋士特爲馬克思之正傳；然太拘於字義而失之偏。蓋氏生性執拗，一意既立，則堅持到底，致死靡它。故依蓋氏之意，以爲現代社會之組織，既以資本制度爲基礎而受其毒，則宜認定目標，單刀直入，務以以集產主義 (Le collectivisme) 替代資本主義 (Le capitalisme) 為唯一之正統。此外如排斥宗教 (anticléricalisme) 及對軍國 (antimilitarisme) 等等，蓋氏概視爲「險隉之邪路，舍正路而不由，而與此等小巫鬼，相角逐，實爲徒勞而無功。倘能協心同德，將資本主義一舉而倒之，則所謂宗教所謂軍國以及其他一切蝦兵蟹將皆將隨風而靡，不攻自破。故無產階級務宜抱殺賊擒王之心，作一鼓蕩平之氣，振臂爭先，滅此朝食。苟有就輕避重，消惑軍心者，悉當視爲叛徒，共加聲討。」是以不獨議會中由有產階級所製成之保護勞工等法，爲蓋士特所不屑受；則雖協社 (Les coopératives) 及工團 (Les syndicats) 之建設，亦爲蓋氏所疑忌。但事實上爲增張聲勢計，祇須協社工團加入法國社會黨而受其指揮，則蓋氏亦殊樂與優容。——法人稱之爲蓋士特主義 (Le guesisme)。

至於徐雷士之主張，則與蓋氏完全相反。

徐氏對於蓋士特之主張，不特視爲幼稚，且直謂神經錯亂 (hallucination)。徐氏以爲「國家社會主義」 (Le socialisme d'Etat) 乃實行社會主義必經之過程。」世人嘗視社會主義與自由二物，有如冰炭之不能並存。實屬大誤已極。徐氏以爲「社會主義——無論集產社會主義 (Le socialisme communiste) 或係共產社會主義 (Le socialisme communiste) ——將與自由權——一切自由權——以更大之發展，且社會主義已漸漸成爲自由必要之條件。」蓋士特祇知終日咀罵資本主義而欲加以毀滅，至「自由」二字，實未暇計及。

徐雷士又言：「今之號稱社會主義者，有謂教會不必加以直接之攻擊；攻擊教會最善之方法，莫如推翻資本制度，蓋資本制度乃爲教會之根。有謂科學不必加以直接之宣傳；共產制度既成，則科學必有自然之流播。又有以建議克拉西及人民制憲權等皆不必加以提倡，因產業一日爲資本階級所操縱，則一日無真正之德謹克拉西……

「然余意以爲此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吾人之所以

必須攻擊教會者，正因教會之有其根；吾人之所以必欲宣傳科學者，正因科學之足爲用；吾人之所以提倡德謨克拉西及人民創製權者，正因德謨克拉西及人民創製權等皆足以促資本主義之亡，勢均力敵，旗鼓相當而後戰無不勝，此萬全之策也。」

徐雷士對其所用之方法，曾自下定義云：『複雜而又完密，包羅萬象如實際，有條不紊，亦如實際。（*Méthode d'action complexe, complète, vaste comme la réalité, hiérarchisée comme la réalité.*）』故徐氏凡一切足以改善工人之境遇而協助革命之進行者，無不開誠悅納，並蓄錄收，其實行之手段有三：一曰政權（在議會中提議一切改革之法案），二曰工團，三曰協社。學者稱之爲三角行爲（*La triple action*）。此徐雷士主義（*Le jauresisme*）之大要也。

蓋士特心褊而性急，遇事輒抱悲觀而多病，然却愛名自尊，必欲功自我立。至徐雷士則血充年盛，高掌遠蹠，時存樂觀，而體強又實足以擔大事。此又二者性格之不同也。故徐雷士能收蓋士特之長，而蓋士特則絕不知有自己之短。然實則二者固如輪車之相依而未可以偏廢也。

至徐蓋二人主張之異點，可得結論如下：

蓋氏欲以行爲制服事實，可代表專制及集權之社會主義；徐氏欲就事實安排行爲，可代表聯合及自由之社會主義。

然而世事奇離，變化莫測，革命現象之完成，固不若蓋士特單刀直入之簡捷，亦未如徐雷士兼程並進之輕易。吾國士夫，有以侈談共產爲高者乎？高誠高矣，倘望於實際三致意焉。

一八九八年選舉，徐雷士未獲複選，其受德來福士案之影響，然徐氏長才日展，榮聞大昌，辦報講演，筆舌並用，身跡不列於議席之中而力實及於全國之內矣。

一八九九年，華臺克蘆騷（Waldeck-Rousseau）共和黨合之內閣（Cabinet de concentration républicaine）成，社會

黨人米勒蘭氏出長商部。萬揚蓋士特等聞而大怒，痛加抨擊，而徐雷士獨爲米氏盡力推轂——自德來福士案後，此爲法國社會主義中第二次之大分裂。

萬蓋等反對米勒蘭入閣之理由，約有兩端：華臺先蘆騷內閣中有閣員某將軍者，係一八七一年殺戮巴黎工人之主使人，今以社會黨人與之共事，未免太無體統，一也；且就社會學理之

原則言，決不能以社會黨人而加入有產階級之內閣，二也。

均不可妄行輕試。

徐雷士則謂：「當此之時，國體搖動。苟得一強有力之共和黨內閣出而維護之，以制服跋扈跳梁之軍閥（Les factieux salonnés），則關於閣員之配合，自不妨暫行從權……」法人謂此為徐雷士之合作主義（Le collaborationnisme）。

德國社會黨人柯斯基（Kautsky）曾冷笑詰徐雷士曰：

「君誠欲以今日一官，明日半吏，征服政權耶？」徐氏慨然答曰：「噫！余知資本制度之罪惡，固必與制度之本身同其存亡，而斷非一社會黨人廁身內閣所能掃滅；然倘因米氏不就，華閣不成，則政權必將落於反動派之手，而歷年苦闘所得之進步，不將隨而復失乎？今米氏之入閣，縱不能望其除害，或可保不致加惡。」傷心人別有懷抱，徐氏之見地，蓋不盡在於社會主義也。

徐氏嘗謂欲實行完全之社會主義（Le socialisme intégral）必先實行完全之民主政治（La démocratie intégrale），故得寸進尺，貴在合作。至激烈之手段，徐氏稱之為「最後之正理」（L'ultime raison），即「暴動乃最神聖之義務」（L'insurrection est le plus sacré des devoirs）。非至萬不得已時，

氏志固可嘉而計實近拙，況米勒蘭日後忘恩反噬，尤為無知人之明。當一九〇四年萬國社會黨在亞廉斯德爾登（Amsterdam）舉行大會時，德國代表柏佩立（Bebel）謂「推動米勒蘭入閣，乃徐雷士生平最大污點」，良非虛語。

華臺克萊驥於一九〇二年五月二十日辭職。六月七日，孔特（Combes）內閣成立。孔氏政見，視華氏尤為激烈，而以對待教會為最。法國教育向為教會所把持，迫孔特彷彿國令朝下而教會學校夕閉者凡二千五百家，一時衆論駭然。惟徐雷士極贊揚之。以孔氏之舉，實有合於革命之必要（La nécessité révolutionnaire）。徐氏乃特組左黨代表團（La délégation des gauches）與孔閣行連續之合作。孔閣施政方針，實直接取決於徐氏，此為徐氏勢力最膨脹之時期。當此之時，徐氏若欲貪得權位，易如反掌。顧徐氏乃於翌年（一九〇三）在臺南（Denain）社會黨大會中宣言謂：「……吾人之所以贊助政府者，以政府能真為人民圖福利也；倘政府果心懷回溯而趨取遲疑，則吾人

必將立行反旆而歸於反對黨之席……」以主義爲生命視富貴如浮雲，非如米勒蘭，飛飛亞尼，白理揚輩之朝當權而夕改節，此徐雷士之所以爲難能而可貴也。

在此左黨代表團中，萬揚與蓋士特等所組織之法國社會黨 (Parti Socialiste de France) 獨未加入，不與有產階級合作之原則，實爲該黨不渝之信條。

一九〇二年，徐雷士復當選爲衆議員。翌年，以二百零八票被選爲衆院副議長。徐氏生平素不修邊幅，且提倡革命，反對軍國。照例，議長到位，應服黑套帶白領結，而經過於持槍行禮之兵士前，同事中之諱者，咸以此窘徐氏。屆時，徐氏竟如例白衣白結，向兵士從容答禮而入，不亢不卑，深得博俎交際之體，觀者驚服。法人至今傳爲趣談。

一九〇三年四月，社會黨開大會於波爾多，咸以米勒蘭叛黨，主開革；徐氏愛米氏之才，力爲緩頰，提議責其行事而保其黨籍。卒以一百〇九票對八十九票多數通過。此爲徐雷士保護米勒蘭最後一次。

一九〇四年四月十三，乃徐雷士生平一重要之日子也。徐

氏所創辦之人道報 (L'Humanité) 舊於此日露佈焉。

徐氏向主小共和報筆政，但該報管理權全非已有，於宣傳上究多未便。於是集資辦人道。當初辦時，所有資本，幾全由三教猶太籍之大資本家所籌墊，迨後始由社會黨黨員及各工團各協社等分擔清償。創辦攻擊資本主義之機關報而先借資本家之資本，其事雖小，然徐雷士手段之方便，於此已可概見。

徐氏在人道報中所作之第一文題曰吾人之目的 (Notre but) 謂謂「社會黨之宗旨，在於從事人道之實現」云。

萬國社會黨 (L'Internationale socialiste 或稱第二國際) 第六屆大會於一九〇四年在亞摩斯德爾登（荷蘭）舉行。此次大會議決之結果，不獨徐雷士個人之主張受重大之打擊，實爲法國社會黨演化之關鍵，不獨促成法國社會黨之統一，而實標明世界社會主義之旨趣，故不憚詞煩，略加論述，幸閱者諒之。

徐雷士主合作而蓋士特萬揚極端反對之，已如前述。

此次法蘭西社會黨（徐雷士）之加入亞摩斯德爾登大會，實由法國社會黨領袖蓋萬兩氏代爲報名。蓋萬兩氏一面又

在大會議程中提出國際社會政策規要 (Règles internationales de la politique socialiste) 之議案，以作排擊徐雷士之利器。蓋萬之意，以爲事關萬國方針，勢無二致，徐雷士所領蘭西社會黨或拋棄其合作 (Le collaborationnisme) 之主張，或受國際大會之斥革，或降或逐，二者必居其一。

大會議程，先分各股審查，然後公決。

蓋萬兩氏國際社會政策規要之提案，係屬第五委員會之職權；前任英國首相麥唐納及比利時社會黨首領方臺維爾特 (Vandervelde) 諸氏，均爲當時委員會中重要之份子。

關於國際社會政策之間題，委員中之意見大分爲二：一爲

德國民主社會黨 (La Social-Démocratie) 所主張，略謂「各

國社會黨之有消滅階級戰爭之旗幟，而欲以因陋就簡，合作苟安之手段代正本清源，全盤征服之政策者，概在大會嚴厲懲斥

之列。」法國社會黨 (蓋士特萬揚) 和之一爲方臺維爾特及亞德來 (Ader) 兩氏所主張，略謂：「各國社會黨務宜遵守階級戰爭，征服政權之原則……而無「嚴厲懲斥」之字樣；不答

已往而補救未來，較德國民主社會黨之主張大爲和緩。徐雷士

及麥唐納和之，自八月十四日至十八日，雙方爭論計達四日之久，結果第五委員會共四十人，贊成德國民主社會黨及法國社會黨者計二十七人，不加入表決者十人，而贊成方亞之主張者僅徐雷士、麥唐納等三人而已。徐氏雖竭力辯護，表揚其保障團體之苦心及合作主義之成效，但勢孤和寡，終歸失敗。

翌日（一九〇四年八月十九）委員會將經過情形，報交大

會公決。大會中，除本國之死敵蓋士特萬揚外，並有德國民主社會黨最著名之老將柏佩立在焉。徐雷士不獨不甘屈服，舊案重提，且反守爲攻，勇氣百倍，不復斤斤於合作不合作之爭，而乘虛直搗以全力猛撲德國民主社會黨之本身，亦蓋士特所謂「單刀直入」「殺賊擒王」之計乎？

「試問今日歐洲之所恐懼，世界之所戰慄，和平之所以動搖，工人之所窮苦而一切政治上社會上之所以無偉大之進步者，是否果爲吾人合作主義之惡果乎？吾人之合作，實欲以促進民治，救護自由，保世界之和平而圖人類之進步也；諸君亦知今日之所大患者，不在於法蘭西社會黨之合作而在於民主社會黨政治上之無能 (L'impuissance politique) 乎？」

『德國民主社會黨黨員數百萬而財力如之，誠不可謂不龐然大矣；然試問在議會中究有如何之勢乎？且德國民主社會黨縱能在帝國議會（Le Reichstag）中佔多數之議席，而社會主義終未見能昌行於德國之地者，試問天地間尚更有如此可恥之事乎？凡議會而無統治之實力，而須仰承帝國政府之鼻息者，非莫足以爲巴力門（Le Parlement）也，特一巴力門之倒影耳……（註五）

『今諸君乃欲將國際社會主義之方針，遷就於此奄奄不

振之德國民主社會黨，余個人之主張不足惜，其如天下信望何！』

徐氏演說時，眉飛色舞，聲詞宏壯，方臺維爾特謂爲「獅吼」，其憤慨激昂之狀，已可概想。柏佩立大怒，亦振振作反唇之稽：『推動米勒蘭入閣，乃徐雷士生平最大污點』之言，不覺脫口而出。結果贊成德國民主社會黨之提議者仍居多數，但柏氏宣言對於徐雷士仍主慰留，與同志爭，與其絕而有因，毋寧交而失當。論者許爲知言。故徐氏雖敗而聲望反益重。

此次大會在未議決國際社會政策規要之前，曾有所謂

落，能屈能伸，大丈夫行事不當如是耶！

「統一案」（La motion dite d'unification）之表決，內有：『無論何國，祇有一無產階級，故亦祇能有一社會黨，斷不可驕蚌相持，致授有產階級以漁人之利……』等語，實明指法國社會黨內部之分裂而言。於是比利時社會黨首領方臺維爾特氏乃乘機而起，願作調人，高呼：『日俄現爲敵國，正在廝殺之中，而雙方代表（註六）當能顧全大義，握手言歡。徐雷士與蓋士特之嫌隙，豈更有甚於日俄乎？嗟予蓋兄，嗟予徐弟，願各捐遺舊惡，以促進國際之和平！』

時法蘭西共和政治已漸臻鞏固，此後改革事業，如八時工作，大工業國有及縮短兵役等等萬端千頭，朝不待夕，欲求功效，端賴衆擎，故徐氏「對於社會黨之統一，誠心歎納，無懼無私。」十餘年來鼎立爭持之徐蓋萬三派，至是（一九〇五）乃暫棄前嫌，同歸於好，而改名其黨曰「社會黨」（Parti Socialiste），或曰「社會統一黨」（Parti Socialiste unifié），或又縮稱爲「S. U. I. O.」蓋該黨同時又爲萬國勞動黨之法蘭西分部（Section Française de l'Internationale ouvrière）也。徐雷士光明磊

(丙)第三期(一九〇五至一九一四)此為法國國家主義之反動時期，亦即世界空氣大戰之醞釀時期——此為徐雷士思想變化最激烈之時期，亦即其畢生奮鬥最緊張之時期也。

一九〇六年五月五日，徐雷士在卡爾木復以六千四百二十七票戰勝復辟黨蘇蘭雪氏(*Le marquis de Solages*)之六千一百四十七票當選為衆議員。本屆選舉，社會黨共得議席五十有四，較前屆增多二十一人——而下屆(一九一〇)選舉，又將較本屆增多二十二人，計有七十六人之多，皆徐氏號召之力也。

當此之時，法國勞工運動，最為熱烈，罷工衝突之事，日有所聞，而著名之勞工總同盟(*La 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亦即誕生於其中，所謂勞工總同盟(法人編稱：“C. G. T.”)者，即法國全國工團(*Les syndicats*)及各省工會(*Les Rources du travail*)所聯合而成之大團體也，專以解放勞動界及反對軍國主義(*Le militarisme*)及國家(*L'Etat*)為宗旨，故政府視之如眼中釘，適值素稱「猛虎」之克萊孟梭氏當國，對於勞動界之組織，務用種種手段，橫加破壞；對於各處罷工，則每調動軍隊，恣意殺戮，世稱為「克萊孟梭之虐特」(*La persécution élémenciste*)，或「克萊孟梭主義」(*Le clémentisme*)——而直當其衝，無往而不為勞動界及華人運動最熱烈之辯護人者，則徐雷士也。徐雷士對於勞工總同盟之成立，視為二十世紀之一大發現，素相隔膜或誤會之智識階級及勞動階級，至是乃得一溝通調和之機關——智識階級贈與工胞，以「理想上之貢獻」(*Contribution d'idéalisme*)而勞動階級亦可指示學者以「實行之途程及思想之譲遜」，精神與勢力攜手同行而後前途之偉業乃有厚望。

克萊孟梭向主正義(*La Justice*)報紙(*L'Aurore*)兩報編輯，自三十年以來，嘗居於「拆臺」之地位，迨一旦柄政，面目全非，首則曰：「我統治」，繼則曰：「我作戰」，且稱徐蓋諸人為「子虛」，自稱為「探目」，蓋克氏之內閣，鈎稽機密，虐待工人，實不愧為偵探內閣也。一日，克氏在下院中與急進黨辯難，理窮，克氏憤悻悻然對急進黨諸人言曰：「諸君且來前，與老夫一角勝負！」世人至今以此為怪事。

工，則每調動軍隊，恣意殺戮，世稱為「克萊孟梭之虐特」(*La persécution élémenciste*)，或「克萊孟梭主義」(*Le clémentisme*)——而直當其衝，無往而不為勞動界及華人運動最熱烈之辯護人者，則徐雷士也。徐雷士對於勞工總同盟之成立，視為二十世紀之一大發現，素相隔膜或誤會之智識階級及勞動階級，至是乃得一溝通調和之機關——智識階級贈與工胞，以「理想上之貢獻」(*Contribution d'idéalisme*)而勞動階級亦可指示學者以「實行之途程及思想之譲遜」，精神與勢力攜手同行而後前途之偉業乃有厚望。

徐雷士遇此頑悍之勁敵，其奮鬥之激烈，自不難想像得之。

一九〇九年，克氏去位，繼之者為白理揚，本徐氏舊部也。當白氏在野時，日從徐雷士奔走，作總罷工之宣傳，故有「總罷工主義者」("Le grève généraliste")之稱。既入組閣，長教育，白

氏猶自言：「當以主義與天下共見。」徐雷士嘗語人曰：「人皆謂白理揚變節，余恐失之多疑也。」至是組閣，總國政，白理揚乃竟承克萊孟梭之衣鉢而一無改觀。徐氏乃喟然嘆曰：「否，否，無受此（指政策），或則無他（指白理揚）。」某日晨，徐氏方在人道報編輯所中撰文，忽見白理揚親帶警士多名，強行搜檢，並言：「實在保持治安，雖違法有所不恤。」徐雷士當於翌日在議會中提出質問，卒無效果，然終極力奮鬥不少懈。

不僅此也，徐雷士因比年以來，迭遭挫頓，對於議會中之政治活動，漸起懷疑之心，而傾向於無產階級之直接行動，故對於工團組織，極表同情，主張以同盟罷工工作議會活動之後盾。當一九〇七年時，徐氏曾言：「革命方法，隨時勢而轉移；此後欲解決重大難題，應將競爭、選舉及同盟罷工兩事同時並進，以作最後奮鬥之利器。」迨後（一九一二年），因歐洲危機之四伏，又更直

但「各國無產階級齊起反抗」而不諱，蓋徐氏之思想已隨反動勢力之膨脹而變化，變化維何？曰：由緩和而趨於激烈；由議會行動而趨於直接行動；一言以蔽之：由合作而趨於戰爭，由改革而趨於革命也。

於此有一極可注意而又極饒興味之點：向「主革命主義」（Le révolutionnisme）之蓋士特，至今尙仍困守於純粹的議會行動（Le parlementarisme pur）之中，而向「主應時主義」（L'opportunisme）之徐雷士則已一躍而入於革命之途。蓋一拘學理，一重事實，一守成規，一隨時勢，徐蓋二氏性格之互異，於此更可瞭然也。

初（一九〇三年）當社會黨在臺南舉行大會時，徐雷士即有弭兵之提議，略謂：「吾人處此武裝和平之下，既非實戰，亦無戰，漸起懷疑之心，而傾向於無產階級之直接行動，故對於工團組織，極表同情，主張以同盟罷工工作議會活動之後盾。當一九〇七年時，徐氏曾言：「革命方法，隨時勢而轉移；此後欲解決重大難題，應將競爭、選舉及同盟罷工兩事同時並進，以作最後

謀，喜侵略，素為徐氏所不齒，弭兵之議，蓋亦防微杜漸之意耳。是年，德奧意三角同盟（La triple）成，徐雷士始嘗意友

法之雙科同盟 (la duplice) 而暫保雙方之均勢，蓋因互相頗  
頗無分離而後乃有實行裁減軍備之望……」等語，徐氏之  
意，蓋欲將戰盟化為和約，轉危為安，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耳。法國  
國家主義黨佯作誤解，輿論大譁，而巴黎時報竟直斥徐氏為負  
國，徐氏在小共和報作文取辨，爭持甚久。

徐氏對於歐洲外交情形，甚為熟悉；自二十世紀初年以來，  
西自廉洛哥，中經巴爾幹而東至達達納爾海峽，無不戰機四埋，  
有觸即發，故徐氏竭力排擊武略，提倡裁兵，作和平之護神，為戰  
爭之死敵，雖招當局之忌，受衆論之非，有所不恤，而卒以身殉，說  
者謂徐氏為歐洲大戰之「第一被害者」，良信然也。然徐氏非一  
味苟安而毫無建設之主張者也，其所著新軍 (L'armée nou-  
velle) 一書，關於國防之計畫，民軍之組織，經此次戰爭而益驗，  
雖軍事專家亦莫能非議之者，茲將其書中之大綱，附述於後節。

## 六 徐雷士之著作

徐雷士思，無不知，知無不行，行無不進——蓋乃一思想家，  
實行家，革命家而非純然之著作家也。故除一八九一年所出版

之博士論文：感覺界之實際及德國社會主義之根源兩書外，餘  
皆隨時研究筆錄及論文、演說、提案、宣傳之作而非出於著書立  
說之意，但仍稱之曰「著作」者，求用語上之便利耳。

茲將重要各書開列於後，而繫以辭。（作者並未盡讀，何敢  
以老馬自居，惟閱者志在深研，或可資他山之助。）

(一) 感覺界之實際 (博士論文) 一八九一年初版，一九〇二年再版，巴黎 F. Alcan 書局。

(二) 路德康德斐希德及黑智爾諸家中德國社會主義之  
根源 (博士論文) 原文拉丁，一八九一年在都魯士出版。  
次年，巴黎社會月刊 (Revue socialiste) 印有法文譯本。  
(三) 社會史 (Histoire socialiste) 自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七年，在巴黎陸續發表。

(四) 法蘭西大革命社會史 (Histoire socialist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自一九一〇至一九一四年由巴黎人道報印行新版，共四冊。

(五) 證據係為德來福士案 (Affaire Dreyfus) 在小共和報所發表之論評，於一八九八年由該報印行單本。

(六) 社會研究 (*Etudes socialistes*) 一九〇一年由巴黎 Ollendorff 印行。

(七) 議會演說彙編 (*Discours parlementaires*) 係克蘭黎氏 (Ed. Claris) 所編集第一冊係一八八五年出版，冠有徐雷士自作社會主義及急進主義序文一篇現由巴黎 Rieder et Cie 轉印新版不日露布。

(八) 徐雷士辯論 (*Débats Jaurès*)

(九) 軍隊改組草案 (*Proposition de loi sur la reorganisation de l'armée*) 見一九一〇年政府公報。(十) 新軍部隊改組草案 於一九一一年由人道報印行第11版。(註一)

(十一) 選舉 (*Pages choisies*) 冠有戴立捷及梅黎甲兩君導言一編一九一一年在巴黎 F. Rieder et Cie 書局出版。

(十二) 社會組織 (*Organisation socialiste*)。

此外徐氏所著小冊不下三十餘種，如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 (*Patriotisme et Internationalisme*)、社會主義與民族 (*Socialisme et Nationalisme*)、藝術與社會主義 (*L'art et le socialisme*)、歷史理想論 (*L'idéalisme de l'histoire*)、社會主義與祖國 (*Le socialisme et la Patrie*)、社會主義與國際主義 (*Socialisme et Internationalisme*) 等均其尤

農民 (*Socialisme et Paysans*)、美術與社會主義 (*L'art et le socialisme*)、歷史理想論 (*L'idéalisme de l'histoire*)、社會主義與祖國 (*Le socialisme et la Patrie*)、社會主義與國際主義 (*Socialisme et Internationalisme*) 等均其尤著者也。

上述第(十一)種社會組織，係自一八九五年起在社會月刊中發表，與都魯士電音報中所發表之論文互相摻合而成。『心田十之集產主義的社會』究將在何等條件之下可望實現？此實為徐雷士所念念不忘之問題。關於此點，徐氏書有劃分兩部研究之表示：一部研究各種可以達到社會主義之改革方案，一部描寫社會革命成功後之組織情形。新軍部隊第一部分改革軍制之草案也，繼新軍之後者，本尚有新外交 (*La Diplomatie Nouvelle*) 之計畫，惜乎橫遭非命，未底於成。至第二部分關於描寫新社會之情形，除社會月刊中之三數殘篇外，竟已無復存者。

當一九〇七年八月，萬國社會黨在斯多得牙爾 (Stettin) 舉行大會時，徐雷士遂有吾人『應將政治勢力、議會勢力、

及無產階級之直接勢力用之於反對軍國主義。若欲單恃議會行動為唯一之武器，則此後恐無復一事可成矣」之宣言。至蓋士特則仍頑守不化，凡一切反軍國運動，概為蓋氏所不許，蓋其意以為苟一旦社會黨征服政權，在議會中佔絕對多數，則可將軍隊一筆勾銷，又何須此時作枝枝節節之反對。與蓋氏之主張完全相反而趨於極端者，有著名激烈派之哀爾微氏（Gustave Hervé），哀氏提議「應請各國人民凡遇政府下宣戰之令，則應立起反抗，實行軍事罷工（La grève militaire）」。徐雷士於此兩種極端反對之主張中，力求一折衷之辦法而圖實效。畧謂：「無論何國政府，苟欲實施軍事上之侵略，則斷不能無將被侵畧之與國，及將被驅擣之工界；其時相手方之與國及侵略國之工界，均有申明大義，宣告獨立之責，而萬國勞動界亦應立起響應，以作聲援；至社會黨實行單主自衛而反對軍國主義最簡善之策，莫如解除有產階級軍械而武裝勞動界以實行民兵之原則。」

徐氏此次提議，其最要主旨，端在結論，而新軍一書，則全根據此點，以發揮者也。誠以民兵之制既行，則實際上與解除有產

階級武裝無異；勞動階級果經武裝，則征服政權，自如探囊取物。有產階級之所以終始拒絕民兵制者，非真以民兵無戰鬪上之價值也；特恐實權旁落，則自身優勝之形勢亦必將隨而喪失耳。至一九一〇年，徐氏始將軍事上之主張撰成軍隊改組草案，印行專本而定名新軍。考其原名，本稱「國防與國際和平（La Défense nationale et la Paix internationale）」。徐氏之意，以為人性一日未臻於盡善盡美之境，則兵不可一日不備；然各國咸尊重和平而剷除侵略之野心，則固可千日不用也。——國際和平與國家防務二者本可相兼而並存，此徐氏「武裝國家（Nation armée）」之說也。

徐氏之「武裝國家」與戰前各列強之「武裝和平（Paix armée）」何以異乎？曰：武裝和平以保持均勢為宗旨。甲國軍備多於乙國，則乙國必盡力擴充以求躋於平等之列，而丙丁各國亦如之；是以一國增加，則全國增加，調致限於財力增無可增而後已。軍費太充則均勢斷難永保，此歐戰之所以一觸即發而不可遏止也。至武裝國家則以捍衛治安為宗旨，軍備之增減，一以國內之需要為轉移。況武裝國家必以實行民兵制度為先決之

條件，就地徵練，全國皆兵，一旦國有大患，無不負干戈以衛桑梓，其奮勇敢死之氣，以視今日之強制徵兵(*Service obligatoire*)，當有過之而無不及。

徐氏以為處現行軍制之下，介於命令者與受命令者——軍官與兵士——之間，實有一種「精神上之離婚」(Divorce moral)。倘果實行民兵，則軍官與兵士同屬一鄉之民，利害攸同，則自易諒解。故各種特設之軍官學校均應一律撤銷，而以高等軍事教育附設專科於各大學之中。至軍事學生之經費，可由各工團及各協社等酌行分擔，以示不受有產階級之豢養。由此所造成之軍官，不獨具有相當普通之智識，且無日不與「流動之實際」(La réalité inouvrante)相接觸，而富於高尚忠廉之情感。

至於軍營中之教練，亦為徐雷士所不滿。以為：「營房祇可作為訓練兵卒之預備學校。」

茲將徐氏軍事主張之結論摘譯如下：

一廢除徵兵制，將現有營房改充就地民兵數月基本教育訓練之用，就全國情形通盤計畫，組成嚴整之師團，在各地分期

集合，嚴加演習，務使全法人民有組織，受訓練，合編制，以地段為永久之單位，而就地徵集。

徐氏書中對於各方駁論，無不預行釋辨，雖軍事專家無以難之。社會黨中之精通軍事者，實以徐氏為首屈一指；至其引據之豐富，見識之廣遠，尤非閉門造車之徒所可望其項背。徐氏有密友齊哈爾大尉者，為法陸軍界中傑出之士，徐雷士軍事主張，實得齊氏之助為多云。

法國陸軍總長諾雷將軍(Général Nollet)現在衆議院陸軍股有改組軍隊之提議，其大綱與徐氏主張頗多相近之點；但試行之期尚須在一九二六年後。見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四日報。

徐雷士行文一如行事，信筆直書，一成不顧。故其手跡之模糊致令閱者無從認辨。當徐氏主小共和政時，專設一校正人為之謄稿。社會史一書係徐氏一氣呵成，毫無間輞，審覈即以之印行今本，殊覺輕率。新軍潮翻雲湧，尤多先知之言；但總觀全書，幾有半數出於題義。此非徐氏之好為潦草，實其性使然也。既往不咎，且亦殊無餘暇以追咎往事。一日，其友哈蒲國爾氏(Ch

Rapport) 以一將付印行之演詞請徐氏校閱，徐氏怫然答曰：「舊事重提，爲余生平所最痛惡。」

又徐氏極愛農作，嘗言：「余乃一開通之農夫耳。」

也。」商人卒如價買之，蓋其價亦實非昂也。

## 七 徐雷士軼聞種種

自來中外偉人，當少年時，每多放蕩不羈，有種種遺聞逸事，爲後人所樂稱道。惟徐氏幼承母訓，謹厚異常，雖一字之微足以使之面紅耳赤，不知所措。且家素康，又無衣食憂，稍壯，愛本地某氏女，後成眷屬，亦平平無足述。故徐氏間有軼聞，亦不落尋常窠臼——風流貧苦。此其所以可紀乎？

(一) 當徐氏肄業卡斯脫爾中學時，嘗往城中國書館查閱古籍，手攜鉛筆一條，隨閱隨記。閱畢出館，輒棄方所筆記者於書桌上；館中人以其遺落也，每持交徐氏囑其收藏。徐氏曰：「謝先生好意，但余隨閱隨記，記畢則永不復忘，又安用此故紙爲？」

(二) 徐氏既入巴黎高等師範，暑假回里，嘗代母負麥稷赴四市求售。一八八〇年八月二十三日，曾由家貽某學友書自述其事，有云：「商僧蠱詬，余輒直揭其奸，令無狡諉：『余不知商君（指商僧）言殊不了了，儘說余麥腐壞，夫何偶？非如余價不售

胡來特 (Déroulède) 其人者，貽書徐氏，內言：『吾法自有史以來，未有如閣下（指徐雷士）之滅良寡恥者，身爲德國之走狗，而卒不能得德人之歡（指徐與柏佩立爭論事）。』徐雷士得函，立信二證人持刺與臺胡來特約決闘，在北蘆海 (Belhore) 與杭蓬野 (Hendaye) 間一私人園場內舉行。據證人報告，雙方所發兩彈，均未命中云。

(六) 克萊孟梭爲徐雷士生平勁敵，但兩人亦頗晤面。某晚，克萊孟梭津津自道其在震旦報所發表之一長篇論文，徐雷士適在座，頗露不加意狀。克氏忽言曰：

——徐雷士乃閱報中之最草率而旁聽中之最輕慢者。

——余固知此乃「克郎童姆 (Grand homme)」也！

徐氏不怒，亦不笑，但徐問：

——於旁聽者，君無非欲其靜聽？……於閱報者，君又將何

(法文格郎童姆 (Grand homme) 卽偉人之意。德人讀音不佳，作克郎童姆，法人至今傳為美談，亦趣事也。)

求耶？

——求其記憶……

——然則，僕固閱報中之最專誠者也。

徐氏言畢微哂，乃隨口誦震旦報克氏所作長文，頓挫抑揚，不落一字。克氏為之驚嘆不置。

(七) 一日，徐雷士與數友訪德國大詩人哥德氏 (Goethe) 故居。時值春令，德法人士前往遊覽者甚衆。徐氏應友請，參用德法兩國語對衆演說德國十八、十九兩世紀文學，一灑滔滔，聞者莫不敬佩。當遊謁時，徐氏又將哥德遺蹟一一解釋，引據精詳。看守德人乃向徐友之後行者懇問曰：

——此君何許人？

徐友告之曰：

——法蘭西衆議院議員約翰徐雷士也。

德人乃頷首以目，作領解狀曰：

總觀上述，可知徐雷士愛和平，重正義，求仁得仁，雖致殺身碎骨而無怨，不獨法國之光，抑亦人道之榮也。至其思想之偉大，識見之廣遠，正心誠意，知無不行，曠觀古今，實未多覩。宜乎法人之愛戴如神 (Demi-Dieu)，而有此次國殯之盛典，以表其哀感之忱也。雖然，徐氏生平，最尚儉樸，死後虛榮，何關幽冥？惟身死十載，血戰五年，千里爲墟，積屍成嶽，再逾五年，而法人始稍稍有厭棄武力，愛護和平之覺悟；以移葬先烈遺骸於榜德雄，作思潮週轉之表徵（註入：人道高標，從此又近一步，此則徐氏在天之靈，所可掩鬚微笑者耳）。

然此次移葬徐雷士遺骸於榜德雄一事，實為左方諸黨所主動而哀里歐內閣所提議。至右方諸黨則袖手冷觀，不願贊成，亦不敢反對；而法人之參加送殯者竟乃如此踴躍，為空前所未

有且徐氏遣該陳置榜德羅中廳二日至十一月二十六始行入  
竈此二日中法國男女老幼之前往致弔者朝夕不絕又不下數  
十萬人可見法國今夏政潮等於革命徵諸此次人民之心理而  
益信（註九）所望法國諸左黨及現閣哀里歐氏本徐氏仁愛奮  
勇之精神以促人類和平之進步則又匪特法國之幸亦世界之  
福也。

或者曰：

——欲謀人類之和平必先求國家之安寧今吾國戰亂相  
尋生民塗炭正苦無統一長治之道而先生乃曉曉然以人道人  
類相標榜毋乃失近而圖遠大言而無當乎？

余曰否吾國地大人衆幾等全歐洲各國之戰爭實無異  
吾國各黨之內爭也故徐雷士所發之言每多爲吾人所欲言之  
意以言個人則安分重業勇於實行以言救國則創練民兵推翻  
軍閥——統一長治之道立已處世之方又烏見其失近而無當  
者此余之所以不憚詞費而草是文以就正大雅矯頤與邦人君  
子共勉之耳。

註一 見一九二四年十月解放月刊第一五四頁。

註二 見第三捷，標麥申合著徐雷士生平第六頁。

註三 同上第十頁。

註四 參照本誌第二十一卷第十三期兩左黨之法國選舉及各政黨之策略。

註五 時德國尚爲帝國。

註六 日代表爲 Katsuyama 戰代表爲 Plekhanov

註七 此書聞中文已有譯本譯者姓名及出版地址均未詳。

註八 法國左黨各報稱此爲「象徵行為（Geste symbolique）」蓋指聯繫之意本不在酒也。

註九 右系譜奧萊自由報（La Liberte）主筆羅登捷氏（M. Pierre Teitlinger）曾於十一月二十五日在下院提出質問謂「當共產黨人達成時大肆『廢除亞八』『革命萬歲』等怪誕之聲何以政府毫不干涉」又傳聞「當日陸軍總長諾雷因共產黨人之呵斥有惶遽感究竟有無其事如果屬實政府應如何辦理」均無非一片荒謬之辭於事實毫無根據但雷士在議會中精淺小慎耳。

**沙利文之糖菓點心**

製法講究所以能清潔  
配置得宜所以能適口  
隨製隨銷所以能新鮮  
食物而具此三種優點其佳可知

• 南京路三十六號 沙利文謹告

**士博林古國德眼鏡公司**

號五十四西江路京南海上  
Zytstra Bldg.

用最近科學方法驗光配以式樣最新之鏡片價目自六元至十八元所有最新之眼架最佳之美國玻璃感在其內一切工料適用耐久願負保用之責

力護愛

Dr. Med. B. Paukstat

寶克司博士爲德國著名醫生善治百病而於眼病一科尤爲擅長凡眼膜結粒及其他一切眼病可以包醫醫費銀十二兩不論時日之長短以醫愈爲止近年中國眼病日多已過半數務須注意

地址 上海南京路江西路角 Zytstra Bldg. 十四十五號

(意注)

**人生三件事之一**

△「衣」「食」「住」是人生不可缺的一事；今且談談食品吧：

△食品的第一要素：就是要合於衛生，且有益身體的。

△根據這個原則：那麼冠生園著名的美味「豬皮燒各種果子」能銷開胃消食，生津止渴。「果汁牛乳」、「慈汁牛乳」滋養健胃，充飢下酒；還有各種精美「餅子」、「糖果」、「饅頭」、「西點」、「品味」，廣東特產等；不但原料挑選最合衛生，而且送禮款客第一的食品呢！

總發行所上海九欽地冠生園有限公司啓  
南京路三十六號  
支店天津法界馬家口  
漢口後城馬路  
分銷處各埠商店均有代售

商  
標  
凡士林  
黃油膏萬應之珍品



刀傷火灼  
腫痛喉痛  
傷風咳嗽  
皮膚各症  
小兒胎毒  
家家宜備

將此商標剪下  
寄至本公司并  
附郵票二分當  
即回寄凡士林  
牌黃油膏樣品  
一份

凡士林  
Vaseline  
PETROLEUM JELLY  
谷寶士

售出有均店貨廣洋及房藥大處各  
製監家獨司公寶士且約紐國美  
號二路東廣海上行分國中

司公寶士且

在裝置時稍費一些裝費  
日後可省許多修費  
所以

凡有裝置熱水管衛生用具及自來水管等應請  
駕臨上海江西路六九號(電話中央七三號)上海  
自來水公司裝設部接洽定能滿意經用

一切工程均願擔保



## 甲子大戰後全國軍隊之調查

何西亞

### 丙 各省省軍國軍之分佈形勢（續）

#### 十四 廣東省

粵省軍隊之多，與川省相伯仲；統計孫文、陳炯明、林俊廷、鄧本殷諸部，無慮二十萬衆。茲分述之：

（一）孫文所部  
王三珩 第三師師長兼第五旅旅長

楊民 第三師第六旅旅長

李文極 第一獨立旅旅長

華封治 警衛聯隊司令

（二）滇軍  
楊希閔 漢軍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又兼聯軍全軍總指揮  
趙成樸 第一師師長

胡思舜

第三軍軍長兼第五師師長

黃輝祖

獨立旅旅長

楊青圃

第四師第七旅旅長（第四師長王汝爲降陳）

魯深平

第二軍軍長

（炳明）

羅定標

第五師第十旅旅長

謝國光

第三軍軍長

胡思清

第六師師長

譚道源

第三師師長兼第五旅旅長

李根灝

第七師第十一旅旅長

成光耀

第三師第六旅旅長

溫繼盛

第七師第十三旅旅長

吳劍學

第四軍軍長兼第四師師長

蔡丙寅

第七師第十四旅旅長

吳家銓

第四師第七旅旅長

何克夫

第七師第一獨立旅旅長

楊博烈

第四師第八旅旅長

譚延闥

湘軍總司令

陳嘉祐

第五軍軍長

宋鶴庚

第一軍軍長

陳宙

第八師第十五旅旅長

方鼎英

第一師師長兼第一旅旅長

張以祥

第八師第十六旅旅長

汪瑞

第一師第二旅旅長

岳森

總司令直隸警備隊衛隊

張輝瓈

第九師師長

廖家棟

湘軍第一縱隊隊長

朱耀華

第一旅旅長

李贛珩

湘軍第二縱隊隊長

王誠

第七師第十三旅旅長

陳方度

第四路湘軍司令

蔣隆芬

第五路湘軍司令

唐支廣

第六路湘軍司令

康文樂

團長

程澤

有兵千餘徘徊湘粵邊境

許濟  
第二軍第三師第五旅旅長

莫雄

第二軍第四師第七旅旅長

張民達

第二軍第四師第八旅旅長

馮軼妻

第一獨立團團長

陸瑞榮

第二獨立團團長

吳鐵城

粵軍第一路司令

吳澤理

粵軍第二路司令

梁士鋒

粵軍第三路司令

鄧炯

第六師第十二旅旅長

鄧剛

江門警備隊

李福林

暫編第一統領

朱世科  
第三軍軍長

余定中

第五師第九旅旅長

陳又山

第五師第十旅旅長

李羣

第六師第十一旅旅長

李兆楠

獨立梯隊長

陳得平

東路討賊軍總司令兼第二軍軍長

許崇智

南路討賊軍總司令兼第二軍軍長

黃相 粵軍第十一路司令

朱廣勝 輿軍第四支隊司令

張國楨 第四軍軍長

梁若谷 第七師第十三旅旅長

楊錦龍 第一獨立旅旅長

陳策 海防司令

林若時 江防司令

(六) 桂軍

劉震寰 桂軍總司令

韋冠英 第一師師長

王達才 第一師第一旅旅長

曾玉珠 第一師第二旅旅長

嚴兆豐 第二師師長

熊鴻 第二師第三旅旅長

覃德 第二師第四旅旅長

黎鼎鑑 第三師師長兼第五旅旅長

胡迪鏞 第三師第六旅旅長

伍鍊瑞 第四師師長兼第七旅旅長

陳肇英 第四師第八旅旅長

葉楚藩 第一獨立旅旅長

陸蘭培 第二獨立旅旅長

李海雲 第十三獨立旅旅長

馮偉助 獨立炮兵團團長

朱培德 第一軍軍長 (滇軍)

王均 漢軍第一師師長兼第二旅旅長

顧德恆 第一師第一旅旅長

黃明堂 第二軍軍長 (粵軍)

盧師諦 第三軍軍長 本人不在粵 (輔軍)

饒勳 第一旅旅長

王天佐 第二旅旅長

明德恆 第二旅旅長

梁鴻楷 第四軍軍長 (粵軍)

李濟深 第一師師長

卓仁機	第一師第一旅旅長	李長江	警衛團團長
陳濟棠	第一師第二旅旅長	李憩	第一團團長
梁振楷	獨立第一旅旅長	黃承乾	第二團團長
張振武	獨立第四旅旅長	何光夫	第三支隊隊長
周子貞	第二師師長兼第三旅旅長	梁冠三	第二路軍司令
陳熙和	第二師第四旅旅長	劉琨	第二梯團團長
鄭潤奇	第三師師長	(丑) 陳炯明部	
李雄偉	第三師第五旅旅長	陳炯明	潮梅粵軍總司令
張祖榮	第三師第六旅旅長	林虎	潮梅粵軍總指揮兼第一軍軍長
劉玉山	第七軍軍長兼第二師師長 桂軍	洪光麟	潮梅粵軍副指揮
徐頤平	第二師第三旅旅長	葉舉	潮梅粵軍各路總指揮
龍小鳳	第二師第四旅旅長	黃大偉	有兵千人 在閩邊
覃沛霖	第九團團長	賴世璜	有兵三千人 在贛邊
韓鳳珠	第十團團長	第一軍軍長	林虎 約有一萬五千人
何成濬	有兵二千人 閩南失敗即歸粵	黃任寰	第一師師長
(八) 賴軍		林子雲	第二師師長
李明揚	賴軍總司令	黃業興	第三師師長

羅獻祥	鄧桂生	第三師師長
楊秉爲	第十師師長	
王定華	劉志達	獨立旅旅長
陳紹鵬	李春芳	獨立團團長
覃貴一	第四軍軍長	約有六千人
王倫	麥勝芳	獨立團團長
王汝爲	黃福芝	第十二師師長
王得慶	胡漢卿	師長
第二軍軍長	劉志陸	紀澤波
黎生	洪光康	師長
蔡振中	李少如	旅長
張化如	第五軍軍長	韓略
王偉	林毅	約有一萬一千人
鍾景榮	林國光	旅長
第三軍軍長	陳修齡	第十一師師長
賀瑞庭	吳柏	警備司令
李雲復	練演雄	警備遊擊司令
第二師師長		

粵軍

第一支隊司令

馬允平

第二支隊司令

第六軍軍長

楊坤如 約有六千人

騎鳳翔

第三旅旅長

鍾子廷

第四旅旅長

李祥

第五旅旅長

李克成

第六旅旅長

葉柏賓

第七旅旅長

葉子光

第八旅旅長

右表計分六軍，號稱十六師，十三旅，三團，又警備隊若干營，但實數不過五萬八千人，然亦可驚矣。

(寅) 廣南軍隊

廣南者，粵之欽廉高雷等八屬之地也。論地則屬粵，論勢則

有時屬粵，有時屬桂。今之佔有該地者，一爲林俊廷，一爲鄧本殷，林雖廣西派，但傾向孫（孫文任爲欽廉善後督辦），鄧則純粹陳炯明派也。（陳委鄧爲八屬粵軍總指揮）茲將林鄧雙方之

實力據我所知者列表如下：

（二）林部

申葆藩

有兵千餘人

蘇廷有

有兵約一千人

蒙仁潘

有兵約一千人

陳先覺

有兵千餘人

盧得洋

兵不滿千

黃志桓

有兵五千人

劉文華

有兵五千人

鄧承蓀

有兵三千人

由上表觀之，鄧之兵力較林爲勝，蓋林自退出廣西後，精粹喪失殆盡故也。

十五 廣西省

桂省軍隊，頗形龐雜，有沈鴻英之兵，有李宗仁之兵，有黃紹雄之兵，有陸榮廷之舊部，合而計之，約共有七萬人。茲爲列表如下：

沈鴻英 定桂討賊聯軍總司令（中央陸軍第十七師師長）

陳春光 沈部桂軍第一師師長

鄧瑞徵 沈部桂軍第二師師長

鄧右文 沈部桂軍第三師師長

沈榮光

旅長

何才傑

旅長

沈恩孚

旅長

沈健飛

旅長

謝瑞光

旅長

陸雲高

旅長

馮葆初

旅長

張希栻

旅長

韓彩鳳 師長 舊爲陸榮廷部 今降沈

黃日高 旅長 舊爲陸榮廷部 今降沈

李宗仁 廣西綏靖處督辦 有兵一萬三千人

胡宗鐸 廣西鎮南各屬善後處長 有兵二千人

黃紹雄 廣西綏靖處會辦 有兵一萬人

楊恩強 師長

鍾明階 夏威 師長

蔡振雲 兵不滿千

任銑民 兵不滿千

譚浩明 有兵一團

譚浩清 有兵二營

譚浩澄 有兵三營

譚占榮 有兵五營

譚仲達 有兵三營

陸福祥 有兵四團

黃虎 有兵三營

陳恩光 有兵四營

李子勉 有兵一營

黃昭武 有兵三營

十六 豐南省

濱唐(繼堯)自民國十一年春回漢後，對於軍隊，頗事擴充；

其步兵之編制，皆以團為單位，現已編就者計有三十二團。此外尚有工兵兩旅，砲兵一旅，騎兵一團，而游擊，保商，警備等隊還不與焉。列表如下：

蔡祖德	步兵第一團團長	楊濟演	步兵第十五團團長
袁昌榮	步兵第二團團長	馬鑑	步兵第十六團團長
盧漢	步兵第三團團長	孫渡	步兵第十七團團長
毛鴻翔	步兵第四團團長	管肇英	步兵第十八團團長
何世雄	步兵第五團團長	李荷生	步兵第十九團團長
張鳳春	步兵第六團團長	林鳳山	步兵第二十團團長
楊占元	步兵第七團團長	楊友棠	步兵第二十一團團長
張得勝	步兵第八團團長	皮中和	步兵第二十二團團長
王開明	步兵第九團團長	錢秉貞	步兵第二十三團團長
督自誠	步兵第十團團長	景士奎	步兵第二十四團團長
紀學忠	步兵第十一團團長	李文明	步兵第二十五團團長
徐守忠	步兵第十二團團長	劉正倫	步兵第二十六團團長
薛之標	步兵第十三團團長	田鍾儀	步兵第二十七團團長
郭玉鸞	步兵第十四團團長	禹發起	步兵第二十八團團長
		唐繼麟	步兵第二十九團團長
		鍾德宣	步兵第三十團團長
		朱旭	步兵第三十一團團長

巴懷耀	步兵第三十二團團長	向文甲	有兵九營 駩黔東
毛蘭階	工兵第一旅旅長	莫昌蒲	有兵四營 駐黔清鎮
莫漢模	工兵第二旅旅長	廖司令	有兵三營 駐黔西
黃玉廷	砲兵旅旅長	陳虛谷	有兵十營 駩黔東
陳長民	騎兵團團長	劉如濶	有兵三營 駩興義
右表步工炮騎四兵共三十九團，約六萬人，又加游擊、警備、保商等隊，與憲兵、水警等營，共約八萬人。	劉建吾	有兵七營 駩貴陽	
十七 贛州會	易曉嵐	有兵六團 駩大定畢節	
黔省自被唐繼堯之勢力侵入後，軍權全入其弟繼虞之手。	劉敦吾	有兵十五營 駱黔西	
統計該省現有軍隊，僅正式陸軍一項，已有一百四十營之多。惟該省現有軍隊，僅正式陸軍一項，已有一百四十營之多。惟	十八 四川會	川省軍隊之多，甲於全國。以派別言，則有劉存厚派、劉湘派、	
該省現有軍隊，僅正式陸軍一項，已有一百四十營之多。惟		劉成勳派、袁祖銘派、（袁雖黔軍，但所部盡在川中）熊克武派	
該省現有軍隊，僅正式陸軍一項，已有一百四十營之多。惟		（熊已率部入湘，另詳湘省）等等；以兵額言，合國軍、省軍、邊軍	
唐繼虞	有兵十五營 唐爲唐繼堯之弟，駐貴陽	三者共有二十八師，三十七旅又十餘團。（熊克武部不在內，惟	
劉顯世	有兵二十營 駐貴陽	袁祖銘部雖係黔軍，因就食川中，故亦列入。無慮二十五萬人，	
吳學顯	有兵三十營 駐黔北	亦可驚駭聽聞矣。茲爲便利統計起見，特分國軍、省軍、邊軍、袁祖	
胡若愚	有兵十營 駐黔西大定	銘軍四項，依次列表如左：	
張翼	有兵七營 駱黔北		

楊森	第十六師師長	駐成都	楊春芳	同上	第四師師長	駐瀘州
王正鈞	第十六師三十一旅旅長		何光烈	同上	第五師師長	駐順慶
王瓊緒	第十六師三十二旅旅長		魏楷	同上	第六師師長	駐梁山
李鎔	十六師騎兵團團長		陳能芳	同上	第七師師長	駐壁山
吳行光	十六師砲兵團團長		陳洪範	同上	第八師師長	駐嘉屬
田頴堯	第二十一師師長	駐瀘川	劉文輝	同上	第九師師長	駐綿屬新都
唐廷牧	第二十二師師長	駐重慶	劉眷春	同上	第十師師長	駐遂寧
鄧錫侯	第三十師師長	駐重慶	段榮琮	同上	第十一師師長	駐重慶
陳國棟	第三十一師師長	駐遂寧	朱召南	同上	第十二師師長	駐萬縣
唐式遵	第三十二師師長	駐萬縣	郭汝棟	同上	暫編四川陸軍第一混成旅旅長	駐萬縣
潘文華	第三十三師師長	駐萬縣	何金鑑	同上	第二混成旅旅長	駐涪陵
袁祖銘	第三十四師師長	駐重慶 <small>(黔軍詳另條)</small>	白駒	同上	第三混成旅旅長	駐樂至
孫震	第二十七混成旅旅長	駐涪江	包曉雨	同上	第四混成旅旅長	駐安岳
(丑) 省軍			黃毓英	同上	第五混成旅旅長	未詳
李家鉅	暫編四川陸軍第一師師長	駐安岳樂至	羅澤洲	同上	第六混成旅旅長	駐慶安
李樹助	同上	駐長壽忠州	甘澤震	同上	第七混成旅旅長	未詳
陳鼎助	同上	第三師師長	包治卿	同上	第八混成旅旅長	駐安岳

蔣紹曾	同上	第九混成旅旅長	駐樂至	黃隱	全川江防軍總司令	駐重慶有兵一旅
陳蘭亭	同上	第十混成旅旅長	駐重慶	楊銳	川南邊防軍總司令	駐成都有兵一旅
賴心輝	四川邊防軍總司令兼邊防軍第一師師長			楊國楨	北川警備軍總司令	駐重慶有兵一團
	駐內江			張邦本	川西屯殖軍總司令	駐簡陽有兵一團
劉成助	四川邊防督辦	率以下所部	駐雅安漢源榮	楊漢城	二軍騎兵團團長	
	徑一帶			雷忠厚	二軍警備隊第二團團長	
藍世鑑	劉部第四師師長			孫兆鸞	川邊鎮守使	以下邊軍均駐川邊
張成孝	劉部第十一師師長			孫涵	邊軍第一混成旅旅長	
劉國孝	劉部第一混成旅旅長			張光典	邊軍第二混成旅旅長	
藍文彬	同上第七混成旅旅長			羊清泉	軍邊第三混成旅旅長	
鄭世鍾	同上第八混成旅旅長			賀次璜	邊軍第四混成旅旅長	
陳毓嵩	三軍第二縱隊司令	駐成都		蘇華洲	邊軍第五混成旅旅長	
朱召南	川東清鄉軍總司令	卽第十二師師長		馬烈	邊軍第六混成旅旅長	
譚達	川南清鄉軍總司令	駐成都有兵一旅		楊芳林	步兵第一二團團長	
向康衢	川西清鄉軍總司令	駐江油綿陽有兵一旅一團		劉樹強	步兵第五團團長	
袁彬	川北清鄉軍總司令	駐武勝有兵一團餘		鄧連富	步兵第六團團長	
彭光烈	成屬清鄉軍總司令	駐樂至有兵一團				

范錫光	步兵第七團團長
朱光彩	砲兵團團長
張利深	騎兵第一團團長
曉鳳翔	同上第二團團長
張本仁	邊軍後方警備司令

(卯) 袁祖銘軍

袁祖銘自去春援川成功後，即積極擴張實力，預備回黔；現計其所部軍隊，共分六師十二旅之衆，約四萬餘人，茲為列表如

周西成	袁部黔軍第三師師長 駩赤水
李桑	袁部黔軍第一混成旅旅長 駩涪州
杜灝	袁部黔軍第二混成旅旅長 駩重慶
張藩	袁部黔軍第三混成旅旅長 駩壁山
吳國樑	袁部黔軍第四混成旅旅長 駩壁山
穆琅洲	袁部黔軍第五混成旅旅長 駩合江
楊其昌	袁部黔軍第六混成旅旅長 駩南川
吳傳心	袁部黔軍第七混成旅旅長 駩涪州
何璧輝	袁部黔軍第八混成旅旅長 駩重慶
毛光煥	袁部黔軍第九混成旅旅長 駩赤水
猶國材	袁部黔軍第十混成旅旅長 駩赤水
呂鹿	袁部黔軍師長 駩綦江
劉輔卿	同上 駩壁山
王慶芳	劉部旅長
楊繼湘	同上

袁祖銘	中央陸軍第三十四師師長 駩重慶
井純慶	參謀長
馬明亮	第三十四師第六十七旅旅長
劉端寰	同上 第六十八旅旅長
王天培	袁部黔軍第一師師長 駩合江江津
魏金榮	第三旅旅長
王天錫	第四旅旅長
彭漢章	袁部黔軍第二師師長 駩涪州
	十九 甘肅省

甘肅省以地理上之關係，歷屆政變，皆未嘗以一兵一卒參與內戰。此次獨胡孫在京主和，全國響應，甘督陸洪濤亦通電贊助之，及吳佩孚回豫，胡景翼率兵南下，兩軍相持於黃河彰德之間，金戈鐵馬，全豫騷然。陝西劉鎮華調大軍出潼關東下，而陸洪濤亦調涼州鎮守使馬廷勸與平涼鎮守使張兆鉗二人率師出關東，似已不持前此封關自固不問中原之故態矣。然馬張二人迄未深入汴洛，參加軍事，故軍隊亦無所損，全省兵額皆得保持其原狀。甘省軍隊，據去秋之調查，除督軍陸洪濤所部二十餘營外，其他八鎮守使各擁本軍，多者數十營，少亦四五營，茲特列表於左：

姓 名	官 職	營 數	兵 總
陸洪濤	甘肅督軍	二十餘營	一萬人
馬鴻賓	寧夏鎮守使	十餘營	六千人
馬 勝	甘州鎮守使	五營	二千餘人
馬廷勸	涼州鎮守使	八營	四千人
張兆鉗	平涼鎮守使	二十營	一萬人
裴建準	河西鎮守使	四營	二千餘人

右表列統軍者九，而兵額共有一百一十餘營，約計五六萬人；陝西之貧瘠，供億如許大軍，無怪軍需浩繁，百政廢弛矣。

### 二十 新疆省

新疆地僻塞西，道途遙遠，山河阻塞，交通不便，故一切情形，皆與中原相隔閡，蓋勢使然也。記者調查該省軍隊，備感困難，由於此，雖留心各處報章，然迄一無所得。今本篇結束在即，立將付梓，不得已權將十一年之調查表排入，聊備一頁，或勝於不著一字者矣。表如次：

姓 名	官 職	營 數	兵 總
蔣松林	新疆暫編陸軍第二混成旅旅長	同上	第二混成旅旅長
楊得勝	伊犁步兵團二團	伊犁騎兵團一團	伊犁砲兵營一營
			衛隊營五營

巡防營

二十五營

新軍

七營

警備隊

二營

噶什噶爾提督署

有兵十營

阿爾泰

有兵三營

塔爾巴哈台

有兵二營

外蒙古

據外蒙駐俄丹會對俄人言，外蒙現有兵額約五萬三

## 二十一 附錄

(續)

千人，今後尚欲增兵四萬，使足十萬。此為去冬之事。

西藏 據西藏喇嘛班禪額爾德尼之徒洛桑向甘陝當道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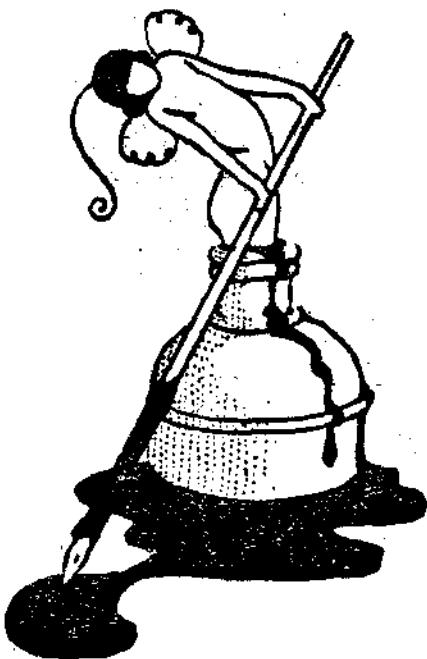
謂全藏兵額現下不過三萬餘人，蓋英兵在藏勢力甚大也。

以上所列二十一表，全國軍隊略備於此矣。約而計之，有二百十個師，又一百八十個旅，而憲兵，警備隊，水警，巡防營以及種種非正式之陸軍，尙未列入焉。嗚呼！中國軍隊如毛，豈虛語哉！

## 比文壇的作家選舉

從子

比利時某雜誌近出題曰“La Revue Belge de la Renaissance de l'Occident”要求讀者選舉近世最偉大的作家。結果計全數三十人，比人凡爾哈令 (Emile Verhaeren) 以一七一五票當選為第一。第二是去年新卒的法文豪佛朗士，得一四二二票。第三仍係比人梅特林克，得一一四三票。西班牙作家伊本納茲，第六，得七〇一票。杜特 (Léon Daudet) 得六一七票。鮑爾摩 (Paul Bourget) 得六〇四票為第七第八。羅曼羅蘭得五〇三票，列第十。波爾多 (Henri Bordeaux) 得三〇五票，列十九。意大利作家巴丕尼 (Giovanni Pascoli) 得票最少，次三十一。法文豪勃雷士 (Barres) 主唱法蘭西國家主義，似不懶於比人者，所得較巴丕尼僅多一票，列三十人云。



## 中國歷史上氣候之變遷

竺可楨

去歲初冬，美國耶魯大學教授亨丁敦（E. Huntington）

自澳洲返國，途次南京，演講於東南大學史地學會，題為新疆之地理。其大旨謂新疆人民之生活習慣，完全受氣候之支配，即昔日西域諸國之盛衰，莫不視乎天時為轉移。於是進而謂我國歷史上五胡亂華、元代滅宋、滿清入關，莫不由於受氣候上之刺激而發動。蓋蒙古一帶雨量不豐，居民稀少，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苟運年荒歉，則人民受饑寒之逼迫，勢必铤而走險，四出劫掠，甚至奪人之國，據為己有。是故宋明兩代社稷之所以覆沒者，推其原，莫不由於滿蒙中亞一帶氣候之變遷有以使之。

也云云。

驥視之，亨丁敦氏之說似乏事實上之根據，不足以徵信。但亨丁敦為美國地學界之巨子，著述等身，足跡遍天下，且曾兩度至我國新疆，實地考察，新疆氣候之時有變遷，雨量之忽增忽減，據氏調查，事跡昭然，證據確鑿，非臆想揣度之可比擬。其所舉事實，具詳亞洲之脈息（Pulse of Asia）一書中。依氏二十餘年來研究之結果，謂世界人類之文化，完全受氣候之支配。舉凡羅馬希臘之盛衰，突厥之侵歐洲，中央亞美利加印第安人文化之忽起忽落，以及英德日美法諸國目前之所以稱雄於

世界者，莫不可以氣候上之事實解釋之。（註二）此等理論，雖未

得地學家公共之承認，但亦頗得一部份之信仰，如英之白羅克（C. E. P. Brooks），同堪狄那維亞之彼得升（O. Pettersson），美之達克勒（A. E. Douglass），其尤著者也。

歐美歷史上氣候之變遷，暫不具論。苟新疆一帶之雨量，二千年以來，時有更變——在兩漢時期，雨量較為充足，自東晉（第四世紀）以迄唐代，雨量驟減，至北宋（十世紀）及元代末葉（十四世紀）雨量又略增進，在南宋（十一世紀）及明代中葉（十五世紀）天氣又復亢旱，如亨丁敦氏所云：則我國本部地處比鄰，當不無連帶之影響。自兩漢以來，我國史籍，汗牛充棟，若亨丁敦氏之說為不謬，則其間當不無蛛絲馬跡之可尋。本篇之作，即思證明亨丁敦氏之說，是否與中國歷史上之事實相符合，抑

為訛。如海內兵連禍結，則雖有災異，人亦遑卽。即謬大多數之報告為事實，欲明氣候之是否變遷，亦尚有困難之點，試分述之。  
(1) 災害之程度不同。史籍所載，或則僅言大雨大旱，為統計之可言，則欲研究氣候之更變與否，實為極困難之問題。但時甚暫，或則時亘數月，甚至銀孽載途，家人相食，二者不能併為雨旱災荒，嚴寒酷暑，屢見史籍，此等現象，與雨量溫度有密切之關係。雖不能如溫度表，量雨計之精確，要亦足以知一代旱潦溫

寒之一斑也。

欲為歷代各省雨災旱災詳盡之統計，則必搜集各省各縣之志書，羅致各種通史與斷代史，將各書中雨災旱災之記述，一表而出之而後可。但欲依此計畫進行，則為事浩繁，茲為求簡捷起見，明代以前，根據圖書集成（註三），清代根據九朝東華錄，上自成湯十有八祀（西曆紀元前一七六六年），下迄光緒二十六年（西曆一九〇〇年），依民國行省區域，將上述二書所載雨災旱災次數，分別為表。其間惟咸豐東華錄因一時不能羅致，故此十一年間雨災旱災次數暫付缺如。

凡為良好之統計，必須有精確之數目。我國歷史上旱災與雨災報告之是否可靠，實成問題。如農夫欲遠禦免，則不妨報警為訛。如海內兵連禍結，則雖有災異，人亦遑卽。即謬大多數之報告為事實，欲明氣候之是否變遷，亦尚有困難之點，試分述之。  
(1) 灾害之程度不同。史籍所載，或則僅言大雨大旱，為統計之可言，則欲研究氣候之更變與否，實為極困難之問題。但時甚暫，或則時亘數月，甚至銀孽載途，家人相食，二者不能併為雨旱災荒，嚴寒酷暑，屢見史籍，此等現象，與雨量溫度有密切之關係。雖不能如溫度表，量雨計之精確，要亦足以知一代旱潦溫

一州一郡雨災或賄汎濫全國，或則山洪暴雨影響僅及數縣此其不可相提並列也明矣，若視同一律，則失輕重之分。

(三)各省人口多寡交通便利之不同。凡交通便利人口較多之處，略有潦旱，即登奏牘。若荒郊僻地，人口稀少之處，則非大旱大水，不以上聞。是故歷代建都之省，其雨災與旱災之次數，均遠較他省為多。如第一二兩表所示，在東漢以河南為最，唐代以陝西為最，南宋以浙江為最是也。至明清兩代始破此例。蓋以長江下游諸省為賦稅糧食之所自出，故國家之垂注，亦不亞於首都所在之直隸也。

(四)各朝記載詳略之不同。歷史上各種事實，大抵年代愈久遠，則記載愈略。雨災旱災之記錄，兩漢以前甚少，歷漢晉六朝至唐而漸多，至明清兩代而更多。故各代旱潦之數實難互相比較。

(五)水利興廢之不同。雨旱災荒，固多由於天時，但亦視水利之興廢如何。昔劉繼莊曾謂：我國西北，自兩漢以來之所以多旱潦者，由於剝石雲擾，以訖金元，水利廢弛，由以致之云云。(註四)且直魯蘇豫諸省之水災，則又視乎黃河所取之道而定。

自東漢明帝遣王景修汴堤，於是河復故道，由東北入海。自東漢迄唐，河不為患。自宋仁宗時，河決澶州，北流斷絕，河遂南徙。迨明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始全入於淮，自此蘇皖多事。治成豐五年，河決銅瓦箱，復奪大清河入海，而直魯兩省受禍又劇。(註五)此等變遷，雖足以增減各省水災之數，而與雨量無甚關係。

以上五點，固足使雨災旱災統計之比較，發生困難。但二十四史中所記之災害，苟非虛報，必有足述。至於災區大小之不同，則本篇所列諸表，均以省為單位。如災區甚廣，則同一旱災或雨災，並見於諸省之下。若災區限於一省，則在表中僅見諸該省。如此則災區大小不同者，在表中亦自有別。(三)(四)兩點，雨災與旱災應受同等之影響。如因首都所在之地，見聞較詳；或因年代較近，紀錄較多，則雨災與旱災之數，應照同一比例增加。至於潦旱之多寡，固有賴於水利，但其最要原因，尚在天時。苟天氣亢旱，雖以今日工程智識之發達，亦不能施其技。反之，洪水汎濫，人力之補救，亦祇限於一定程度之下。民國九年，北方雨量僅及平均百分之五十，而直魯豫晉陝五省大旱。民國十一年夏季，蘇豫滻長江下游，而蘇省大水。此特最近之例耳。且水利興，溝洫通，固

足以避免水災，但同時亦可以減少旱災之數。圖書集成中水災與雨災分別，（註六）凡水災之由於海嘯河決而不直接由於霖雨者，則不列入雨災中。惟東華錄中，雨災與水災常併為一談，非引徵各省志各縣志，不足以證明其為霖雨所成之水災，抑係江河決口之水災也。表中關於清代水災，均行列入，故各朝之旱災均多於雨災，而清代則不然，職是之故也。

由是觀之，水利之興廢，記錄之詳略，交通之便利與否，對於一代雨災與旱災之數目，應有同類之應響。苟在一時期內，一區域之旱災數驟增，而雨災數反形銳減，則若無充足之理由，足以證明其數目之不精確，即足為該地在該時期內雨量減少之證。反之，若一時期內之旱災數低減，而雨災數增加，則又足為該地雨量增加之證也。

下列第一表與第二表，以朝代為單位。因各朝時間修短不同，故除列各朝雨災旱災之總數外，另開一行為每百年中旱災與雨災之數，使各代之數目，可以互相比較。兩表中所可注意之點，為（一）除明清兩代而外，凡首都所在之省份，其雨災與旱災之數均遠出他省之上。（二）時代愈近，則雨災與旱災愈多。（三）

我國本部各省在清代除廣西而外，雨災均多於旱災。而明代則除雲南而外，旱災均多於雨災。以上三點其理由已於上節述及，茲不贅。（四）元代黃河流域六省，自直隸山東以迄陝西甘肅，其雨災與旱災，不特遠過南宋之數，且超出明代各省雨旱災之數（山西之雨災除外），足為元代北方水利廢弛之證，而知劉繼莊之言為不誤也。（五）黃河流域下游四省，在南宋時水災均較北宋五代為少，而旱災則除河南（首都所在之省）外，均較五代北宋為多。此殆足為南宋時黃河流域雨量減少之證，而與亨丁敦氏在新疆調查之結果相符合者也。

第三表與第四表，以世紀為單位，以便與歐美之紀錄相比較。自西曆紀元前八世紀起以至十九世紀末葉，西曆紀元前雨災與旱災之紀錄，為數甚少，且地點祇限於山東河南數省，似無價值之可言。西曆紀元以後，紀錄漸多，其間可注意之點如下：（一）第四世紀（西曆紀元後三百年至四百年）旱災之數驟增，而雨災之數則驟減。當時旱災雖較三世紀與五世紀為多，而雨災則反較三世紀與五世紀為少。如謂西晉以來，中原淪陷，天下鼎湧，史家無暇顧及災異，則何以自晉成帝咸康二年（西曆三百三

十六年，迄劉宋文帝元嘉二十年（西曆四百四十三年）一

|浙江

三

十四

百零八年中，竟無一雨災之記錄，而旱災則達四十一之多，豈非第四世紀時天氣有乾旱之趨勢乎？

除第四紀而外，雨災之特別少者為十五世紀。在明代鼎盛

之時，雨災之發見，史家似不應置若罔聞。而同時旱災之次數，則無同樣之減退。至十六世紀，旱災之數為各世紀冠，而雨災之數

則與十三世紀不相上下。是殆足為明代雨災較少而旱災較多

之證，而尤以長江流域為甚。茲特將十五世紀長江流域各省雨旱災之數，列為表如左以便分析。

#### 十五世紀長江流域雨災旱災表

省份	雨災數	旱災數
四川	一	二
湖北	十五	九
湖南	○	二
江西	○	三
安徽	○	三
江蘇	三	三

自來旱災之數，雖平均較雨災為多，然除四世紀而外，其相  
差懸殊，未有若十五世紀長江流域之顯著者。然則亨丁敦氏謂  
雨災旱災之紀錄似甚可信也。

當南宋時，黃河流域雨災特少而旱災特多，已於上節述及。  
但依第三表與第四表，則十二世紀時，旱災總數反較十一世紀  
與十三世紀為少，而水旱則反較前後兩世紀增多，似當時雨量  
有增加之趨勢。南宋占十二世紀之大部份，與前說不無相矛盾。  
然我國幅員所包甚廣，南北各方之雨量未必同時增進或同時  
減退。苟為詳細之分析，則知南宋時代，黃河流域雨量雖減退，而  
長江流域之雨量則反見增加。何以言之？凡一時代雨災與旱災  
數目之比例之大小，足以知該時代雨量之增進或減退。今試以  
東晉迄明代各省雨災與旱災之比例（即以各省水災之數為  
南宋時代各該省雨災與旱災之比例（即以各省水災之數為  
一以求旱災之比例），則知黃河流域各省，除陝西而外，其比例  
均較標準為大，而長江流域則均較標準為小。如下表所示，豈非

足以見南宋時代長江流域雨量有增進而黃河流域則反減退乎？

南宋時代各省雨災與旱災之比例表（以雨災為一計算）

省份  
直隸  
山東  
山西  
河南  
陝西  
湖北  
江西  
安徽  
江蘇  
浙江

旱	雨
災	災
比例	自晉迄明平均比例

$\frac{8}{0}$  10.0 2.3

1.5 1.0 1.0

0.8 1.4 1.7 1.1 1.0 1.3 4.0

1.8 1.6 2.0 1.4 4.5 1.6 1.1 2.6

1.5 1.0 1.0

1.8 1.6 2.0 1.4 4.5 1.6 1.1 2.6

1.5 1.0 1.0

0.8 1.4 1.7 1.1 1.0 1.3 4.0

1.5 1.0 1.0

0.8 1.4 1.7 1.1 1.0 1.3 4.0

1.5 1.0 1.0

0.8 1.4 1.7 1.1 1.0 1.3 4.0

1.5 1.0 1.0

0.8 1.4 1.7 1.1 1.0 1.3 4.0

1.5 1.0 1.0

0.8 1.4 1.7 1.1 1.0 1.3 4.0

1.5 1.0 1.0

0.8 1.4 1.7 1.1 1.0 1.3 4.0

1.5 1.0 1.0

0.8 1.4 1.7 1.1 1.0 1.3 4.0

1.5 1.0 1.0

0.8 1.4 1.7 1.1 1.0 1.3 4.0

1.5 1.0 1.0

0.8 1.4 1.7 1.1 1.0 1.3 4.0

1.5 1.0 1.0

0.8 1.4 1.7 1.1 1.0 1.3 4.0

1.5 1.0 1.0

0.8 1.4 1.7 1.1 1.0 1.3 4.0

1.5 1.0 1.0

0.8 1.4 1.7 1.1 1.0 1.3 4.0

1.5 1.0 1.0

0.8 1.4 1.7 1.1 1.0 1.3 4.0

1.5 1.0 1.0

0.8 1.4 1.7 1.1 1.0 1.3 4.0

1.5 1.0 1.0

0.8 1.4 1.7 1.1 1.0 1.3 4.0

1.5 1.0 1.0

0.8 1.4 1.7 1.1 1.0 1.3 4.0

1.5 1.0 1.0

0.8 1.4 1.7 1.1 1.0 1.3 4.0

1.5 1.0 1.0

0.8 1.4 1.7 1.1 1.0 1.3 4.0

1.5 1.0 1.0

0.8 1.4 1.7 1.1 1.0 1.3 4.0

1.5 1.0 1.0

0.8 1.4 1.7 1.1 1.0 1.3 4.0

1.5 1.0 1.0

0.8 1.4 1.7 1.1 1.0 1.3 4.0

1.5 1.0 1.0

0.8 1.4 1.7 1.1 1.0 1.3 4.0

1.5 1.0 1.0

0.8 1.4 1.7 1.1 1.0 1.3 4.0

1.5 1.0 1.0

0.8 1.4 1.7 1.1 1.0 1.3 4.0

1.5 1.0 1.0

0.8 1.4 1.7 1.1 1.0 1.3 4.0

1.5 1.0 1.0

0.8 1.4 1.7 1.1 1.0 1.3 4.0

1.5 1.0 1.0

0.8 1.4 1.7 1.1 1.0 1.3 4.0

1.5 1.0 1.0

0.8 1.4 1.7 1.1 1.0 1.3 4.0

1.5 1.0 1.0

0.8 1.4 1.7 1.1 1.0 1.3 4.0

1.5 1.0 1.0

0.8 1.4 1.7 1.1 1.0 1.3 4.0

1.5 1.0 1.0

0.8 1.4 1.7 1.1 1.0 1.3 4.0

1.5 1.0 1.0

0.8 1.4 1.7 1.1 1.0 1.3 4.0

1.5 1.0 1.0

0.8 1.4 1.7 1.1 1.0 1.3 4.0

1.5 1.0 1.0

0.8 1.4 1.7 1.1 1.0 1.3 4.0

1.5 1.0 1.0

0.8 1.4 1.7 1.1 1.0 1.3 4.0

1.5 1.0 1.0

0.8 1.4 1.7 1.1 1.0 1.3 4.0

1.5 1.0 1.0

0.8 1.4 1.7 1.1 1.0 1.3 4.0

1.5 1.0 1.0

0.8 1.4 1.7 1.1 1.0 1.3 4.0

1.5 1.0 1.0

0.8 1.4 1.7 1.1 1.0 1.3 4.0

1.5 1.0 1.0

0.8 1.4 1.7 1.1 1.0 1.3 4.0

1.5 1.0 1.0

0.8 1.4 1.7 1.1 1.0 1.3 4.0

1.5 1.0 1.0

0.8 1.4 1.7 1.1 1.0 1.3 4.0

1.5 1.0 1.0

0.8 1.4 1.7 1.1 1.0 1.3 4.0

1.5 1.0 1.0

0.8 1.4 1.7 1.1 1.0 1.3 4.0

1.5 1.0 1.0

0.8 1.4 1.7 1.1 1.0 1.3 4.0

1.5 1.0 1.0

0.8 1.4 1.7 1.1 1.0 1.3 4.0

1.5 1.0 1.0

0.8 1.4 1.7 1.1 1.0 1.3 4.0

1.5 1.0 1.0

0.8 1.4 1.7 1.1 1.0 1.3 4.0

1.5 1.0 1.0

0.8 1.4 1.7 1.1 1.0 1.3 4.0

(註七) 依華葛氏之研究，則謂世界各處雨量，可分為兩類：或則依日中黑子之數增加而增進，或則因黑子之數增加而雨量反形減少。如朝鮮南滿及黃河下游屬於第二類，而長江下游則屬於第一類。(註八)

日中黑子之記載，世界各國中以我國為最早。依二十四史中各代所記有黑子之年數，列為表如下：(註九)

我國歷史上各代紀有日中黑子年數表

第四世紀

17

第五世紀

2

第六世紀

7

第七世紀

0

第八世紀

0

第九世紀

8

第十世紀

1

十一世紀

3

十二世紀

16

十三世紀

6

十四世紀

9

十五世紀

0

十六世紀

2

據上表以觀，則知南宋一朝，日中黑子之多，為晉代證明之統計，而知時所常有。前印度氣象局局長華葛氏，會搜集世界各處近百年來之雨量，而著為一文，題為日中黑子與世界之雨量。

(註十) 亦承認十二世紀為歷史上日中黑子發現最多之時期。若

參以華葛氏雨量與黑子關係之說，益足以知南宋長江流域雨量增加，而黃河流域雨量減少之說為不誤也。

日中黑子之性質如何，現時科學家尙聚訟紛紜，而無定論。但經美國天文學家紐康白（Newcomb）（註十）及德國地學家區奔（Köppen）二氏之研究，（註十一）日中黑子之多寡，與地球  
上溫度有密切之關係，已成科學家之定論。凡日中黑子多，則地面溫度低降，黑子少，則地面溫度增高。（註十二）苟南宋時代，日中黑子特別增多，則當時溫度似應特別低減，試以徵諸我國歷史  
上之記載。

我國歷史上雖無溫度之記載，但降霜飛雪之遲早草木開花結果之時期，在在皆足以見氣候之溫寒。昔劉繼莊嘗就南北諸方，以桃李開花之先後，考其氣候，以覩天地相應之變遷，惜也其書不傳。但以桃李開花為標準，不若以初霜初雪或終霜終雪為標準之精確。同一地點，一歲中桃李開花時間之先後，常可以有旬日之差。而初霜初雪實可以表示空氣溫度之達冰點也。但欲為精確之比較，亦殊非易易。因必須知當時霜雪之日期與地點，然後始能作比較，而歷史上於二者往往略而不詳也。

南宋建都武林於杭州之霜雪，所紀特詳，且均有年月甲子。計自高宗紹興元年（西曆一二三一年）起，乾理宗景定五年（西曆一二六四年）止，一百三十四年間，在宋史共有四十九次春雪之記載，其日期可以確定。為與近代春雪日期比較起見，將陰曆甲子依南京教士黃君所著中西紀年合表（註十三）改為陽曆月日，則知在南宋時，杭州入春降雪時期，較現時晚而且久也。

凡氣候愈冷，則春季最後降雪期亦愈晚。依近來之調查，則知春季平均終雪日期，在長春為陽曆四月二十，奉天為四月九日，天津為三月二十三日至閩粵諸省，則雖在嚴冬，亦不常見雪。（註十四）自前清光緒三十一年，至民國三年十年間，杭州平均終雪日期為二月二十三。而此十年中，最晚終雪日期則為三月十五。但依南宋時之記載，京師四十次春雪中，其日期在二月二十三以後者有三十七次，而超過三月十五者亦有二十一次之多。苟將當時紀錄分每十年為一組，將一百三十年分為十三組，則除兩組而外，其最晚終雪期，均在三月十五日以後。各組之平均，則為四月一日，與南京最晚終雪期不相上下。（與杭垣同時期十年間南京最後終雪期為四月三日。）如謂光緒末年至民國

初元，天氣溫和或降雪特少，則試取同治十二年至光緒二十八年間上海之記載，而知此三十年間上海最晚終雪，亦僅為四月。

四日（註十五）若僅僅一二次之紀錄，固不足憑。但南宋先後共有四十次之紀錄，而日期均若是其晚，則必非偶然。殆當時春初之溫度，較現時為低。至於相差若干，雖不能確定，但依其最晚終雪日期，因以與南京上海之溫度相較，則可推知約低攝氏一度之譜。

最晚終雪之延遲，不特可以證明溫度之低，而且可以表示當時風暴之途徑。在長江流域一帶，冬春雪之多少，視乎風暴之途徑而定。如風暴由長江流域入海，則風來自北，溫度低而多雪。如風暴掠黃河流域以入海，則風來自南，溫度高而無雪。南宋時

昔奧人白路克納（Brückner）（註十七）曾搜集歐洲歷史關於冬季天氣嚴寒之記載，及各代葡萄收穫之時期，自九世紀以迄十八世紀，列為一表，而斷定十二十三兩世紀，歐洲溫度較低，而十五世紀之溫度則較高。茲將我國歷史上所載奇冷之年份，如記有風雪大寒或隕霜殺稼等者，自唐初以迄明末，列為表（註十八），以與白氏之表相比較。

#### 歷史上各世紀冬季奇冷之年數表

世紀	冬 天 奇 冷 年 數		日中黑子數
	中國	歐洲	
第九世紀	十九	十一	八
第十世紀	十一	十一	一
十一世紀	十六	十六	三
十二世紀	二十四	二十五	十六
十三世紀	二十五	二十六	六
十四世紀	三十五	二十四	九

杭垣春季多雪，則風暴南行之徵也。依美國氣象學家顧爾謀（Kulmee）之研究（註十六），則知美國風暴之途徑，視日中黑子多寡而不同。日中黑子多，則風暴趨向美國南部（北緯三十度左右）。黑子少，則風暴趨向北方（北緯四十度左右）。南宋時代為日中黑子最盛之時，則風暴之趨向長江流域宜也。在同一地理狀況之下，風暴愈多，則雨量亦愈多。南渡而後，風暴若競

由長江流域以入海，則長江流域必將因之以多雨而使長江流域之雨災增多也。

十五世紀 十 二十 ○

十六世紀 十四 二十四 二

由上表，足知我國歷史上氣候之差異，與歐洲如出一轍。自十二世紀至十四世紀，冬季似較嚴寒，至十五世紀，冬季之天氣似較溫和。是又足與南宋降雪之記錄，互相印證者也。

由是觀之，我國歷史上之記載，似足以證明東晉與明代中葉，旱災特別增多。南宋時代，黃河流域雖亢旱，而長江流域則時有風暴雨雪豐盛。以溫度而論，南宋及元似較低，而明代中葉則較高，與日中黑子之數成一反比。此實與亨丁敦氏新疆氣候變遷之說相爲表裏，而知氣候之並非固定矣。

第一表 中國歷代各省水災分布表

朝代	西漢	東漢	南晉六朝	唐	五代北宋	南宋	元	明	清
西曆紀元 B.C. A.D.	106—1	205—1	226—1	61—1	903—1	1127—1	1279—1	1368—1	1644—1
書分 次數	總數 年數								
董 韓	三	二	一	0.3	6	3.2	2.5	1.6	1.8
山 東	四	一.七	五	1.4	五	1.7	三	1.5	1.5
山 西	一	0.9	一	0.3	二	0.4	一	0.4	0.7
山 西	二	0.7	三	2.0	四	2.0	三	1.7	1.0

近來美國達克勒氏 (Douglas) 發明以松柏類年輪之厚薄，定往昔雨量之多寡（註十九）蓋在雨量不豐之處，松柏類年環之厚薄，與雨量之豐歉成正比例。歐美森林葱鬱之處，蒼老之松柏，有壽逾四千載者。達氏數年來於德意志、法國及美國西部各處，搜集古松，截而驗之，則歐美近二千年雨量之增減，不難按圖索驥也。據達氏研究之結果，謂自西曆四世紀以後，雨量驟減，至十世紀末，雨量稍有增進，然越五十年而又減，以至十二世紀末葉，至十四世紀初期，雨量又復加增，但洎十五世紀而又銳減，以迄十六世紀初葉云云（註二十）是則歷史上氣候之變遷，固不僅限於我國一隅矣。（註二十一）

河	南	一	〇·四	三	K·四	六	一·四	三	四·三	九	二·八	二	一·三	四	〇·五	六	二·三	七	〇·八
陕	西	一	〇·四	三	一·四	一	〇·四	三	九·一	四	一·八	六	四·九	四	〇·六	六	二·三	五	〇·八
甘	肅								一·〇	一	〇·四	三	一·八	二	一·三	三	四·九	四	〇·九
四	川								一·〇	一	〇·四	三	一·八	二	一·三	三	四·九	四	〇·九
湖	北								一·〇	一	〇·四	三	一·八	二	一·三	三	四·九	四	〇·九
湖	南								一·〇	一	〇·四	三	一·八	二	一·三	三	四·九	四	〇·九
江	西								一·〇	一	〇·四	三	一·八	二	一·三	三	四·九	四	〇·九
安	徽		一·〇·八						一·〇	一	〇·四	三	一·八	九	四·九	四	〇·六	三	〇·一
江	蘇								一·〇	一	〇·四	三	一·八	八	四·七	九	四·九	四	〇·六
浙	江								一·〇	一	〇·四	三	一·八	七	四·七	九	四·九	四	〇·六
浙	麗								一·〇	一	〇·四	三	一·八	六	三·四	八	四·七	九	四·九
廣	東								一·〇	一	〇·四	三	一·八	五	三·四	七	四·七	九	四·九
廣	西								一·〇	一	〇·四	三	一·八	四	三·四	六	三·四	八	四·九
桂	南								一·〇	一	〇·四	三	一·八	三	三·四	五	三·四	六	四·九
貴	州								一·〇	一	〇·四	三	一·八	二	三·四	四	三·四	五	四·九
奉	天								一·〇	一	〇·四	三	一·八	一	三·三	三	三·三	四	四·九
黑	龍								一·〇	一	〇·四	三	一·八	一	三·三	二	三·三	三	四·九
新	疆								一·〇	一	〇·四	三	一·八	一	三·三	一	三·三	二	四·九
四	藏								一·〇	一	〇·四	三	一·八	一	三·三	一	三·三	一	四·九

第二表 中國歷代各省旱災分布表

古	言	地點不明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古	言	地點不明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古	言	地點不明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古	言	地點不明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古	言	地點不明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 第三表 中國各世紀各省水災次數表

浙	江	九	三·一	九	四·一	三	一至二	六	六·九	四	一六·一	三	一至二	六	六·九	四	一六·一	三	一至二
福	建	四	一·四	四	一·四	八	五·九	四	四·六	三	七·六	八	四·四	四	一·四	四	一·四	三	一至二
廣	東	一	一·三	一	一·三	二	一·三	四	四·六	八	三·九	二	二·八	一	一·三	一	一·三	一	一至二
廣	西	一	〇·三	一	〇·三	六	六·九	三	三·三	五	五·七	五	二·一	一	〇·三	一	〇·三	一	一至二
雲	南	一	〇·三	一	〇·三	六	六·六	一	一·一	一	一·一	一	一·一	一	〇·三	一	〇·三	一	一至二
貴	州	三	一·三	三	〇·三	三	一·一	三	一·一	三	一·一	三	一·一	三	一·一	三	一·一	三	一至二
吉	林	一	〇·三	一	〇·三	一	〇·三	一	〇·三	一	一至二								
黑	龍	江	一	〇·三	一	〇·三	一	〇·三	一	〇·三	一	〇·三	一	〇·三	一	〇·三	一	〇·三	一
新	疆	一	〇·三	一	〇·三	一	〇·三	一	〇·三	一	一至二								
西	藏	一	〇·三	一	〇·三	一	〇·三	一	〇·三	一	一至二								
蒙	古	一	〇·三	一	〇·三	一	〇·三	一	〇·三	一	一至二								
青	海	一	〇·三	一	〇·三	一	〇·三	一	〇·三	一	一至二								
地點不明	天	三·三	四·三	二·九	三·〇	大	三·三	火	三·六	九	三·三	火	三·六	九	三·三	火	三·六	九	三·三



第四表 中國歷代各省旱災次數表

二十四 史中書  
有善大  
半而不  
註明地  
點者，故  
旱災之  
總數，可  
超出各  
省旱災  
數；亦有  
合共之  
兩一旱  
災而致  
者則又  
可使各  
處數，於  
較大於  
合共之  
書旱災  
水災底  
然。

卷一 地理學者對於氣候之觀點有下列諸書

1. "The Pulse of Asia," Boston, 1907
2. "Exploration in Turkestan, Expedition of 1903," Washington, 1905.
3. "Palestine and its Transformation," Boston, 1911.
4. "The Climatic Factor as Illustrated in Arid America," 1914.
5. "Climatic Changes," New Haven, 1922.
6. "Earth and Sun," New Haven, 1923.

註十一 國際社會學會成員集編《氣候與文明》("Civilization and Climate," New Haven, 1915) 一書中。

註十二 國際社會學會成員集編《氣候與文明》("Civilization and Climate," New Haven, 1915) 一書中。

註十三 見黃履慈《第四卷》。

註十四 見王澤溥《治黃舊議》。

註十五 國際社會學會成員集編《氣候與文明》("Civilization and Climate," New Haven, 1915) 一書中。

註十六 國際社會學會成員集編《氣候與文明》("Civilization and Climate," New Haven, 1915) 一書中。

註十七 G. T. Walker: "Sunsports and Rainfall," Memoir Indian Meteorological Department, Vol. 21, 1915.

註十八 國際社會學會成員集編《氣候與文明》("Civilization and Climate," New Haven, 1915) 一書中。

註十九 Alexander Hossie 會集編《亞洲學會季刊》中黑子之數列為

58-59, E. Huntington: "Climatic Changes," Fig. 3, pp.

註二十 Simon Newcomb: "A Search for Fluctuations in the Sun's Radiation through Their Influence on Terrestrial Temperature," Trans. Am. Phil. Soc., Vol. 21, 1905.

註二十一 W. Koppen: "Luft Temperatur, Sonnendeckton, und Vulkanische Ausbrüche," Met. Zeit. Vol. 7, 1914, pp. 303-328.

註二十二 Wm. Humphrey "Weather Proverbs and Paradoxes"

Baltimore, 1923, pp. 117-121.

Same Author: "Physics of the Air" Philadelphia, 1900, pp.

596-603

註二十三 P. Hoang: "Concordance des Chronologies Néoméniques Chinoise et Européenne" Changhsu 1910. 戴季陶《兩漢紀年考》

庚十年(西歷 1582) 爲儒略曆庚寅(Julian Calendar) 甲寅庚十年

乙未始照格列陽曆(Gregory Calendar) 戴季陶《兩漢紀年考》

庚戌歲之儒曆卯卯年庚辰七月

註二十四 見日本中央圖書出版社印行日本氣候誌

註二十五 J. de Midray: "Notes on the Climate of Shanghai" Zürcher, 1904.

註二十六 E. Huntington: "Earth and Sun," Chaps II and V.

註二十七 E. Brückner: "Klimaschwankungen seit 1700 Nebst Bemerkungen über die Klimaschwankungen der Diluvialzeit" Wien, 1880

註二十八 國際社會學會成員集編《氣候與文明》("Civilization and Climate," New Haven, 1915) 一書中。

註二十九 A. E. Douglass: "Climatic Cycles and Tree Growth," Carnegie Institute, Washington, 1919.

註三十 C. E. P. Brooks: "The Evolution of Climate," Chap. 17, pp. 149-158, London, 1922.

註三十一 論於我國文化中心之變遷——江先生著有詳細之統計見其學業論文卷一期歷史人物與地理之關係文中足以證明前述以前我國文化中心在黃河流域而南渡以後則一移而至長江流域。丁頤之說為不確明兩度地理學與文化有密切之關係南渡以後我國兩度俱有巨變舉入漢多走長江流域則南北文化之演進不其宜歟?



## 鑒古名畫論略

黃賓虹

### 印本與真蹟之關係

人智巧而吾獨嘆有芥子園畫傳而清代無畫，有瑪瑙諸版而國人無收藏名畫者，非爲激論也，其勢有必至也。

昔梁元帝論山水畫云：「高嶺最嫌鄰刻石，遠山大忌學圓經。」此言真蹟與印本之各殊，其說尚已。自清初王安節著芥子園畫傳，學者便之家誦戶曉，可無師承而能繪事。歐化東漸，影印之術日益求精，習畫者一購珂珞諸版印本，（今秦西攝影法，用玻璃印者謂之珂珞版，亦稱玻璃版；用有網目底印者謂之銅版；用點石法上鉛皮印者謂之金屬版，亦謂鉛皮版，皆分深淺色采。）即見名人卷軸，可無真蹟而談賞鑒。說者皆謂古人粗拙，今

爲臨摹，重以粉本；（宋畫院參工，凡作一畫，必先呈棄，古人畫棄，謂之粉本，前輩多寶蓄之，蓋其草草不經意處，有自然之妙。宣和紹興所藏粉本，多有神妙者。）由織而巨，由簡而繁，如是者有年，其後箱累篋，因應而無窮者，皆古人著名之畫棄也。其中展轉相承，習非成是，致爲有識所訾議者，固所不免；而才俊拔俗之士，輒青出於藍，手摹心追，不懈而及於古。其不欲囿於一先生之言者，又見有畫本之留存，恆出於名人之真蹟，物然而興，孰能禦之？

明代董玄宰，獨倡南宗，謂祖北苑，矜其鑒古之識，不尚院畫。

（文人之畫，自右丞始。其後畫元，巨然、李成、范寬爲嫡子，李龍眠、王晉卿、米南宮及虎兒，皆從畫巨得來。直至元四大家黃子久、王叔明、倪元鎮、吳仲圭，皆其正傳。吾朝文沈則又遠接衣鉢。若馬遠及李唐、劉松年，又是大李將軍之派，非吾曹當學也。見容臺集。）

藝東虞山，遠爲傳授。（藝東王奉常煙客，自署時便游娛繪事，乃祖文肅公屬董文敏隨意作樹法石骨皴擦勾染，皆有一二語拈提，根極理要。觀其隨筆率略處，別有一種貴秀逸宕之韵，不可掩者，且體備衆家，服習所珍，昔人最重粉本以此。又虞山王石谷少從王煙客游，因得遍觀所藏古蹟，石谷揣摹盡得其法，倣臨宋元。

人無微不肖，吳下人多憤其作，裝潢爲僞以愚好古者，雖老於鑒別，亦不知爲近人筆。其後士夫之談六法者，恥於相師，務爲名高，攘斥作家，咸蹈輕易之習。芥子園畫傳適承其弊，因勢利導，爲時所喜，流播海內，迭經翻摹，鑒藏之家，但崇四王吳惲，雖有宋元真蹟，皆疑贗鼎，不之寶愛。豈知鄉鄰太原，源本宋元，媲美前哲，末世風趣益下，習俗愈卑，遠近爭相仿效，旁流緒沫，人自爲家，未易指數。偏於用溼者，既流瑣碎淒迷；偏於用枯者，率多僵直乾燥，筆墨之蔽，二者交失，以今方古，其相去遠矣。

十數年來，歐美諸邦，搜集中華名畫，不遺餘力，印刷卷冊，誇新聞異，層出不窮。蓋豪華之所珍祕，與驕僧之所僥倖者，靡不妍媸畢至，葢茅並采矣。而富有收藏者，資於攷證，勤於練習者，假以臨摹，既便收藏，尤易薈萃，藝林快事，何以逾此？然而接圖索嘵，市骨千金，買王得羊，聲價十倍，嗜利之夫，貪其香餌，沽名之子，實以甘餚。是希世之珍，遠涉重洋而去，而作贗之品，徒貽有識所嗤而已。况夫巨幛縱橫，縮之於咫尺；古墨黯淡，覆之則模糊，真蹟難傳，而僞品以夥，鑒別非慎，自欺欺世，留誤後學，此不可不察也。

### 士習與作家之辨別

中國鑒賞古畫，常重士習而輕作家。蒐求中國古畫者，歐美諸邦，專崇作家而遺士習；東瀛海國，既尚士習，兼收作家，採取雖

宏，而精靈不遠。中國之畫，有雖作家之面貌，合士習之精神者，此其上乘；兼作家士習之形神者，次之；僅守作家之矩矱者，又次之。

歐化東漸，莘莘學子，習西畫者，初猶不免詆誹國畫。近數年來，東西學術溝通，遠識之士，稍知國畫之神味，而苦無鑒別之明識。蓋中國作家之畫，本與西法畫爲近，然甚不易學。以作家兼士習者，東瀛間有之，時謂之折中畫。留學東瀛者嘗工此，而多不合於古法。至於士習之畫，其高者本不經見於朝市，而朝市之所謂士習畫者，非師石濤，即仿石谷，仍不脫朝市氣。其他狂悖整古之作，非不名高，皆非士習而襲士習之名而已。欲明國畫之旨，非精於鑒古不爲功。

世之論畫者，必曰上古之畫，迹簡而意淡；中古之畫，細密而精微。此因時代之沿革，而藝術亦爲之變遷，其勢使然也。而士習與作家之分，初不以繁簡精粗而或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藝。道成藝成，其中有顯判焉，不可以苟同也。惟善鑒古者，

觀一代人文之盛衰，攷藝術之得失，合爲辨別，釐然各當，而後知

其趣向有邪正，學詣有純駁，古今名家，可得而論列之矣。

晉唐以來，未嘗專設畫院。高人逸士，大都隨意揮洒，不立作家士習之名，要於士習爲近。顧愷之畫如春蠶吐絲，初見甚平易，且形似時或有失，細視之而六法皆備。（明謝肇淛云：古人言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以氣韻爲第一者，乃賞鑒家言。）陸探微見王大令聯縣書，悟其意作一筆畫；張僧繇畫骨氣奇偉，規模宏遠；展子虔畫臺閣，寫江山遠近之勢尤工，有咫尺千里之趣。是爲畫家四祖。（明楊慎謂畫家四祖當爲顧陸張展，皆唐以前人，今從之。）至其真蹟流傳，當時名手，尙不易知。蓋其氣韻有特出於尋常筆墨之外者。顧愷之運思精微，襟靈莫測，雖寄迹輸墨，神氣在煙霄之上，不可以圖畫求之。（見張懷瓘畫斷。）唐閻立本世以畫顯，嘗至荊州，得張僧繇畫。初猶未解，曰：定虛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猶是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無虛士。十日不能去，廢臥其下，對之。（董逌廣川畫跋）世俗以輕秀時習爲氣韻而置沈鬱奇古者於不講。詎知古畫氣韻全從筆墨而出，不先研求筆墨，終無以辨別士習作家也。

唐有二李右丞，稱爲南北兩宗，原始屬於一轍。作家士習兼

而有之。二李既極精工，微傷板細；右丞能發景外之趣，此其不同。

故言士習者，必尚右丞，然亦非擅棄二李於不問也。李思訓畫著色山水，用金碧輝映，爲一家法。其子昭道，稍稍變之，筆墨之源，皆出於展子虔。學昭道者，爲趙伯駒、趙伯駿，精工之極，又有士氣。後人倣之者，得其工，不能得其雅，遂漸流於作家。論者謂丁野夫、錢

舜舉猶不免斯誚。然趙子昂之間，道於錢舜舉，何以稱爲士夫畫？舜舉曰：「隸體耳，畫史能辨之，則多無翼而飛，不爾便落邪道。」又言：「宋人畫不及唐人遠甚，余刻意學唐人，殆欲盡去宋人筆

墨。」是舜舉品學純潔，猶傳古法，未可專以作家目之。而趙子昂之妍麗文徵明之精巧，皆恪循師法，短矮晉唐，不得以其纖細，謂非士習耳。

作家之流，濫觴畫院。南唐畫院中人，雖多落蹊徑，而高逸絕塵，卓冠千古者，若董北苑，猶能接武右丞，未可輕置品評。然所嫌者，畫院之設，爲時所拘，每况愈下，南宋而後，不克振興。蓋性情之道微，而精能之習勝矣。劉松年、李嵩、古馬遠、夏珪，四家俱負重名，而以李嵩古馬遠爲優。師法北宋，門庭自別，殆亦風氣使然。其後學者行筆粗莽，多起矩度。蔣三松、鄭頤仙、張復陽、鍾欽禮、張平山

之倫，徒逞狂態，世共目爲邪學。又汪孟文、郭清狂與平山同。惟汪海雲時晴川，尙屬正派。東西諸邦，前十年間，最喜平山等畫，歐美人士繼收南宋馬夏之作，近且屐屐搜討，競圖李范，高談北宋，而張平山等無人過問焉。士習作家之殊別，有足深人懸想者已。

近世論士習畫者，或以乾筆儼墨，矜尚清雅；一見青綠重設色者，卽斥之爲畫匠俗工，以爲作家之流，不入賞鑒。此固強作解事者，不欲深求古法之蔽。雖古之士夫作畫，類非當行，多不入格，以畫喻馬，當相賞於牝牡驥黃之外。（蘇子瞻曰：「觀士人畫，如聞天下馬，取意氣所到。」）乃若畫工，只取鞍策皮毛檣櫓鈎絲而已，無一點俊發者，看數尺許，便倦。今時以畫喻馬，亦皆驥黃牝牡耳，神骏固不易得，九方皋支道林亦難其人。又有詩云：「始知真放本細微，不比狂華生客慧。當其下筆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要知其不入格，僅在外貌，研究神理，豈容外認？故真放必須本之細微，乃可與言畫理。士人作畫，其初非專習於工整，必不能傳達而成立大名。庸見俗學之子，以畫之不入格者，謂有士夫氣，於是庸工賤役，不讀論畫之書，不審名家之蹟，競言士習，捧心齷齪，嫫母效顰，徒形其醜而已。

作家士習，二者不可偏廢。鄙夫俗子，醉心於金碧丹青，而質本充斥，貢豎臨摹，妄矜院體，學倣傳習，自詡名流，燕石徒珍，魚目斯混，此作家之下駟，而士夫所不齒也。（歐戰以前，法蘭西人有講中國作家青綠設色畫，而尤雅者亦爲美利加洲人所收，中國因此漸漸罕見。）是以朱綠絢爛，專尚工妍者，固不足言真賞；而筆墨粗獷，貌爲高古者，亦未可入品鑒。東坡詩曰：「有畫以形似，未有不用工合法度者。」趙氏父子，俱成令名，其以此歟？是故黃筌富貴，徐熙野逸，宋代南北兩朝，視爲宗匠。元季諸君，以繪事著者，勤稱法唐。唐世之法，工妍秀潤，斤斤於規矩，而意趣生動。至其粗筆磊落揮霍，如吳道子之草菜條，方圓平正，高下曲直，折算停見，與兒童鄰，此可爲嗜俗畫者下一箴砭。晁以道詩云：「畫寫物外形，要於形不改。」又使逞狂誕者，循其範圍矣。觀此則嚴整之局，不礙天機，渲染之工，尤關古趣。郭忠恕之長於界畫，作法特妙，號爲逸品。趙子昂教其子棗作界畫云：「諸畫可杜撰至界畫，未有不用工合法度者。」趙氏父子，俱成令名，其以此歟？是故黃

筌富貴，徐熙野逸，宋代南北兩朝，視爲宗匠。元季諸君，以繪事著者，勤稱法唐。唐世之法，工妍秀潤，斤斤於規矩，而意趣生動。至其粗筆磊落揮霍，如吳道子之草菜條，方圓平正，高下曲直，折算停匀，莫不如意，不用尺度規畫，一筆而成，世號畫聖。作家士習，百世而之，抑有由也。

## 離婚雜誌出版了

從子

被離婚的妻子 (Rozvedena Zena) 是一種在北來葛 (Prague) 地方新出版的半月刊。讀者諸君婚姻美滿的固然是無定閱的必要，但却也是一種值得注意的讀物。

原來中歐這幾年來，因社會情狀不能安定的緣故，離婚的數目日有增加，而被離的女子及子女們，又大率無相當的贍養，所以情形實在很壞。奧必各瓦太太 (Madame Aupicova) 是某閱員的離婚妻，他深感到婦女們被離後生活的苦痛，因是特成立了一個協會以謀救助。他爲使被離的女子明白離婚律及自己的權利，以對付不肯盡其義務的男子起見，並刊行上述的雜誌。會中人員，統爲被離的婦女，有法律家的離婚妻，有美術家的離婚妻，也有邑宰的離婚妻；惟有一人則爲孤獨的男子云。

君之頭痛恐以眼脹之故

目力不足職務又繁

最應從速講求療治之法

請到

## 精益眼鏡公司檢查日光

總店上海南京路三五一號

各省大商埠均有支店

東方(560)

本味可可粉 沖調方法

先用溫水少許調粉成稀漿加糖再沖開水用匙  
多攪和或加牛奶亦可此粉止咳生津提神補氣  
早晚飲之男女皆宜  
用此粉做糕餅金及冰激凌等味均佳  
各食店及  
均有出售 上海麥邊洋行經理

茲附上郵票

樣 粉 贈券  
樣 三分請將本  
味可可粉樣  
子小罐寄交

住址

院 址

靜安寺路靜安寺路八十六號洋房  
(俗名張家浜)地方閑靜景色麗佳  
房屋寬暢頗合養病

東方(560)

請到明田萬雜誌分發

本院設備之完全在滬上私立醫院之間當為首屈一指如愛克司光快治燈  
高山太陽燈電熱機及其他各種新式  
科學診治病機器無不應有盡有診  
治無論貧富皆以最精細之用意盡現  
今科學所發明最善之方法以振救病  
家之艱難為宗旨

外科花柳生殖器科部長

內科小兒科部長

眼科耳鼻喉科部長

愛克司光電療科部長

產科婦女科部長

門診上午九時至十二時

門診下午二時至五時半

出診(下午一時至二時  
(危難急症隨時應需)

另有診治費藥資章程函索即寄

吳汀鶴  
東京帝國大學  
醫學系

翁寅清

周文達

林肇文

翁寅清

Please mention the EASTERN MISCELLANY.

# COLGATE

## 金頭香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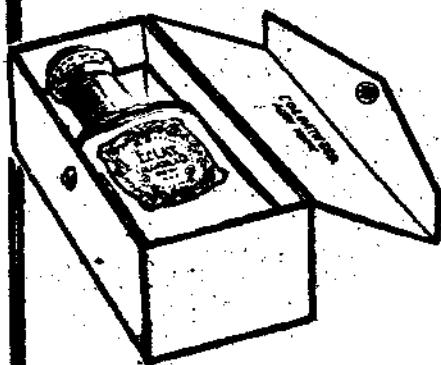
氣靜香雅香水  
中之無上上品

脂粉既敷在美容固已

畢事而於香則未焉

此時數滴金頭香水實  
不可或缺蓋衣襟飄香

更添風韻耳



各處大商店均有出售

上海四川  
路廿九號任博洋行總經理

請聲明由東方雜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EASTERN MISCELLANY.



## 末日的受審判者

張資平

着這家銀行每月給她的幾塊洋錢。

我們夫妻倆帶了駒兒離開了故鄉到S市來快滿三年了。

我初到S市時，由美仙——妻的名——的介紹才認識她的姨母——我的岳母的妹子——並她的女兒春英。那時候春英和她的母親兩個在S市的貧民窟的大佛寺裏向寺僧租了一間又黑又髒的房子一塊的住起。春英的年歲怕要近三十了，每天從八點鐘起就到菜街——S市的一條最繁華，最多大商店的大街道——的一家銀行裏去，因為她的母女的生活費是指望

「母親的年紀也高了，並且十天有八天的病着不能起來。把她一個老人家留在這邊，我一個跑到巨埠去，無論如何我總不放心的。」春英每到我家裏來都是這樣的對美仙說。

春英在七八年前早和人訂了婚。男家的生活也不是容易，她的未婚夫五年前到巨埠謀生去了。一去五長年沒有回來。聽說近來自己創立了一家小店子，生活比較安定些了。從去年秋天英的未婚夫每月有三圓五圓的寄給她了。

「春英是過了年齡的了，孤孤單單的過了這幾年。她早就

想結婚的。你看她那對眼睛，不是在渴望着男性的表象麼？怪可憐的。」春英去了，我是這樣的向着美仙說笑。

「她不是想到丘埠去麼？她在希望着我能夠答應她替她看顧姨媽。我是不能答應她的，你看單駒兒一身的事早夠我受用了。並且……」美仙那時又有三週月的身孕了，駒兒才滿一週年。不錯，我常聽見春英對美仙說，「美姊家裏祇有一個駒娃兒，……」下半句沒有說出來，是想把她的母親交託我們。

我們對春英是很抱同情的，也覺得她很可憐。但我們家裏不能容納姨媽也有幾個理由。第一，我雖然說是大學教授，但薪水是不能按月支領的。我來S市是友人W君——S大學的教育系主任——招我來的，他要我幫忙他擔任心理學、論理學這兩門的功課。我初到S來，適值大學起了校長爭奪的風潮，學校裏一個錢都支不到手，我又把妻子帶了來，一時沒有能力另租房子，自立門戶。一家三個祇好暫時寄託在W君的旗下。W君家裏的僕人有一個乳母，一個廚夫。美仙在W君家裏受他們的氣受夠了，才哭着要我到一個在S市開病院的同鄉那邊去借了些錢，租了一所又窄又暗的房子，才把一家三個容納下去，但比

寄人籬下就好得多了。學校的薪本有時可以支得到幾個，但也僅僅夠維持我們三口的生活。這是不能容納姨媽的第一個理由。美仙的身體本來是很弱的，駒兒又淘氣得很，兼之又有三個月的身孕了，若又叫她再看護十天有八天在病牀上的姨媽，這是於美仙的健康上很有妨害的。這是不能容納姨媽的第二個理由。又這位姨媽的脾氣有點怪的，她受了人的愛顧或恩惠，單不感謝，心裏還懷着一種嫉妒，表示一種不喜歡的態度出來。她原來是個根氣薄弱的人，沒有一點強毅的力，但表面上還裝出一種不食嗟來之食的氣概。她因有這些怪脾氣，所以對父母不大親近，對姊妹——美仙的母親——也落落不合。到了十九歲那年，還在女子師範學校的二年級就跟了一個男教員逃出學校去了。我怕她到我家裏來和美仙不合，反傷了感情。這是不能容納姨媽到我家裏來的第三個理由。

春英要維持母女兩人的生活，每天不能不到銀行去辦事，姨媽常半生不死的病着，有時一連五天或全星期不能起來。遇着她病急時，春英又不在家，寺僧便跑到我家裏來，要美仙過去看護她。有時到夜晚的十點十一點還不得回來。姨媽病好了後，

當做沒有這回事，看見美仙來了，也沒有半句感謝美仙的話。

示她的態度。

單是姨媽，就連春英也有這種性質。有時候，姨媽不過有點傷寒咳嗽，春英便着人過來要美仙到她家裏去。美仙去了後，她便有許多事件要美仙幫她做，整天的不放美仙回來。可憐的就是駒兒，把母親臨去時給他的幾個糖餅子吃完了後，哭着要他的母親。很困倦的由學校回來的我到這時候不能不拖着跛腿，抱了駒兒到大佛寺去找美仙回來。這就是我厭恨春英母女的最大原因。醫生的謝儀和藥費不消說要我替她們開支，但我從沒聽見春英對我有半句謝詞。

我們說是這嗎，但到了月底她們向我們要求的款是無法拒絕的。醫生來向我要錢，車夫也來向我要錢，米店來向我要錢，炭店也來向我要錢。

下雪的一天，寺僧又跑來說姨媽的疾勢危急了。我跟着寺僧跑到大佛寺時，姨母睡在一間又窄又暗的房子裏，沒有一點兒聲息。跑進她的房裏愈覺得冷氣襲人。

「姨媽和我的家庭有什麼關係？如果是岳母呢，還可以說得過去。妻的姨母和我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的，怎麼能夠因為她，犧牲了我的家庭幸福的一大部？」春英母女累了別人，遇後便當做沒有這一回事，好像我們是有供奉她們，服役她們的義務……真的豈有此理……」我時常在這麼想，愈想愈恨她們。

我到後來很後悔，不該由鄉間跑到S市來。我想搬家——搬到離大佛寺遠些的地方去——的動機就是這時候發生的。

美仙或許是看出了我討厭她的姨母，她不躊躇的向我表

姨媽像聽見我來了，臥着翻轉身來，向着我慘笑。這算是我

第一回看她對我笑的黑污的蚊帳，破爛的牀席，薄窄的棉被，一一的陳列在我的眼前，我當時心坎上像受了一個痛刺。

【姨媽，我替你換一副新的被帳罷。】

【謝你……】姨媽用很微弱的氣息答應了我，再向我慘笑。

我由大佛寺出來，踏雪回去，自己一個人很歡喜的像今日行了一件善事。心裏也不覺得春英母女討厭了。

【美仙要求你做一件棉褲給她，你沒有答應。她又要求你買一件毛織外套給她兒，你也沒有答應。你那裏有許多閒錢替姨媽製被帳呢？】我在途中，雪花撲面吹來時，才想起妻兒的寒衣還沒有做，禁不住後悔，暗責自己不該孟浪的答應了姨媽。

## 二

月杪到了，身體狀態不尋常的美仙因為家計不知發了多少牢騷，也流了許多不經濟的眼淚。十一月三十一日的上午，我冒着風雪跑到學校會計處去問他要這個月應支的八分之一的薪水。

【校務維持會把這兩千塊錢讓決給學生寄宿舍作伙食費了。不等到校長問題解決，怕沒有薪水可支了。】

我到此時祇能對會計苦笑。

【利用軍閥的勢力，把學校的款押着不發下來做校長席位的手段也太惡辣了。總之在中國是辦不出好學校來的。尤其是中樞移到學生方面去了的學校是永不得發達的。校長要干涉，那嗎還要教職員幹什麼！把學校交給學生辦去，學科也叫學生選定，教員的去留也要聽學生的命令，校務也要受學生的好麼？】我在由學校回家的途中，愈想愈覺得中國的教育太滑稽了。

近半個月間，姨媽的身體似覺好了些兒。美仙的身體也漸漸的重了，我們便決意搬家，搬到離大佛寺遠些的地方去。新曆的年前把家搬到隔江去住了。搬了家後，我更辛苦了，因為每天一早七點鐘就要冒着寒風或雨雪過江到學校去。

不搬家還好些。搬了家後，寺僧更常到我家裏來了，連他過江的船票費都要我給他。一晚，風雨來得很厲害，寺僧又跑了。

來說，姨媽的舊病又發了，這回怕沒有希望了。我沒奈何的拿了  
一把洋傘跟了寺僧過江去，在途中的時候，洋傘好幾回快要給  
烈風吹斷了。斜雨淋身，衣履盡濕，兩足早凝凍得成冰塊般了。  
「這真是前世的冤家！她今晚上真的死得成功，不單我們，  
就春英也算幸福的。祇一次，祇今晚上一次，忍耐點兒吧。」我一  
面跟着寺僧走，心裏恨極了。

「叫醫生去了沒有？」我在途中問寺僧，寺僧說沒有來，我  
們又繞道到H醫院去叫醫生後才到大佛寺來。病人起來坐在  
牀上了，像在夢中般的又笑又哭，完全像一個鬼婆。春英嚇倒了，  
坐在房裏的一隅不住的打抖。

「父親早說要分給我一千塊錢，到今一文都不給。」「姊姊  
是個利己主義者，自己好了就不管妹妹怎麼樣了。」「人類真殘  
酷的，祇望同類死，望同種絕。」「啊！可怕！可怕！」病人是語無倫次  
的，說了許多怨天尤人的話。她的臉色蒼白得可怕，她說到「可  
怕」時，望着牀上的人影顫慄。

「一定是幻見了什麼東西！」我望着姨媽的憔悴的臉孔。  
道嗎的想，姨媽年輕時跟了學校的教員出去，同棲了三年，他們

間的戀愛的結晶就是春英，春英生後沒有許久，那個教員就到  
鄰縣去謀生去了。姨媽在家裏便有了外遇，遇到後來竟帶着春英  
跟情夫逃走了。那個教員是很愛姨媽的，因受了姨媽的誘惑，犧  
牲了——物質的和精神的雙方——不少。他聽見姨媽跟了情  
夫跑了，失望之餘就自殺了。我敢斷定她現在所幻見的是那位  
自殺的教員的幽靈了。

「怕不行了，除注射外，沒有別的方法。」醫生看見這個樣子，  
先說出不負責任的話來了。春英聽見醫生的宣告，早哭出來了。  
醫生去後，我辛苦了一夜幫着春英看護她的母親。

但過了兩天，姨媽的病居然的好了。我真不謬不疑她是僞  
病了。醫生叮囑了幾次，不要給什麼她吃，但她死逼著我要買燒  
餅給她吃。我想她遲早是要死的，買給她吃吧。把燒餅買回來時，  
她像小孩子般的搶着咬，她並不像個病人。

聽說H埠那邊來了幾封信，春英很急的想一個人跑到她的未婚夫那邊去。

有一天春英過江到我們家裏來，恰好是星期日，我也在家。  
「母親近來身體好了些……這樣的守着，不知要守到什

麼時候。我今決意到丘埠去走一趟……可是……」春英的意  
思是想我們答應她把她的母親送到我們家裏來，但她有點不  
好意思，沒有把她的來意說下去。

「你的母親也同去麼？」我惡意的搶着問她。她的來意果  
然給我這一句抵住了。

「大佛寺的人說可以替我看顧母親，我到了丘埠後每月

再寄生活費來給她。」春英絕望的說了這一句。  
我們倆望着春英回去後，心裏很難過的，像做了禍盜，怕警  
察來追究似的。第二天我們倆同到姨媽那邊去，問她春英到丘  
埠去了後怎麼樣。

「唉——不要緊，不要緊！她早就該去的，都是我累了她。春  
英去了後，我決不會再累你們的，你們放心吧！」姨媽還是用地  
平素慣用了的調子，嘲刺我們幾句。我們也不再久坐，就辭了回  
來。

春英動身的那天，美仙買了一件毛織襪衣，一打毛巾，兩罐  
茶葉送到碼頭上去替她錢別。春英去了後快滿二週月了，但她  
並沒有半張明信片給我們。

春英去後四個月，我做了第二個小嬰兒的爸爸了。我們在  
這兩個月中並沒有到大佛寺去看姨媽了。

自春英赴丘埠後，又滿半月了。美仙身體恢復後，也會去大  
佛寺看過姨媽幾回。據美仙的觀察，春英不單沒有信給我們，就

連她的母親那邊也像沒有信去的。有一晚，姨媽寄了一張明片  
來，大意是說，現在舊病又發作了，春英那邊寄來的錢都用完了，  
不便多去信向她再要，並問我們可否籌點錢借給她。第二天我  
便一個人到大佛寺去。去年冬我替她製的新被，新擋，新帳都不  
見了。天氣也暖和了，姨媽牀上祇有一件舊爛的紅毛氈。帳也是  
舊的，祇有席子是新的。此外的家具也完全沒有了。這嘴看起來，  
春英是一個錢都沒有寄了來給她的母親。

這天我把帶來的十元給了她。姨媽決不道謝的，她祇說，  
「暫借給我用一用，等春英那邊的錢寄到了後……」我給了  
錢她後聽見這句話真要氣死的。我不再理她，就跑往學校去了。

過了幾天，看護姨媽的寺僧又跑到我家裏來：  
「春英小姐那邊去了十多封信了。她不單沒有錢寄來，連  
信也不回一封。她們的親戚住在市的祇有先生這一家了。我

們守裏的房租錢我們當然不敢向要的，不過這半年餘的伙食……」寺僧說到這裏停頓了一忽。「先生這邊如果不能招呼她，那嗎送她到孤老院去可以不可以？我這回來是要先問問先生的意見。」

我給了點錢給寺僧，叫他再等一二個星期，因為S市和H埠間的郵件兩個星期就可以往復。寺僧去後，我寫了封很嚴厲的信——當時氣忿不過，一氣的寫出來，寫得太過火些了——登即寄到H埠去。過了半個月，春英的覆信來了。她信裏說，她現在有了六七個月的身孕，不便回來接母親去。她信裏又說，再過二三個月，她輕了身後再回來S市接她。她信裏最後說，她未回來S市以前，一切還要望姊夫照料——春英常叫我做姊夫。

這真是個難題了。把姨媽真的送到孤老院去麼？慢說對社會無詞可說，就對美仙的面子上也過不去。沒有法子，祇得把姨媽接到家裏來。但是過了幾個月，春英還是沒有信來，姨媽的病也就日加重了。

姨媽自來我們家裏之後，每四五日就要發病一次，昏迷不省人事，弄得美仙一天到晚不得空。姨媽元氣好的時候又拖着

美仙東扯西拉的說些我們不願意的話，氣得美仙說不出半句話。她高興的時候便跑到廚房裏來，把所有的食物吃得精光。

「又要到學校上課去，又要做小說，也大辛苦了！」有時姨媽半嘲笑的對我說。我那時候因為學校的薪水支不出，不能不作一二篇文字，拿到書店裏去換些稿費來維持生活。我為生活問題正在苦惱着的時候，聽見她的嘲笑，真的想一拳的她下去。

『在S市住的祇我和你兩個人，有血肉關係的……』姨媽對美仙說這句話時，她的臉色異常的可怕。受着病魔的威壓的姨媽身上沒有人類的靈魂，祇有魔鬼的靈魂了。若她再生存十年、二十年還不會死的說話，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她也就在後面緊追着來，那嗎我們的家庭幸福終要給她像撕紙片般的撕得一點不留了。我們倆因為她的事常常口角。

### 三

好了，我們有了好機會把姨媽送到H埠去了。H埠的春英來了信，說她月前生了一個小孩子。姨媽聽見她已經有孫子了，就想早點到H埠去。自接春英的信以來，每天祇昏沉沉的不住

的一邊叫春英和初生的小孫兒的名，一邊痛哭。

『她這樣的想到丘埠去會春英和孫兒，我們就打發她到丘埠去吧。』我們夫妻倆幾晚上都是這嘴的舞商。不消說我想送姨媽到丘埠的動機不單是爲她想看初生的孫兒，我的心裏還潛伏着有殘忍的利己的思想，就在美仙面前也不便直說出來。

我們替姨媽把幾件的簡單的行李收拾好了，出發的日期也到了。出發的前一晚，我們真擔心她萬一明天發了病，不能動身就糟了。到了第二天，下了點微雨，我還是硬把姨媽送到停車場去。

『如果姨媽還沒到丘埠，在途中死了的說話，那時他們把姨媽的遺柩送回來時，那怎麼了呢！』我們送了姨媽出發之後都爲這件事擔心。姨媽實在是太弱了——能不能平安到丘埠還是個問題那嗎弱了。自姨媽去後，我們倆常坐至夜深推度着姨媽在途中的狀況。這幾日間我心裏起了一片黑影子，常在負責。

『姨媽的命是你無理的把牠短縮了的，』自姨媽去後，良

心的苛責使我不會度過半日快活的生活。

『她是想見女兒，想見孫兒去的，就死了也是她自己情願的。』我常把這些話來打消自責之念，但心裏的一片黑影是始終除不掉的。

過了三星期，丘埠有信來了。信裏說，姨媽到丘埠後每日很歡喜的抱着才生下來的孫兒流淚。春英的信裏並沒有半句對我們道謝的話。但姨媽還是死了——到丘埠後兩個月就死了。

由此看來，姨媽的命運是我們把牠短縮了的。她是我们催她快死的。如果我們不把姨媽送到丘埠去，留她在S市，很親切的看護她，那嗎她的命或可以多延長一年半年。姨媽的的確確是我們把她殺了的。我們的生活雖然窮，但養姨媽一年半年的力量恐怕不見得沒有吧。我們所怕的是看護她的一件事，但這也是稍爲忍耐些就可以做得到的。姨媽在我們家裏，美仙雖然很勞苦，但這也不是趕姨媽到丘埠去的正當理由。

我們討厭姨媽母女的理由是她們的冷酷態度，一面要愛人的恩惠，一面又抹殺人的好意。她們的眼睛像常在說：『我們不是親戚麼？我們不窮，還要來乞你的援助麼？這一點兒的生活

費的通融算得什麼？也值得誇張的說恩賜麼？」春英母女的這種態度就是我們不情願資助她們，不本意的資助她們的重大原因。到H埠去後一張明信片也不給我們，在S市的時候常把

冷酷的眼光對我們，「以後不再累你們了，不再受你們的白眼了。」的春英的可惡的語氣，這一切印象竟把我的復讐的注意力引向她們那邊作用了。因為這些小小的不快的印象，望着一個老人的病死而無憐愍之心的不加救濟，像我這一個人類——高等肉食動物的體內是有殘忍的血在循流着的。

閒話還是白說的，姨媽終是死了。她的壽命是做了人類感情衝突時的犧牲，做了我的冷酷的性格的犧牲。我此刻才知道我是沒有一點犧牲的精神和仁慈。莫說對姨媽就對自己的弱妻幼子還是一樣的利己的，殘酷的。我如果少和朋友們開個什麼懇親會，那會費就儘夠姨媽一星期的伙食了。我若少買幾部無聊的書籍，也就夠姨媽一個月的用費了。死了之後決不會再生的人類誰不想把他的生命多延幾天。平心而論，姨媽的生命

可否多延長一年或半年的權力全操在我們手中，但我竟昏迷的把這種權力惡用了。我因為利己的思想和因家庭的幸福終

把姨媽的生命短促了。我一面憎惡自己有這樣殘忍的想想，一面又是認自己的殘忍的行為。

三年前的冬，我在學校支不到薪水，一肚皮的悶氣沒處發洩，回到家裏看見美仙替駒兒多買了一頂絨織風帽，便把幾個月來所受的窮苦的悶氣都向美仙身上發洩了。我罵美仙全不會體諒丈夫，全不知丈夫的辛苦；我又罵美仙是個全沒受教育的野蠻人，沒有資格做一家的主婦，最後我罵美仙快點兒去死，不要再活着使我受累。駒兒趴在他母親的懷裏，聽見我高聲的罵他的母親，嚇得哭出來了。美仙也給我罵哭了，低着頭垂淚不說話。像我這個利己的高等動物對妻子尚且如此的殘酷，對姨媽更無用說了。其實我罵美仙的前一天和幾個友人還到西菜館去吃了兩塊多錢的大菜，美仙買給駒兒的風帽祇值得一塊錢，美仙有時多買些肉——她是為我和駒兒多買些肉——我便向她警戒，要她節省之上再節省。美仙沒有話回答我，祇歎口氣。

春英由H埠回來時，不知作何態度對我們呢。那時候我們要很親切的招呼她了，我刻薄了姨媽的罪也許減輕幾分。但自

姨媽死後半年，一年總不見她有什麼消息給我們。我們又忍不住要說春英是忘恩負義的人了。其實我何會有什麼誠意的恩惠給她呢！

#### 四

姨媽死了兩週年了。

今天早上春英竟出我們意料之外的帶了她的兒子——在H埠生的兒子——來訪我們。像母親般的臉色白皙得可愛的小孩兒，不過身上穿的衣裳稍為舊點兒，髒點兒。春英來後坐了一會，祇說了兩三句許久不見的話，便很率直的向我們借錢。

據春英說，她早和H埠的丈夫離了婚。她的丈夫僅給她一份盤川叫她回S市來。我後來聽見H埠回來的友人說，春英的

這個兒子並不是她的丈夫生的，是一個水客（來往S市和H埠間，以帶郵件和貨物為職業的商人）替她生的。春英初赴H埠是她的未婚夫託了這位水客帶她去的。春英未到H埠以前，先在海口的旅館裏和這位水客成了親。她和她的丈夫離婚恐怕是這個原因了。

不幸的小孩子！我望着春英的兒子，心裏把他和我的駒兒比較時，覺得我的駒兒幸福得多了。由此看來，叫我們不能不相信命運。我覺得春英的兒子可憐，很想把駒兒玩的玩具分給點兒；但春英儘管在向我們說她的兒子如何的可愛，如何的可憐，對於駒兒兄弟——這時候駒兒跟乳母出去了不在家裏，小的在裏面睡着了——並沒有跟開半句；我又覺得她太不情了，終把她厭恨起來了。我決意不借錢給她也是在這一瞬間。我這時候恰好手中也沒有錢，不過要用的時候，向友人通融一二三十元也未常做不到。

她那對小眼睛裏潛伏着的冷酷的眼光，純白色的全沒有和藹的表情的臉孔，貪慾偏執的性格，沒有一件不像死去了的姨媽！

「你們都是我前世的冤家！你們不死乾淨，我是沒有舒服的日子過的！」我同時感着一種不快和脅逼。我忙跑回樓上去，祇讓美仙一個人陪着她。我在樓上時時聽見春英的冷寂的笑容。

吃過了午飯，春英帶她兒子回去了。我跑上樓上的簷欄前。

情蹤着春英抱着她的兒子的可憐的姿態。兒子倒伏在春英的肩上哭，說不願回去。

『媽媽買糖餅買糖餅給阿耿吃！（阿耿是她的兒子的名）不要哭，不要哭！媽媽買糖餅給你吃！』

我望見這種情狀，登時感着一種傷感的情調。假定那個女人是美仙，她懷中的小孩子是駒兒時，是何等慘痛的事啊！

『她真的這樣窮了麼？』我跑下來問美仙。

『她說好幾個月沒有吃牛肉了。你看那個小孩子不是不

願回去麼？』

『是的，她穿的那對襪子真髒極了。她怕祇有這一對吧。她

是很愛好看的人，有第二對襪子還不拿來換上。這幾天下了雨，她又不敢洗。』

『她今天回去是要洗的了。』美仙說着笑了。

我們是何等利己的喲。春英正在愁眉不展的時候，我們竟漠不相關的還把她當我們的話題。

『她告訴你她住在什麼地方？』

『她說是三司街的第四條胡同。她沒有明白的告訴我。』

我心裏想，若我所懷疑的春英近來的生涯不會錯，那嗎春英算是世間最可憐的人中的一個了。她來向我們求助——讀媽死後第一次的求助——我們竟殘酷的把她拒絕了。我愈想

愈敵不住良心的苛責。我也不和美仙再說什麼，換好了衣服一

『她有說住在誰的家裏沒有？』我聽見春英住在三司街，心裏對她回S市後的生活有些懷疑。

『她沒有說住在誰的家裏，大概是自己租房子吧。她做不願意我們知道她的住所，她像有什麼事怕我們知道似的。我媽她回S市後又嫁上了誰？』

『這都是父母造的孽。姨媽如果不和春英的父親離開春英也是個體面家庭的小姐。因爲姨媽有了那回事就自暴自棄了，春英也跟着自暴自棄了。』

『可憐是很可憐的。』美仙歎了一口氣。

『……』

可是我們那裏能夠終身供給她呢！答應了她一次，第二次又要來的。所以她說到借錢的事我一口就拒絕了。

『……』

個人出去。

「請進來坐嗎？」

我最怕的就是紅着臉向友人告貸。我寧可給他們打幾個

嘴巴，真不情願開口向他們借錢。是去年的冬季的事了，我這小家庭的人都犯了傷寒症，給醫生的謝儀幾塊錢都沒有了。我扶着病叩了幾位友人的門，不知受了多少侮辱，最後才借了七八塊錢回來。從那時起我發誓不再紅着臉向人借錢的了。今天爲春英的事，不能不取消前誓。

我向學校的同事借了三十元就跑向三司街那邊去。到得

三司街時太陽快要下山了。我沿着胡同一條一條的數。各胡同口都站着三兩個滿臉塗着脂粉的女人。我心裏異常難過的想折足回去。後想已到了這邊來，就不能不把自己的目的達到。

我進了第四條胡同，便聞着一種難聞的臭氣。這條胡同有七十多家的人家，天時又不早了，祇得找了當頭的一家問她們春英住那一家。我站在門首便望得見廳裏面有三四個塗脂抹粉的女人。一個還在梳裝，一個赤着膀子在換衣裳。一個袒着胸膛，露出雙乳，對着鏡向胸部抹粉。還有一個像裝束好了的，看着我便提高喉嚨，

我滿臉通紅的，把帽子脫了三脫：

「對不起得很，我想找一個人名叫春英的，她住在那一家？」

那女人聽見我指名找人的，臉上便不高興起來了。

「媽——這邊有叫春英的麼？」那個女人問了後，一個年四五十歲的女人跑了出來，笑向着我點頭。

「這邊的姊妹沒有叫春英的，莫非是新來的麼？」

「她怕不是你們姊妹行中的人，她是才從五埠回來的，帶着一個小孩子，年紀約有三十一二了。」

「啊——老姊，她住在二十七號，從那邊數去，第十四家就

是她家了。」

我向她們點了一點頭，道謝了後走出門外時，還聽見她們在笑着說。

「這怕是她的老知交了。她一個月平均沒有一晚有生意的。莫非交了好運麼。昨晚上她接了一個酒店裏的工人，今晚上又有這嗎一個斯文的客。」

我雖然心裏不情願聽，但好奇心要逼着我站着聽。原來春英早就回來了的。我愈想愈覺得春英可憐。她是不情願到我們家裏來的。她很失望的就是住在這胡同裏的職業還不能維持她母子的生活。她不得已才到我家裏來。我還對她爲禮儀上的形式上的苛責，我真是殘忍極了的人！「你看她對她的兒子如何的負責任！你把你自己的和她比較看看！」悲楚和羞愧交逼着我，禁不住眼淚直流的了。

春英出來望見我，很羞愧的垂着兩行淚。

『我回S市來有三個多月了。因爲自己命薄沒有面目到美姊家裏去……』春英的聲音早咽住了，伏在門壁上哭出聲來了。

『不要傷心了。最好是離開這個地方。出來後再設法吧。』我也垂着淚，找不出別的話來安慰她。

『我想回鄉下去。我今天是想向美姊借點旅費回鄉下去。』

『回村裏去也好，你回去後也不必客氣。困難的時候只管寫信來，我盡我的能力有多少寄多少給你。把你那個孩子撫

養長成了就好了。』我不能再在這胡同裏久站，也不忍在這胡同裏久站，我把帶來的三十元給了三分之二給春英。

『姊夫的恩，我今生是無能圖報的了……』春英垂着淚低下頭去。我平日希望春英對我的謝詞她今晚上不吝惜的說出來了。但我聽着這個謝詞像有把尖利的小刀向我的胸前刺來，我感着我的雙頰像給火燃着般的。像我這樣的利己的，殘忍的人也配受她的謝詞，受她稱恩人麼？

## 五

我由三司街出來，覺得自己的身體輕快了許多。精神也舒服了些。我走到最鬧熱的榮街上來時，下了一點微雪。我把剩下的十元買了一件毛綵外套給駒兒。此外剪了幾尺布，買了一大包棉花是給美仙做棉褲的。美仙兩年前就要求做棉褲給她，我不單不答應，還要罵她幾句，說她年輕，並不是老年的人要穿棉褲，有了夾的夠穿了，還要花錢做什麼。把東西買好了後，我便跑進一家西菜館裏去喝了兩盅葡萄酒，吃了兩碟大菜。由西菜館出來時，我樓裏還有七八個銀角子和十多個銅角子。我走一

步，懷裏的銀角子和銅角子便相擊撞的亂響。在這瞬間我覺得

我居然是一個富翁了。平日我看見坐着汽車飛駛的人是很痛恨的，今晚上飛駛着汽車的人不會引起我的反感了。在江船上

看見了許多我平日最痛恨的軍人和資本家，但今晚上他們的臉孔不像往時那樣的可厭了。

過了江還要走幾條黑暗的街道才回到家裏。我帶着點酒興覺得今晚上的踏雪夜行是很有意味的。我在近碼頭的一條黑暗街道上發見了一個勞動者拖着一駕很重贊的貨車走不動，很辛苦的在喘氣。我把手裏抱着的買來的一包東西放在他的車上，用盡我的雙腕之力在車後幫着他推。貨車突然的輕快起來，那勞動者嚇了一跳，忙翻過頭來望車後。

「哈哈哈！」我望着他笑。

「先生，謝謝你！」那勞動者也笑着向我鞠了一鞠躬。

「你到那一條街去的？」

「我到維新馬路的。」

「那嗎我們是同路。」

「先生也到那條街去嗎？」

「是的，走吧！我們走快些。」

他在前頭拖，我在後頭推。兩個哈哈的笑着過了一條街道又一條街道到了維新路口我們要分手了。

「像先生這樣的善人我真的沒有見過。」他再三的向我鞠躬。我有生以來今晚是第一次聽見他人稱我做善人。

我走到家門首了，酒意沒有退，雙頰還是紅熱着的。奶奶出來開了門，我急急的跑到妻的房裏去。美仙正在低着頭替駒兒縫破衣裳。我把買的東西擋在檣上的一隅。美仙待要站起來，早給我抱着了。我在美仙的雙頰上亂接了一會吻。

「狂了麼……酒臭。」微笑開始在美仙的唇上發展，我把買回來的駒兒的小外套和她的棉褲材料給她看，微笑着把她的雙唇展開了。妻把小外套看了一回，又把布的顏色在燈下檢視了一回。

「你今天到什麼地方去了來？你那裏有錢買這許多東西。」美仙笑着說了後，坐近我的膝邊來。

「你不討厭我了麼？近這幾天來，你的臉色是很不好看的。我這幾天真怕你要發脾氣。」美仙的眼睛裏早鑲嵌住幾粒金

兩石。

『美仙，你說些什麼？我到死都是愛你的。死了後還是愛你

的。』我一面說，把雙手加在美仙的肩上了。

『真的？你不厭棄我……世界中除了你……』美仙的眼淚終於掉下來了。

『自你到我家裏來，除苦勞之外沒有一點好處到你身上。美仙，對不起你就是我。除了你還有人能受我的愛麼？』

『不，我是喜歡苦勞的，苦勞是我自己願意的。你真的永久愛我……』美仙垂着淚像小女兒般的飛投到我懷裏來緊繩着我的胸膛。她的黑瞳裏的幸福之淚是很燦爛的。

『把駒兒叫醒來試試外套合穿不合穿。』我一時高興的想叫醒了駒兒抱着他要。

『等明天試罷。天氣冷，莫着了涼。他醒來時非等二三個時辰是不睡的。』美仙微笑着向我說。

『像我們這樣貧苦的家庭，你也感着幸福麼？』我今晚上才感知我們是幸福的。

『幸福喲！有你在我們母子的身邊，我們是幸福的。』美仙

今晚上像處女般的雙頰絢紅的表示她的羞愧。

駒兒和駱兒呼呼的睡在牀的一隅在做他們的幸福之夢。和駒兒並枕睡着的就是美仙，她今晚上像很信賴她的丈夫，微笑着在做幸福之夢。她今晚上是很安心的入睡鄉了。我望着這三個可憐的靈魂，覺得她們母子未免太過信賴我這利己的殘忍無人性的人了。我同時又覺得我實沒有資格做她的夫，做他們的父。美仙時常是這麼樣的對我說：

『你如果死了呢，我也立即跟着你去的。』這雖是女人通用的口吻，但她是決不說謊的。如果要比我先死，我怎麼樣呢？我縱不續娶，也不能跟着她死。我們兩人間的愛是有這樣的一個異點。但這是美仙推度得到的。她並不奢望我要和她連我一樣的愛她，她祇望我有點兒愛她，她就滿足了。

祇一件棉褲子的材料，就把她一切的悲哀趕開了，她就很安心的熟睡了。美仙！可憐的美仙！你自嫁給這個利己主義者以來每天在渴望着愛，像我這個利己的殘忍者幾把你愛苗枯死了。我祇給很微很微的一點兒愛給她，她竟把自己的生

命來作交換條件。這樣的看起來，我是個罪無可赦的利己的高

等動物——春英的淚固不能感動，就美仙的美麗純潔的淚也，給駱兒吃。

不能感化的動物

「幾點鐘了，還不睡麼？」美仙微笑着望了我一回，又閉着雙目睡下去了。

我坐在燈前正在沉思，駱兒哭起來了。何等可愛的美麗的雙目睡下去了。

一九二四一二二八夜十二時半脫稿於武昌旅次

### 影戲事業的新趨向

從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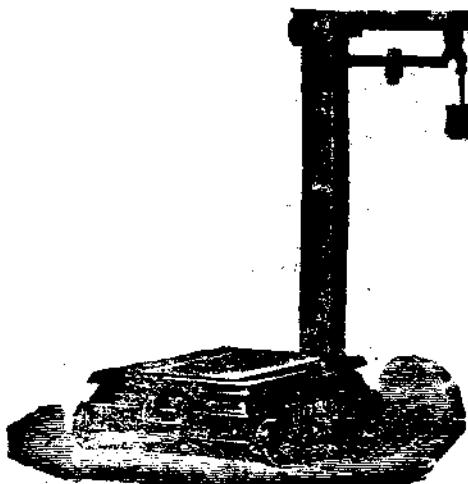
世界影戲事業，其最發達者，首推美國。自發明以來，舉凡名家小說，莫不取材殆盡。美國影戲界的耆宿薩謀爾高爾特溫因此之故，特於去年歲底至歐考察，遍訪當地名家，欲為影戲事業開一新路。據氏自言，謂影戲之饒有趣味，可供民衆娛樂者，必其所表現的事實，在人生上含有愛及笑的資料，否則必不能成功。蓋影戲的觀眾，大都係青年男女。而青年男女們共通的理想，即為美妙如夢的戀愛與熱烈的接吻。至在中年以上之人，則由此甜美的情景，回憶少年時如夢的生活，為樂亦殊無藝。但是，歷來所製成的無數的影片，大抵以「動作」為主，都不是最能完美的表愛與笑的作品。這實是一樁憾事。

奧國弗勞特博士是首創精神分析學以解決人生之謎的學者。他以為我們人類，有表現在精神作用表面的意識作用，也有因壓抑而潛伏在下面的無意識作用。戀愛是性慾的表示；笑與夢是無意識作用的顯現。這三者都是左右人生一切的重大事件。所以在影戲上若欲把愛與笑二者正確地表現於外，則其脚本要當以精神分析學的原理為根據纔好。高爾特溫認此議論為洞中肯綮之談，爰特躬往維也納求弗勞特博士編製影戲腳本，並言如果可能，還請博士不惜一行，親至美國為影片監督云。

## MUSTARD FOR HOWE SCALES

秤天子彈牌碼好之行洋隆晉老

FOR ALL  
GENERAL  
WEIGHING  
REGULAR  
PORTABLE  
PLATFORM  
SCALES  
WITH  
WHEELS



此秤彈子靈活重量準確久已馳名  
凡工廠碼頭貨棧行號用此天秤極  
稱合格各種大小俱有現貨

老晉隆洋行 上海北京路四號  
分行天津漢口香港廣東澳門

MUSTARD & COMPANY, INC.  
*4 Peking Road, Shanghai*

東方(668)

請聲明由東方雜誌分編

Please mention the EASTERN MISCELLANY.

## 細胞母液



人之原始、無非一個極小精細胞、在母腹中吸收多量血液而成胎、是在未成人以前、血液即為培養細胞之母液、復以解剖手術觀察人身各部組織、千差萬別、無非細胞、而其各種細胞、又莫不資

血液以為

生活、本

藥房所發

行人造自

來血、為

四遠馳名

補血聖劑

、稱為細

胞母液、誰曰不宜、其功效另詳仿單、

自來血、補血生精開胃健脾

四時常服、功效無比

大瓶二元 小瓶一元二角

上海四馬路五洲大藥房發行

國內各分號各大藥房均有發售

東方(668)

請聲明由東方雜誌分編

Please mention the EASTERN MISCELLANY.

## 怡情養性

音樂上應用之各種器具本行無一不備如自動披亞娜電力披亞娜複奏披亞娜以及風琴等均製自世界著名製作者之手每具價自四百八十五元起

各種銅製鼓號笛等樂器哥倫比亞留聲機及最新唱片亦無不價廉物美茲為優待起見凡為東方雜誌之讀者均得照原價九五折計算 欲增進家庭樂趣得怡情養性之高尚娛樂者幸即惠購為荷



## 高尚娛樂

上海南京路  
三十四號 羅辦臣洋琴行謹啓

電話中央八六八號

東方(288)



## 藝林外史（續）

法國佛朗士著

李青崖譯

### 第七章

在第二次失敗之後，各兒便很和社會事業接近，却將他學生置之不顧了。雷米因為看不見他的教師，心中甚為舒暢，率性在勞奮的工場內作畫。那不可一世的雕刻家，偶然在馬拉蓋河沿的塘邊，得了戈拉爾多（註二）的詩集，便不盡地發了欣賞的雅興。他說：

【戈拉爾多真算法國最大的詩人呀！】

看着氣候漸漸熱了，哲學家布朗許依然背了一件長毛絨

的厚外套做衣裳，他的朋友們都說道可像一個背了獸皮的北塞帶的居民。他思慕婦人的玄想，從不會離開他的腦中，并且他的神情，從沒有像近來的暴躁。他將往常每日吃一個價值一個銅元的麵包的食慾也失掉。但是他在厚的羊毛下面，簡直被一種不可撲滅的口渴燒焦了。有天，雷米正聽了勞畚的吩咐，重新——大概是第一百次——向着那隻冬天放在火爐上面的水罐寫生。哲學家布朗許毅然拿了這把做樣本的水罐出外，走內水管之前將他注滿。一會兒他走進工場，鼻子濕了，長鬍子也潤潤有光。少年合種人斜着眼瞧他一下，彷彿心許給他一點東西。

布朗許止住了口渴，却又希望一陣的迅雷烈風。他在勞畚最精美的書上，撕了幾張紙下來，去寫他那模糊而可怕的思想。陡然一陣暴雨，滿城的空氣涼了起來，而哲學家的神經也寧靜了。

光陰不知不覺地流動：秋深明靜的天空，引出無數的紙飛，初冬到了，霧也來了，酒店門前，擋了烘栗子的爐子，手車之上，推着黃澄澄的橙子，沙伏哇土人（註二）的賣藝者，背着活動照片的鏡子，看看屋頂蓋上雪了，生了火的飯廳之中，聞到烤熟的香味了，耶穌的聖誕節，新年的元旦，一月六日的諸王節，又一天一天地過了。但是光陰不能變換布朗許的心事。

諸王節的這一天，雷米正和帝翁在聖徐爾必司廣場（註三）

經過，他瞧見場中四個主教的石像，幾乎包了一層冰衣，石像繞住一座噴水池，四週的地面上也有一層很厚的冰蓋着。他搓着手掌，欣然自言自語：

「到了夜半之時，此地的氣候，一定真不算和緩。」

末了，他便商議妥貼，雷米欣喜萬狀，帝翁更為滿意，這就是因為他們寫了一封信，找了一個苦力送過去的原故，不過受信的方面，信面並不會註明，信內寫的是：『足下的頭髮是棕色的，

我的是金黃色的；足下是強健的，我是弱的。我了解足下的意思，并且也愛足下。』所以他倆當然密謀他倆所快意的誤人的詭計。

這晚布朗許、勞畚和美而西都在瘦羅館喫夜飯，美而西漸露老態，瘦削的臉龐幾乎被眼鏡遮住，勞畚從這七八天以來，專心研究一本記載十七世紀禮節的書，此外還有詩人帝翁和畫呂西也在座。菲基尼燒了一件香味撲鼻的白菜羹給他們喫。哲學家布朗許却將勞畚傳給他的這份滾燙的菜羹拒絕了。他說：『這種濃厚的菜令人膩味，勞畚對於食品的款式，難道一點也不會考究嗎？』

一個苦力走進館來找布朗許先生，向他交遞一封信，這信帶點玫瑰香水氣味，信套是淺蓮青色的，上面寫了幾個藍墨水的字。哲學家拆開看時，他的鼻子便混亂地抽掣了一陣。看完，他便將這信擋在他晚禮服——這就是勞畚給他的晚禮服——的袋中。並且用奇異的眼光在自身的四週瞧了一下。他滿身質薄而行急的血，都集在他那酒糟的面孔上了。他那時完全變了常態。他的鼻子，彷彿被一爐內臟的火烘得刷亮。帝翁審察他飯

巾上的布紋，雷米用他的刀子，在鹽盤之中畫出許多山谷，彷彿他的知覺，通通迷在這幅被北海的耶和華（註四）所任意創造翻動的冰海風景之縮影之中了。他們的談論，本來被送信的苦力打斷，不久也重行緩緩地繼續起來。勞畚獨自還得到一些空想。他很專心研究十七世紀的禮節，憐惜法蘭西國王魯意十四。他說：

「他雖然不和波爾基亞（註五）有同等價值，但是他對於人權和不死的學說是有功的。」

布朗許有時將手插入晚禮服的袋內，拿一件東西，在胸前緊緊貼着。他完全墜在深夢之中，偶爾從他的厚而皴裂的嘴唇中，流出幾句曠夫受感的溫柔句子。剛到十一點鐘，他便立起預備出去；他舉起袖子向項肩拂了幾下，在他，這算是格外的精緻和交際場中人物式的過分考究了。他向勞畚說：

「明天再見！」

但是哲學家走到門口，喃喃念了幾句不可解的話，并且輕輕地溜了出去，彷彿化了烟似的。一會兒帝翁和勞畚也離開瘦貓館了。

哲學家到了夜半，穿了跳舞場的晚禮服，繞着四個主教的石像和噴水池，不住地兜圈子。幾個誤了時候回家的人，匆匆地由廣場中經過。池中溢出的水，已在地上結了冰。哲學家幾乎每步必滑。冷峭的北風，將他晚禮服的後襟攪個不住。然而他却和推磨的瞎馬一般，繞着池子永無了期地旋轉。廣場中看看沒有一個人了，最後只有一個年輕的女工。她大概也是被甚麼樂趣誤了時候，舉着道地的巴黎女子的緊急脚步，揚着活潑的身段，從寒風中穿過。市政廳的時鐘報過一點了，哲學家依然繞着池子旋轉。滿街靜悄悄的，偶爾只聽見保安巡警成對的皮鞋「去」、「去」之聲，震動了夜色的寂寞。末了，已經是一點半鐘了，哲學家離開噴水池，走到路燈之下重新細看那封香氣襲人的信。信上明明寫着：

「足下的頭髮是棕色的，我的是金黃色的；足下是強健的，我是弱的。我了解足下的意思，并且也愛足下。今晚夜半，請足下在聖徐爾必司廣場的噴水池邊等我。」

這約會可是具體的。哲學家仍然保持他那旋轉的「防地」。濃霜已經將「防地」罩了一層放光的末子。他晚禮服的後襟，地

因着了這種潮氣，加增重量而垂下了。廣場完全沒有一個人了。他還旋轉了很久的時間。末了，知道被騙了，疲乏了，失望了，才在一張長椅上坐下，呆呆地用雙手將腦袋抱住。到了他立起之時，瞧見雷米和帝翁二人飛也似地跑到附近的小街黑暗中去了。於是他在疾首痛心的境界中，才得了一道光線，他的鼻子，不免因憤怒而抽掣了。

第二天，他在馬衣之中蜷伏着時，便向勞畚聲稱要殺雷米。

「我固然不重視我的性命，」他說，「但是我尤其更加不重視他的。」

勞畚勉強試着安慰他，然而無效。

這時雷米安安逸逸地暢暢快快地在他的鴨絨被中火熱地躺着，心中還念道：

『在這幾天，我真的應該去瞧瞧兌來馬克少將了。』

(註一)戈拉爾多(Goaldard)為十八世紀的法國詩人，但非畫者。

(註二)沙伏娃(Savoye)為法國東南部的省名，其地既和意大利交界，其土人多賣技糊口，和中國搞西洋鏡之徐豫各處人民相似。

(註三)廣場(Place)為市政的街道制度之必不可少的東西。歐洲各城

市的街道，遇有三線以上的交叉，即於交叉點開空地若干方丈，以為讓路行人，擗擋之用，這空地就是廣場。

(註四)耶和華(Yehova)即基督教之上帝的別稱，此處所指北海的耶和華，即指雷米而言，蓋謂聖經中山谷的造物主，就是雷米。

(註五)波爾基亞(Poer Borgia)本為教皇亞力山大第六之私生子，法蘭西王室第十二封他為侯爵，信得頗專，此十五世紀末之事。

## 第八章

兌來馬克戴着一頂布的小帽，穿着一條白的圓裙，笑嬉嬉地在他的店門前，對着那照滿了樹影參差的大路的朝暉坐下。他的眼光，右面可以一直望到那號聲嘹亮的營盤，左面可以一直望到那中有孤立的銅像的皇帝廣場。大路的兩傍，蓋了許多矮的屋宇，開了許多釘着曬衣樁子的空地。拐角的地方，有許多小酒店，向住荒涼的空地開着，他們的牆壁，都弄成土紅色的，可以格外使人注目，并且很快就可以引起軍人和工人的渴念。此外的塘和空地，便一致都是灰色的。兌來馬克店門對面的兩所房子，都是白灰門面，花柱穹窿的四層樓，但是牆壁都開了裂了，

生了苔蘚了，玻璃破了，糊上紙了，并且窗口還有些布片掛着。無數頑童和無數野狗所成的混合團體，不住地在灰塵中追逐。三五成羣的兵士，從客地向着鄉村走去，并且還有些身穿了散漫無摺的布裙的村婦，或者提着水桶，或者籃子，在跟前經過。

兌來馬克的店內，完全油漆得通紅，玻璃店門的後面，有一大塊生的牛肉和許多熟的牛排，分別在幾個盤子中擺着。這時他手中正拿着一個新宰的兔子，獨自微笑。他鼻子是平的，嘴唇是厚的，兩隻閃灼有光的眼睛，被他黑臉上的高額托起。頭上捲曲的髮，依然是黑的，但是額上已經開頂，天靈蓋上，露出一部分光溜溜的。

密臘貢（註二）擡起兩隻腳坐在地上，出神地瞧着過往的人，衆生和物件；但是她天君泰然，靜悄悄地在太陽光中取暖。有

時她伸着那伶俐的腦袋，吐出舌子去舐兌來馬克的兔子的鼻孔下面凝住欲墜的血末了，她對於這種美味滿意了，便仍然搖動尾巴，向大路上瞧着。

兌來馬克正和翻手套一般，將那兔子的皮剝下，然後將這宰了的牲口，擋在一張小桌子上面，口中一面用他的好嗓子唱

着，一面溜刷地將牲口解成小塊，放在一個盤中。

隨後，他走入店中，店中有一張門，正和一個蓋了棚子的小園子相通。他很潔淨地將這份紅燒兔子安排妥貼到了那口紫銅鍋子在鐵灶上發聲時，他便坐下了，并且靜悄悄地出神。他那雙如同新近油漆的刷亮的眼睛，彷彿甚麼也不注意了。大概除了他眼前那鑄了磁磚的鐵灶，他那包了錫皮的櫃台和他那鋪了漆布的桌子以外，還瞧見許多傍的物件，因為他哼着一種奇特而和藹的歌曲，并且還向那些不在跟前的人說話。末了，他向那鍋紅燒兔子——這菜的情形，正在廚子們所謂的「文火」上面行動——瞧了一下，便說：

【密臘貢，你給我看守這店罷】

密臘貢調轉他那伶俐的耳朵向他望着，於是一直跑到店門當口的石板上，恭恭敬敬地守住。兌來馬克走到樓上的一間很精緻的房，拿了一張重三疊四談論獵取野猪的報紙。這臥房之中，陳設了一張核桃木的衣櫃，一張掛了白棉布幔子的牀和四張桌子，原來這間房，是做飯店老板的臥房而兼做星期宴會的飯廳用的。他從衣櫃中，取出一個匣子，擋在桌上，小心翼翼地

將他打開。這匣中的物件，都是用布片或紙頭包好了的。他先後拿出一條紅的女圍巾，許多肩章，許多耳環，一座十字勳章，一塊不明等級的勳章和一頂金邊的雙角大禮帽。帽子的前後兩隻角，都懸着一穗金髮。一會兒，儲藏物件都擺在桌上了，他用小孩子得意注目的神氣，向這些物件端詳。隨後他將帽子戴在頭上，金髮使兩邊搖擺，並且將他妻子奧莉弗的紅圍巾披在肩上，向着他那面剃鬚子用的小鏡子裏邊瞧了好一會。

他的靈魂竟走入他過去的生活中去了，并且一直迴溯到他做少將的時代。他重新瞧見佛士丹第一陞下登基大典的熱鬧情形，王公披着藍色的外氅，侯伯穿着紅色的禮服；皇帝的黑臉，戴着一頂金質的圓冕；奧莉弗穿着一件長尾掃地的裙子，坐在一乘手推的小車之中，并且又在教堂內神座前，和許多貴族夫人一齊排成班次。一切都現在他眼前了，衣服的五顏六色，禮砲，軍樂和皇帝萬歲的雷動之聲都來了！隨後他又重新瞧見皇宮的大宴會，燭光和綢緞之下，盛裝的黑色宮廷婦女，揚着白色舞衣，狂了一般地跳舞。他還重新瞧見成行的兵士，排在一塊光明乾燥的平原中，在他的眼光下面等候着，他們都是全副武裝，

向他舉鎗致敬。至於他，兌來馬克，他却和畫片上的拿破崙一樣，兩隻手插在背後，從行中經過，并且說道：「兵士們，因為你們，我很高喜悅！」

隨後，黑暗一些的景象，漸漸從他的幻想中旋轉出來了。他重新瞧見促成他本身失敗的變局了。那時正是一千八百五十一一年的十二月，他那種色厲內荏的孩子伎倆，正和一個皇帝的全部權力同時擴張，那時蘇奴格（桂二）正下了一個向陶米尼干共和國宣戰的決心，兌來馬克少將便派在茹司多中將所帶的軍隊之中，任旅長之職。皇帝在誓師詞中說道：「軍官們，下級軍官們，兵士們，陶米尼干的粗鄙之人，見了你們一定就要逃遁，前進罷。」兌來馬克很信服皇帝的話，他戴了一頂金髮帽子，掛了幾座海蒂帝國的勳章，衣上還釘了許多金的帶子繩子，赤着雙腳，自己在頭裏行走，耀武揚威地領着一隊打先鋒的黑色軍隊前進，剛好到了一座芭蕉林邊，一陣猛烈的鎗聲將他駁住了。他不免憤怒，轉身向着兵士們，變了臉色誠實地向他們說：

『皇帝瞧不起膽怯的人！』

這種論調一出，全旅的人都謂轉脚跟，并且飛跑地散了。兌

來馬克告哀乞憐，他們重新才行歸隊，然而鎗枝，帳篷，乾糧，子彈，却都丟在路上，無從收拾了。蘇奴格聽見這種軍事行動的新聞，氣得渾身都震動了，於是爲得恢復紀律起見，便將茄司多中將

錦雞，並且下令緝捕兌來馬克。他躲在樹林中住了七八天，法國領事官因爲聖呂西夫人的要求，才將兌來克馬收容，并且引他

上了一隻直達馬賽的法國船。

在這種紀念之中，兌來馬克露出那種受過鞭撻的伶俐小狗的神情了，於是便將勳章，肩章和帽子，重新用布片包好。他疑惑地從窗口瞧瞧大路之上，是否有人經過，然後才將這貴重的匣子重新放入衣櫃鎖好。他下樓走入鋪房，向着那口香味撲人進吟鳴唱的鍋中，加了一點兒水。

櫃台上掛的時鐘，正指着十一點。一羣蓬頭亂髮，衣裳不整

的飛奔而來的孩子，從那騰空捲起的塵土之中，衝到店前玻璃格門之外，并且還夾着尖銳的叫喊之聲。

兌來馬克端了一個盛湯用的鉢子，在簷前坐下，鉢中盛滿了吃殘的雞塊和用紙片包好吃剩的油炸薯條。密臘貢搖尾在簷前候着，監視這種佈施。

幼小的羣衆，靠著兌來馬克的雙腳在地面坐下，他用一種奇特的鼻音發令：

「歸隊，成一直線！」

於是孩子們便排成一條直線，伸頸，垂臂，睜眼，露出垂涎的樣子。

兌來馬克露出莊嚴的喜悅神情端詳了一會，隨後便說：

「各照號數應點。第一號……第二號……第三號……」

於是向各人分給各人這天的口糧。第一號第二號和第三號都走開，他們都用雙手靠住肚子，捧着這口糧，并且都躲到轉灣拐角的牆邊，一面睜開疑惑不定的眼睛四處觀看，一面吃着。

「第四號……第五號……第六號……」

第六號是一個紅頭髮的孩子，他將第四號一推，第四號本是一個跛子，因此便將他所得的雞骨頭，滾到溝中去了。

密臘貢豎起她的耳朵，第四號已經將他那塊骨頭拾起，於是兌來馬克少將仍舊向他的軍隊發給糧食，辦完之後，才回到鐵灶跟前。他知道紅煨兔子已經好了，便從一個抽屜中，取出一

桿紅漆的小木鎗，並且叫密臘貫過來。她立刻垂着耳朵走過來了，照她的神氣彷彿說：『上帝這有甚麼用處？我們將生滯弄成複雜的，這是我們錯了；我操演時覺得毫無樂趣。但是我仍然奉命，這不過使我的主人兌來馬克喜悅罷了。』

於是密臘貫堅立兩隻後腿站了起來，接了那桿小木鎗，和她的粉紅色的肚皮靠住。

『托鉛舉鎗！兌來馬克這樣地發令。』

密臘貫照着口令操演。但是兩腿搖動，她便仍然四隻脚都踏在地，將兵器一丟，飛也似地跑到店門口去了。他向她說：

『這不好，這太不出勁。明天我們重新再來罷。』

密臘貫毫不動作，輕輕地叫了兩三聲。隨後她又跑到鐵灶跟前，將腳爪在鐵灶的四方石燈上抓得作響。

雷米戴了一頂圓頂鐘形的草帽，彷彿是競渡會員的裝束，他走進店來，向兌來馬克說明來歷，兌來馬克正在開一瓶白蘭地酒，沈默無言地將背側轉過去。隨後，他說：

『是你雷米先生，你總長先生的兒子，我可憐的妻子奧莉

弗的乾兒子，她從前不是在親王埠販賣印度的阿喇克酒，鐵沙

和椰子嗎？有色人（註三）殘忍地在她的大雜貨店中將她殺害，而他們也被她店中的酒醉死了。這事在海蒂國的政府公報載得很長。這事是領事官拿大司向我說的。並且我很傷心，因為奧莉弗是個良妻呀！今天會見你，我很高興，雷米先生，我娶奧莉弗時，她已經不是少年人了。傍人笑我兌來馬克娶了一個老太太，但是兌來馬克知道一個婦人越老，越長於安排飲食。雷米先生，請坐罷，這是一瓶不能再留的白葡萄酒，因為我們就要喝他。』

於是這黑人放聲大笑。他將瓶塞拔開，又將瓶頸的漆上的灰吹去，然後將兩隻玻璃杯斟滿。這時他不免動了感慨，便說：

『生命是不能永久保留的，但是死亡却永久存在。』

隨後，他將嘴唇靠近黎呂西的耳朵，低聲說道：『我留下一筆大款子，藏在樓上的袋中，預備給你的乾媽奧莉弗，造一座講究的墳墓。』

於是他也重新又笑。隨後他又問馬丹亞立多聖呂酒的消息，她以前是一個儀態萬方的婦人，並且他又問雷米在巴黎幹甚麼。

『我做中等教育放試的預備功夫，』少年人呵欠這樣回答。

答。

兌來馬克不知道中等教育攷試是甚麼，但是他想這一定是一件「體面的事。」

他斜閉着倦眼和雷米碰杯。隨後又問雷米將來是否可做將官。

「那真體面，」他歎了口氣便加上這幾句話，「那真體面，但是一個將官，有時也有不如意的事！」

雷米向他問了一句和他開頑笑的話：

「兌來馬克，你以前不是在蘇奴格那凶惡的猴子手下，做過將官嗎？」

兌來馬克不免慌了。他兩扇厚的嘴唇不住地顫動。口吃着說：

【雷米先生，你不應當這樣稱呼皇帝呀】

雷米以前聽見他父親說兌來馬克異常畏懼蘇奴格，并且以為他還在世上活着。所以雷米又加上幾句：

【你害怕蘇奴格的影子，到夜間來拉你的腳嗎？皇帝娶駕已經十年了。】

兌來馬克慢慢搖頭說：

『不然，雷米先生。』

雷米枉費心力，說大家都知道蘇奴格於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在雅馬依格去世。黑人依然回答：

『不然，沒有的事！雷米先生。皇帝不會娶駕，不過是躲開了。』

他說完之後，額頭上的皮，還向頭頂綻了幾下。紅銅鍋中發出香美的肉味，黑人便覺得高興了。他笑着說：

『我們去喫午飯，雷米先生。』

他將桌布和刀叉盤盞都擋在葡萄棚下面的桌上。這小的園子正靠着一塊菜土。巴黎維爾賽衣間的鐵路路床，正在前面擋住。雷米瞧着這枯燥的田野出神。一會兒兌來馬克重新走了出來，從他雙手所捧的那盤熟菜的熱氣中間，瞧見他張開大口笑着。

【雷米先生，這是一點有味的東西，雷米先生。】他說。

他們將紅燒兔子喫完，白酒喝完之時，還拿那布利的乾餅，夾着棉花一般軟的麵包喫着。雷米覺得在此很舒服，便說：

【兌來馬克，你在這裏很對勁呀。】

但是兌來馬克也在這人類不住地要求新慾望的自然環境之中生活，因此長歎一聲：

「雷米，你知道我店中所欠缺的物件嗎？這裏欠缺我一個嵌在金邊框子內的油畫肖像。我的油畫肖像，倘若掛在櫃台上面，一定是一件很體面的物件。我本來留下一筆大款子在樓上的袋中，預備給奧莉弗修墳墓用的；但是我將來從這款子上面，打碎一小塊下來，送給替我畫像的畫師。」

聖呂西告訴少將，他可以不必將乾媽奧莉弗的墓碑打碎一小塊而一樣可以得一個油畫肖像。

「我是一個油畫家，」雷米向這被誤的兌來馬克說，「下一次我來的時候，我將我的畫布和我的顏色盒子帶來，就可以給你畫了。」

忽然密臘貢叫了幾聲，兌來馬克才知道有兩個兵士走進店來要喝啤酒。他走進地窖下面取酒時，雷米因為菸斗的火已經滅了，便到櫃台上尋覓火柴。於是他在旅館對面房屋四層樓的客廳中坐過的那個矮老頭兒，正在店外大路上經過。這的確就是那個矮老頭兒，並且也就是那種長鬚和那柄雨傘。

「兌來馬克！兌來馬克！」雷米這樣連聲喊着。

兌來馬克剛好從地窖中走上來。他抱住兩瓶啤酒笑着，立刻拔開塞子，給那兩個坐在座兒上的軍人斟出。但是雷米連忙牽住他的白布圍裙，急急地引他走到店門口。

「兌來馬克，你認識這位老先生嗎？」雷米指着那位灣腰曲背的好好先生，向他詢問。

黑人抱着兩隻酒瓶在他胸前，大聲發笑：

「自然，雷米先生。這是我的房東。他叫做薩禮艾先生。我正要找他給我修理樓頂。」

雷米一直牽住他的白布圍裙，連忙說：

「兌來馬克，千萬別向這老頭兒要求修理。」

隨後，他又用一種近乎威嚇的聲音說：

「你付了租錢嗎，兌來馬克？」

但是兌來馬克在這所房子住了二十一年，怎樣能說他不付租錢呢？

雷米又從兌來馬克口中，知道薩禮艾先生是個有錢的，他在諾爾曼第那些地方有些產業，時常在那邊居住，並且有一個

古怪脾氣，就是時常用他的雨傘去量那些公共建築物。

少年的雷米欣然高聲說：

『兌來馬克，我要給你畫像，給你畫一個將官樣子，你可是得將賣草藥的商人的外褂穿上，并且戴上沿了駝鳥毛的禮帽，安上四個肩章，這行嗎？』

但是黑人拿出正經的神氣，反對這個辦法，他說：

『這固然是很體面的，雷米先生。但是因為皇帝的原故，不應當這樣辦，他倘若知道定要生氣了。他這時正躲在旁的地方呀！你給我畫一個穿了晚禮服的像，再在襯衣上畫三顆金剛鑽

的錨子，就很像樣了。』

雷米回去之時，就從聖日耳邁大路的下坡道兒走，雖然他

平常向不思索，向來對於圍繞他的和附加在他身上的事情毫不關心，然而這次，自己覺得何以因為看見伏楊丁街的母女歸老友，就異常關心了，因此也不免納悶。

(註一)密羅實爲兌來馬克所養的獵狗之名。

(註二)蘇奴格就是佛士丹第一的姓，此節所言國曆及蘇奴格於一七八六十七年去世，始與歷史家之記載相同。

(註三)有色人爲歐美人稱黃人或黑人之別名。

(參看)

## 乞丐新聞

幼 雄

巴黎有一種乞丐新聞，爲乞丐所發行，用蒟蒻版印刷，內有記事欄、記載巴黎某家婚禮、某家葬式，以及洗禮、祭日、集會等，都十分詳細。有讀者通信欄，助長乞丐間的友誼，交換意見。最爲一般乞丐所注意的則是慈善家往來欄，凡慈善家的來往行動，新聞中必詳加記載，以便往求佈施云。



講求衛生之良友

## 一機房地位

## 一燃料儉省

德爾科

三十二

度八百

五十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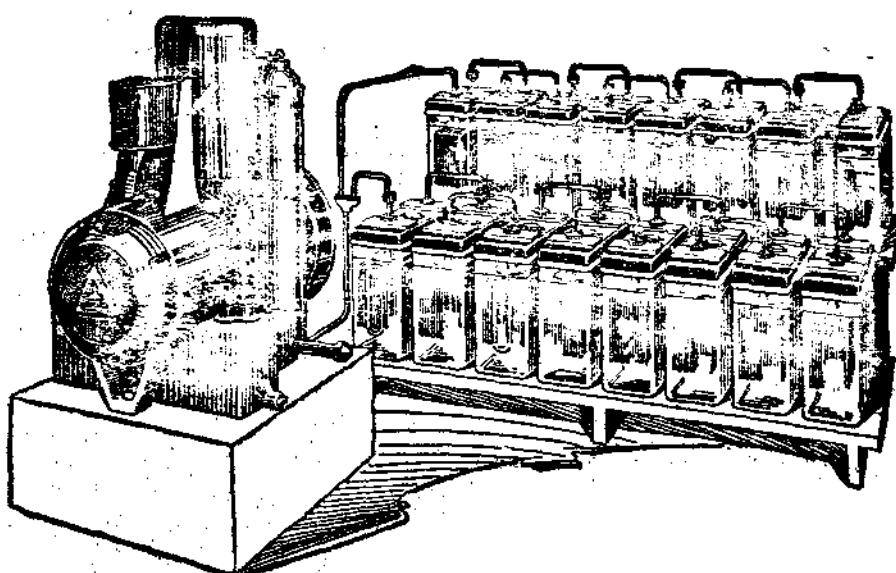
脫之電

燈機連

玻璃電

池十六

只之圖



扶助工業之利器

## 一機之特色

## 一不取工資

凡蒙賜顧本行卽派技師前來代為裝置並將用法指明以便客戶自行管理即以後偶有損壞時亦可隨時來函知照本行自當派上技師修理不取工資  
(惟以二年為限)

本行尚有其他大小電機數十餘種不及備載印有詳章函索即寄

中國總經理 美商協隆洋行 上海四川路五號

東方(584)

請到由東方雜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EASTERN MISCELLANY.

此機構造精巧佔地無多卽平常小房間已足合用祇須另建一水門汀機墩及電池木架火燃料極省且新牌散油均可合用實為世界上最經濟之電機

每機連有蓄電池其利有二(一)點燈不多時可用電池之電不必開機(二)燈有此電池則日夜有電隨時可以點燈除點燈外凡風扇影戲電機電爐熨斗抽水機以及一切電器用具均可裝用最適用於公署住宅旅館花園機關車站店鋪醫院學校以及製造廠等如在鄉間開辦小電燈公司尤為合宜



# 平海氏胎產神水

◀疲勞心▶

終日勞心勞力精神必倦非屢  
背酸痛便是四肢乏力常服平  
海氏胎產神水則身體日強辦  
事猛進此神水治婦女勞乏已  
多年如失眠頭痛及胃口不佳  
等均治之有奇效

◀運動樂游▶

女子身體強健方可從事各  
種運動以圖樂趣如覺四肢  
乏力內部失常速服平海氏  
胎產神水必收滋補之效平  
日神疲力乏背痛腿酸服此  
神水最有效



Lydia E. Pinkham's  
Vegetable Compound  
號九廿路川四海上處行發總  
司公限有康德<sup>英國</sup>  
告出有均房藥大各

# 申屠氏影劇本(續)

洪深



## 第五本

申屠氏影劇本(續)

申屠氏

影劇本(續)

洪深

燭前。

景三〇七 方家內室

方妻拴扎起一個包裹，將金鎖一支剪

爲兩段，擲在桌上，悄悄出去。

景三〇八 申屠草堂

方妻到馬棚邊，見無人在側，私開角門走了。

景三一〇 方府後院

方妻到馬棚邊，見無人在側，私開角門走了。

景三一一 申屠草堂

那時方六一正一團高興，花燭交拜。新郎新娘，兩個都要充斯文，兩個都不像。

景三一二 申屠莊院前

董昌在牆外，聞得鼓吹聲，又憤又悲。

景三一三 同上

頭強腦，吳用在新娘耳邊低說。方蛟等

階下幾個吹手，連忙吹打起鼓樂。

景三〇六 申屠草堂

喜娘們扶着新娘來了。那新娘有點羞

方蛟等簇擁着新郎，緩步走入，立在花

景三〇五 申屠院內

看見，覺得奇怪，又不好就問。

景三〇三 同上

有人推他，遞過一把尖刀。

東方雜誌 第二十二卷 第三號 申屠氏

一三三

六一說明 醉人 演員△△△

A Drunken Neighbor-by——

景三一四 同上

便是那好管閒事酒醉糊塗的鄉鄰，叫

他報仇。董昌提刀欲行，忽記起——

景三一五

四女乃捨身救父。(同景二五三)

景三一六 同三一四

董昌手裏那把刀，不知不覺落在地上。

了。醉人拾刀，搖頭去。

景三一七 樓梯

院內鼓吹，送新人登樓入洞房。

景三一八 申屠院內

吳用拽住方蛟，同坐一處吃酒。方蛟開懷暢飲，吳用杯內酒，暗傾地上。

景三一九 樓上

洞房內點着雪亮的燈燭，那春台上盛

滿酒肴，擺着兩副杯箸。新娘坐在床上。

方六一喚新娘飲酒，新娘搖頭，不肯抬

身。方六一不敢造次，尋思半晌，纔鋪了

一杯酒，端給新娘。新娘先不好意思就接，

當不住方六一再三相勸，便接杯過去。

送到口邊，一飲而盡。舉着杯，還要添酒。

景三二〇 同上

放大 方六一見新娘好酒，大喜。一面篩

酒，一隻手便揭蓋頭紅巾。祇見鳳冠霞佩，裝扮着一個滿臉鬚鬚的黑大漢，不

由吃驚，喝問：

六二對話 「你是誰？」“Who are you?”

景三二一 同上

李達指口，表示他是啞子，不會說話。方

六一大怒，手起一個嘴巴。

景三二二 同上

李達那里還忍得，劈面一拳，揪打起來。

景三二三 同上

李達打得性起，邊想動手，被吳用攔腰

兩個都是大漢，都有千百斤氣力，拳來

腳往那裏肯饒讓一點。打得那床倒靠

翻，一片聲響。

景三二四 中屠院內

老丈知是弄出事來，不敢聲張。

景三二五 同上

方蛟聞聲驚起，却爲吳用拌住。

景三二六 樓梯

李達騎在方六一身上，拳頭如雨點般

下方六一拼命掙脫。

景三二七 申屠院內

兩人從樓上滾至樓下，仍扭着不放。

景三二八 同上

方蛟跳上前，想幫兇，却被李達頂頭一

拳打昏在地。

抱住方六一勉強爬起扶牆摸壁想逃走，也被吳用攏了轉來。

景三一九 同上

吳用推方六一坐下替他拭去臉上血污，見他也是四大漢，不覺誇口道：

景三一九 同上

八三對話 「大哥鐵骨銅筋須在一刀一鎗上尋出頭，不可酒色。」“You are such stuffs as iron and brass are made of: Sir, do not waste yourself with wine and women.”

景三二〇 同上

方六一聽了應然。

景三二一 同上

特寫 李達扯脫了女衣。

景三二二 同上

吳用又扶起方蛟，同方六一坐在一處。

方六一指着李達問是何人，吳用低聲

景三二三 同上

吹手再作鼓樂。

景三二四 同上

吳用知他怕方六一復仇，特地領方六

六五對話 「賣妾千黃金，許身不許心。」

道：

特寫 吳用再贊禮。

景三三九 同上

六四對話 「江湖人稱黑旋風。」

“Men also call him ‘The Black Whirlwind.’”

景三三〇 同上

方六一駭得再也不敢強了。吳用叫請

太公，又叫李達掇條凳，坐在方家主奴

中間。

景三三一 同上

吳用吩咐老丈一番話，老丈唯唯而去。

景三三五 樓上

方六一方蛟被李達掙拳監着，敢怒面不敢動，瞪着兩眼乾望。

景三三六 草堂

莊客們至此都快活飲酒食肉。獨老丈

特寫 摆，擔着心事。

景三三七 庭內

吳用知他怕方六一復仇，特地領方六

一到老丈面前說道：

六五對話 「賣妾千黃金，許身不許心。」

"With gold you may a woman  
mart, She sells her body, never  
heart."

景三四五 同上

叫人將方六一帶來的金珠聘禮，全數  
奉還。又從香爐內拔了一把香遞在方  
六一手內，說道：

六六、對話 「不得懷恨報仇，也見好漢  
義氣。」 "You word of honor-not  
to revenge."

景三四六 同上

方六一回眸見李達又握着拳頭緊緊  
跟隨，他便爽然答應，高高舉起香。

六七、說明 折香爲誓。 The Oath

景三四七 同上

方六一將香折成兩段，老丈這纔真放  
心，委實歡喜，多多拜謝衆位去了。<sub>漸隱</sub>

方六一遍體是傷，渾身作痛，倒在椅上

不想盛怒跳躍，碰動傷口，痛得跌倒，婢  
子扶着他，躺臥養傷去了。<sub>漸隱</sub>

呻吟，叫人包了頭，絡了手。

那方家來的人馬，偃旗息鼓回去。  
景三四八 申屠氏院落

同上

偏有那不看風色的婢子，急急捧着斷  
方六一走時，一顛一顛，由方蛟扶着，吳  
用送到門口，叮囑道：

六八、對話 「改日遣頭領迎大哥上山  
聚義。」 "We will another day  
welcome you to Liang Shan."

景三五〇 同上

方六一勉強爬上馬，垂頭喪氣，非如來  
時耀武揚威神情了。<sub>漸隱</sub>

景三五一 方家內室

方婢捧茶至方妻房內，見翻箱倒篋，又  
檢着桌上斷紋，知是一去不返，大有幸

放大 方六一素來稱英雄，數好漢，睥睨  
一切，連經幾種出醜，怒氣無可發洩，將  
桌上花瓶，攢得粉碎，拍案大罵。

景三五六 方六一書房

災樂禍之意，且不免心中暗喜。  
景三五七 同上

偏有那不看風色的婢子，急急捧着斷  
方六一走時，一顛一顛，由方蛟扶着，吳  
用送到門口，叮囑道：

景三五四

閃景 那方妻如何偷開後院馬棚邊角

門逃走。(同景三一〇)

景三五五 同三五四

閃景 又說發覺後，如何領着衆人追尋，  
不見踪跡。<sub>化入</sub>

景三五六

景三五八

金烏負着太陽，自東而西。

景三五九

玉兔居月亮內，自西而東。

景三六〇

鳥與兔往來飛躍，以示日月如梭也。

景三六一 舊市

那現過了數月，方六一傷創逐漸好了。  
仍舊不安本分，日常領着人在街上撞。

人家見他都躲避。

景三六二 曹

他踢狗，打乞丐，踏翻小販的籃子，橫行

霸道，一如往日。

景三六三 糜街頭

那年梁山盜甚爲猖獗，各處官司都出榜懸賞捕拿強人。縣門前許多人看榜。

景三六四

方六一看見榜文如此，心裏大喜。那年梁山盜甚爲猖獗，各處官司都出榜懸賞捕拿強人。縣門前許多人看榜。

六九、說明 惡人心不死。Nothing can stop a man's vicious intentions.

景三六六 方六一書房

方一意寫書，絲毫未覺。婢子戲立其身

特寫 加圖案上供揭，飛蛾拍火，着焰自

焚。去園方六一磨墨鋪紙，獨坐籌思。

景三六七 後院

夜深人靜，擊柝人正打三更三點。

景三六八 方六一書房

方六一拔劍整燭，巡視一周，見夜色深沈，杳無一人，下了簾幕，再就案坐。

景三六九 方家內室

那婢子空階貯立，更覺夜色悽涼。一聲長歎，披衣舉燭，行向書室。

景三七〇 書房

方六一伏案疾書。

景三七一 書房門外

故大 婢子至書室門外，牽模覩視，載着燭台放地上，躡足掩入。

景三七二 書房

後，竊視所書。

景三七四

方六一看那書信時。

Shan Bandits

化入 Tung Chang, spy for Liang

特寫 【梁山泊義士黑旋風李逵，多多拜上義士申屠太公，秀才董昌駕前……化入 From the Black Whirl-

wind of Liang Shan to Shen Du and his son-in-law Tung the scholar……

景三七八 同上

因景 申屠字榜，污了一個墨圈。

景三七九 同上

## 第六本

款大 方六一路爲躊躇，仍然續寫完成此信。漸現

景三八〇 小樓

特寫 有人將一包金珠遞送與人。那人伸手將包緊緊握住，却三番兩次，假意推辭。

七十、說明 押司王琳 演員△△△

A High Constable-by—

景三八五 樓書房

推了半天，那包金珠還是笑納了。方六

【再三囑託：

七】對話 「不可傷害申屠女。」Spare the woman, I pray you."

景三八三

景三八六 同上

特寫 牌票上寫「私通梁山一名董昌。」

押司點頭微笑。漸隱

牌子無奈，出門拾燭，快快去。

景三七六 同上

景三八七 申屠莊院內

老丈在樹下閒步，兩個公差上前，不由分說，套上鐵索拉着就走。

景三九二 同上

階下跪着老丈申屠女董昌三個囚犯。

景三九三 同上

廳下擁滿了看熱鬧的人。

景三九四 同上

放

董昌拾起書信，一句一句訊讀。

景三九五 同上

放 知縣坐在公案上，頭擡腦悶了幾句。

景三九六 同上

放 老丈爬前跪下，搖頭不認，聲辯一回。

景三九七 同上

放 知縣聽了，似乎以爲有理。

景三九八 同上

放 董昌讀至此處，看出破綻，捧信過頭，呈還堂上，辯道：

堂上陳列藤條，鐵練，夾板，天平架，許多駁人的刑具；兩邊十多個皂吏，拿著棍棒侍候。

東方雜誌 第二十二卷 第三號 申屠氏

七四，對話 「小民等素居城外山上，何由爲內應？」Your humble subjects live not in the city but on the

特寫 王琳在旁，扯了知縣一把袖子。

景三九九 同上

hill and therefore could act as spies for bandits."

景四〇一 地上

那觀衆中有幾個老年人，點頭稱是。

景四〇二 地上

縣官沒了話說，翻轉面皮，拔簽刑訊。

景四〇三 地上

百姓皆不服，紛紛聚議。

景四〇四 地上

縣官連拍驚堂木，叫差役將閑人逐出。

景四〇五 縣衙內

索性連大門也掩閉了。化入

景四〇六 縣衙公堂

兩個皂吏，剝去董昌上衣，捉住兩臂，另一人惡狠狠揀皮鞭，即待動手。

景四〇七 地上

老丈駭極，上前叩求，被兩役推下。

譜，說是前來送飯，踏了許多小心，撓得

入去。

景四〇八 地上

申屠女本跪在階下，忽地神色改變，捨命奔上堂去，亦爲衙役拽住。

景四〇九 牢獄內

七五、說明 活地獄 A Living Hell

丐者指着自己說起 化人

景四一〇 地上

這裏這是獄中私刑拷打的所在。壁上滿掛刑具，如鐵拶子，土布袋之屬。一位牢頭禁子，不慌不忙，磨一把解手尖刀。

景四一一 地上

新現 地上鋪些草，董昌伏草上，想是背上疼痛，不能仰臥。原故老丈默坐在旁。

景四一二 地上

老丈告訴了董昌，感激不已。

景四一三 牢獄內

老丈告訴了董昌，感激不已。

景四一四 牢獄內

自有衆牢子，搬送食物茶水至申屠女處，不時張羅。

景四一五 牢獄口

七六、說明 傳棹 Returning

景四一八

街上行人逃避，方六一橫衝直撞走過。

趕大喊，

漸現 大海中一帆疾行。化入

景四一九

七九、對話 「還我雞來！」 Stop thief!

景四二四 市上酒店

時還向夥家問明，急急追上去。

The chicken thief.

景四二五 小着

景四三〇 菜園

放火 船上推滿了棕繩，黃糖，煙草，檀香等外洋貨物，申屠雄執羅盤立船頭。那

時西北風緊，舟行如箭。漸隱

時還拉方六一至僻靜所在，翻身拜揖，

說道：

景四二六 同上

時還爬過一堵短牆逃走，衆人追不上，

只索罷了。

景四二七 同上

景四二八 同上

景四二九 同上

景四三一 破廟

放火 時還藏在一塊大石碑背後，聽這

者已去，喘息漸定，拂去身上塵土，忽然

嗅得一陣菜飯香。

景四三二 同上

景四三三 同上

景四三四 同上

景四三五 同上

景四三六 同上

時還從身上解下包裹，打開看時。

景四三七 同上

時還尋來，看他們吃飯。乞丐們也邀他

景四三八 同上

景四三九 同上

景四四〇 同上

景四四一 同上

景四四二 同上

時還尋來，看他們吃飯。乞丐們也邀他

坐地，說起：

景四四三 同上

景四四四 同上

景四四五 同上

景四四六 同上

景四四七 同上

景四四八 同上

時還尋來，看他們吃飯。乞丐們也邀他

坐地，說起：

景四四九 同上

景四五〇 同上

景四五一 同上

景四五二 同上

景四五三 同上

景四五四 同上

時還尋來，看他們吃飯。乞丐們也邀他

坐地，說起：

景四五五 同上

景四五六 同上

景四五七 同上

景四五八 同上

景四五九 同上

景四五〇 同上

時還尋來，看他們吃飯。乞丐們也邀他

坐地，說起：

景四五一 同上

景四五二 同上

景四五三 同上

景四五四 同上

景四五五 同上

景四五六 同上

時還尋來，看他們吃飯。乞丐們也邀他

坐地，說起：

景四五七 同上

景四五八 同上

景四五九 同上

景四五〇 同上

景四五一 同上

景四五二 同上

時還尋來，看他們吃飯。乞丐們也邀他

坐地，說起：

景四五三 同上

景四五四 同上

景四五五 同上

景四五六 同上

景四五七 同上

景四五八 同上

時還尋來，看他們吃飯。乞丐們也邀他

坐地，說起：

景四五九 同上

景四五〇 同上

景四五一 同上

景四五二 同上

景四五三 同上

景四五四 同上

時還尋來，看他們吃飯。乞丐們也邀他

坐地，說起：

景四五五 同上

景四五六 同上

景四五七 同上

景四五八 同上

景四五九 同上

景四五〇 同上

時還尋來，看他們吃飯。乞丐們也邀他

坐地，說起：

景四五一 同上

景四五二 同上

景四五三 同上

景四五四 同上

景四五五 同上

景四五六 同上

時還尋來，看他們吃飯。乞丐們也邀他

坐地，說起：

景四五七 同上

景四五八 同上

景四五九 同上

景四五〇 同上

景四五一 同上

景四五二 同上

時還尋來，看他們吃飯。乞丐們也邀他

坐地，說起：

景四五三 同上

景四五四 同上

景四五五 同上

景四五六 同上

景四五七 同上

景四五八 同上

時還尋來，看他們吃飯。乞丐們也邀他

坐地，說起：

景四五九 同上

景四五〇 同上

景四五一 同上

景四五二 同上

景四五三 同上

景四五四 同上

時還尋來，看他們吃飯。乞丐們也邀他

坐地，說起：

景四五五 同上

景四五六 同上

景四五七 同上

景四五八 同上

景四五九 同上

景四五〇 同上

時還尋來，看他們吃飯。乞丐們也邀他

坐地，說起：

景四五一 同上

景四五二 同上

景四五三 同上

景四五四 同上

景四五五 同上

景四五六 同上

時還尋來，看他們吃飯。乞丐們也邀他

坐地，說起：

景四五七 同上

景四五八 同上

景四五九 同上

景四五〇 同上

景四五一 同上

景四五二 同上

時還尋來，看他們吃飯。乞丐們也邀他

坐地，說起：

景四五三 同上

景四五四 同上

景四五五 同上

景四五六 同上

景四五七 同上

景四五八 同上

時還尋來，看他們吃飯。乞丐們也邀他

坐地，說起：

景四五九 同上

景四五〇 同上

景四五一 同上

景四五二 同上

景四五三 同上

景四五四 同上

時還尋來，看他們吃飯。乞丐們也邀他

坐地，說起：

景四五五 同上

景四五六 同上

景四五七 同上

景四五八 同上

景四五九 同上

景四五〇 同上

時還尋來，看他們吃飯。乞丐們也邀他

坐地，說起：

景四五一 同上

景四五二 同上

景四五三 同上

景四五四 同上

景四五五 同上

景四五六 同上

時還尋來，看他們吃飯。乞丐們也邀他

坐地，說起：

景四五七 同上

景四五八 同上

景四五九 同上

景四五〇 同上

景四五一 同上

景四五二 同上

時還尋來，看他們吃飯。乞丐們也邀他

坐地，說起：

景四五三 同上

景四五四 同上

景四五五 同上

景四五六 同上

景四五七 同上

景四五八 同上

時還尋來，看他們吃飯。乞丐們也邀他

坐地，說起：

景四五九 同上

景四五〇 同上

景四五一 同上

景四五二 同上

景四五三 同上

景四五四 同上

時還尋來，看他們吃飯。乞丐們也邀他

坐地，說起：

景四五五 同上

景四五六 同上

景四五七 同上

景四五八 同上

景四五九 同上

景四五〇 同上

時還尋來，看他們吃飯。乞丐們也邀他

坐地，說起：

景四五一 同上

景四五二 同上

景四五三 同上

景四五四 同上

景四五五 同上

景四五六 同上

時還尋來，看他們吃飯。乞丐們也邀他

坐地，說起：

景四五七 同上

景四五八 同上

景四五九 同上

景四五〇 同上

景四五一 同上

景四五二 同上

時還尋來，看他們吃飯。乞丐們也邀他

坐地，說起：

景四五三 同上

景四五四 同上

景四五五 同上

景四五六 同上

景四五七 同上

景四五八 同上

時還尋來，看他們吃飯。乞丐們也邀他

坐地，說起：

景四五九 同上

景四五〇 同上

景四五一 同上

景四五二 同上

景四五三 同上

景四五四 同上

時還尋來，看他們吃飯。乞丐

八十、對話 「如今討飯，都不比從前。」

「Even our trade of begging is

not so prosperous as before.」

只見那押司，加指著那封梁山信，去

着銀子，旁有算盤，他一邊稱，一邊算。

圓通問老丈。

景四四七 屋上

時遷從身邊取個蘆管兒，就窗櫺下跟

時遷見了那封梁山信，委實不解。

時遷從身邊取個蘆管兒，就窗櫺下跟

景四四一 屋上

只一吹。

景四四二 牢內

老丈不肯招認，牢子捉着他手，套上拶

放大 官兒正在察看一個元寶的成色，

景四四八 蒼押房

特寫 縣官化入如狼。

夾。

放大 官兒正在察看一個元寶的成色，

景四四九 城牆上

景四三五

特寫 縣官化入如狼。

夾。

放大 官兒正在察看一個元寶的成色，

景四五三

特寫 吏與奴化入如爪牙。

夾。

放大 官兒正在察看一個元寶的成色，

景四五四 牢內

景四三七 同景四三三

特寫 吏與奴化入如爪牙。

夾。

放大 官兒正在察看一個元寶的成色，

景四五五 牢內

景四三八 牢獄門口

時遷聽了，暗暗點頭。

夾。

放大 老丈痛極，圓睜二目，因有物堵住

景四五六 署押房

景四五七 同景四三三

時遷聽了，暗暗點頭。

夾。

放大 老丈痛極，圓睜二目，因有物堵住

景四五八 牢獄門口

景四五九 牢獄門口

恰巧那夜星月稀微，時遷正好施展身

手，看他爬上樹去。

放大 老丈痛極，圓睜二目，因有物堵住

景四五一 屋上

景四五二 屋上

恰巧那夜星月稀微，時遷正好施展身

手，看他爬上樹去。

放大 老丈痛極，圓睜二目，因有物堵住

景四五三 屋上

景四五四 屋上

恰巧那夜星月稀微，時遷正好施展身

手，看他爬上樹去。

放大 老丈痛極，圓睜二目，因有物堵住

景四五五 屋上

景四五六 屋上

恰巧那夜星月稀微，時遷正好施展身

手，看他爬上樹去。

放大 老丈痛極，圓睜二目，因有物堵住

景四五七 屋上

景四五八 屋上

恰巧那夜星月稀微，時遷正好施展身

手，看他爬上樹去。

放大 老丈痛極，圓睜二目，因有物堵住

景四五九 屋上

景四五〇 屋上

恰巧那夜星月稀微，時遷正好施展身

手，看他爬上樹去。

放大 老丈痛極，圓睜二目，因有物堵住

景四五一 屋上

景四五二 屋上

恰巧那夜星月稀微，時遷正好施展身

手，看他爬上樹去。

放大 老丈痛極，圓睜二目，因有物堵住

景四五三 屋上

景四五四 屋上

恰巧那夜星月稀微，時遷正好施展身

手，看他爬上樹去。

放大 老丈痛極，圓睜二目，因有物堵住

景四五五 屋上

景四五六 屋上

恰巧那夜星月稀微，時遷正好施展身

手，看他爬上樹去。

放大 老丈痛極，圓睜二目，因有物堵住

景四五七 屋上

景四五八 屋上

恰巧那夜星月稀微，時遷正好施展身

手，看他爬上樹去。

放大 老丈痛極，圓睜二目，因有物堵住

景四五九 屋上

景四五〇 屋上

恰巧那夜星月稀微，時遷正好施展身

手，看他爬上樹去。

放大 老丈痛極，圓睜二目，因有物堵住

景四五一 屋上

衆牢子得了方六一好處，也來巴結照

料。  
漸隱

景四五二 櫈書房

方六一向押司催問下落，王琳聞聞道：

人二對話：『無供無招，而殺人一家耶？』

『To put a whole family to death

without even his formal con-

fession?』

景四五三 同上

方六聞之愕然。

景四五四 牢獄中

欵大那日丐者送飯來時，老丈言語顛

倒，笑啼並作，董昌歎道：

人三對話：『痛極瘋矣！』“Such tor-

ture! He has lost his mind.”

景四五五 同上

那丐者禁不住長號。

景四五六 櫈書房

至族。『If my gold has any

influence, I'll save this old man

and all.』

八四、對話：『老丈殘廢，釋之何害？』

『Spare the old fool too—he is

harmless now.』

景四五七 同上

押司抬頭視天，意思不屬。

景四五八 同上

方蛟挾着一包，匆匆走入衙門。

景四五九 同上

欵大押司解包，見裏面全是銀子，夾有

字帖，如圖上寫『事不宜遲』，化入

六一立定了看申屠女，雖圍圍憔悴，而

容姿不減，恨不一口吞下去，申屠女抱

孩轉身掩面。

景四六〇 櫈書房

那衙前因此多添了一張榜示，許多人

圍着看。

八五、對話：『吾金而有靈也，董昌辨不

腔，義憤，抬高喉曉，說得衆人聽見。

八六、說明：秋決 Done in every

Autumn

景四大四 荒場

特寫 犯人背插白旗，上寫「就地正法」私通梁山董昌一名。左右劍子手，各捧虎頭鋼刀，緩緩行向法場。化入

景四五六五 同上

荒地上一口白木棺材。

景四六六 郊外路  
申屠女幾次哭得暈倒，卻是那丐女攏

扶回去。老丈不會悲傷了，同那醉人指

點道旁景物，說說笑笑，反如無事。丐者

景四六八 同上

勸他們快走。

景四六七 方六一 荒場  
婢子有怨色。

申屠女幾次哭得暈倒，卻是那丐女攏扶回去。老丈不會悲傷了，同那醉人指點道旁景物，說說笑笑，反如無事。丐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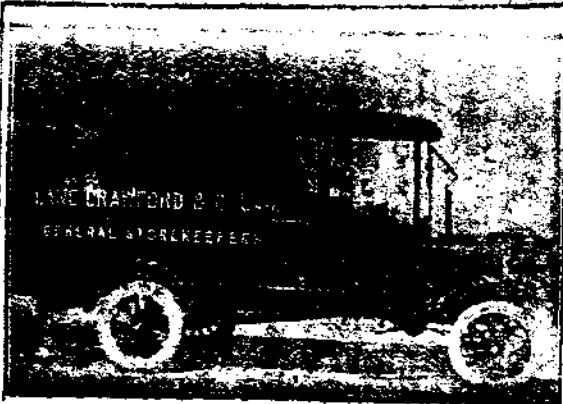
那晚方六一吃得大醉，痛捶婢子，喝道：「七八，對話『速去吾且娶申屠女爲妻。』」  
「Away! Away! I am going to marry Shen Du's daughter.」

那晚方六一吃得大醉，痛捶婢子，喝道：

## 福爾摩斯的來歷

從予

大偵探家福爾摩斯 (Sherlock Holmes)，我們都知道係小說中人物，是偵探小說家科南道爾 (Sir Conan Doyle) 所虛構的。但是科南道爾為什麼一定要名為「歇洛克福爾摩斯」呢？這是有緣故的。茲據倫敦晨報 (London Morning Post) 所載，謂這並不是神明鬼怪的名字，因為在科南道爾做小說把書中主人名為歇洛克，福爾摩斯的時候，他尚未相信鬼怪，專心於靈魂的研究。——至少，他對於靈魂的研究，是還沒有很深的興味。福爾摩斯實不過是一個普通人的姓氏。他的意思是在用此以自外於狄更斯流小說家常以“Sharp”名司法人員的舊例。至於歇洛克，則是他一個打球同伴的名字。這人在玩球時，曾輸了科南道爾三十點，所以他牢記心上，非常得意。後來，就借了來以名他小說中的主人。震驚一世的大偵探家歇洛克·福爾摩斯，便這樣產生了！



今日中國內地需要最切而利益最厚之事莫若採用  
福特汽車舉辦運輸事業現有多數公司自成立以來  
不但已獲厚利且交通從此便利關係尤大至其所以  
間有失敗者其故乃在管理未得其法非汽車運輸之  
凡有不能沾利本行對於運輸事業設計周密情形諳熟  
於設立公司管理告車務等事偹荷不勝欣幸本行願以  
垂詢為能請諸君勿以此為謬論

福特汽車經理 怡昌洋行謹啓

東方(5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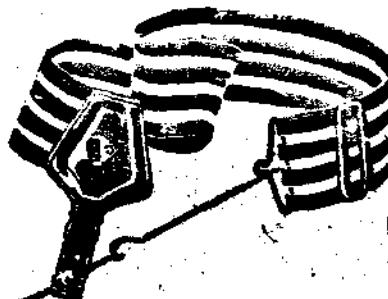
怡昌洋行啓

十號 上海西藏路六

Hudson Motors  
60 Thibet Road  
Shanghai

請聲明由東方雜誌公司

Please mention the EASTERN MISCELLANY.



# PARIS Garters

無金屬可謂屬相接



巴黎吊襪帶之所以爲人人樂用者皆因其經久耐用舒適美觀耳其帶製自富於彈力之寬緊線絲紗均有配製適合腿部各種顏色又均悅目雅觀世上惟此帶可以久用

各處百貨店均有出售  
上海廣東路二號 貿勒洋行經理

# 爲君增美齒



污暗之齒有損風貌人所共知其所以現污暗之色者皆因其陳有薄膜耳現在已有千萬人設法去除回復其本有之光澤增其美豔吾知此乃人人所共羨君亦願一試此貢獻而知多數人得此美齒之故乎

污暗之薄膜 薄膜起自食物之餘屑而成一種薄衣黏附於齒牙之上能自容留食物餘屑而使發酵生酸酸與牙觸牙即腐壞從此細菌叢生矣凡此種種皆爲牙病之主因

去除之新法 牙科專家業已發明二種去除薄膜之法一以分解一以去除經多數醫家之證明製成一種牙膏名曰必素定牙膏現在已有五十國慎于攝身之人咸相採用而多數爲牙醫所介紹必素定牙膏又能增加

口涎中之鹼質以消解酸素及

涎素以消化餘屑用之不特可

使白潤

尤能永

保健全

之物不雜傷  
牙磁之砂礫

必素定牙膏  
除解薄膜係  
用一種極軟

膏之製法全  
以穩慎出之

其中不雜有  
害之砂礫用

之快意而效

速請即將下券裁下並附郵票三分填寄

本公司索取十日管試用並注意其用後

齒牙之潔白

保護牙磁

必素定牙  
膏而無牙患

穩慎與適意

**Pepsodent**

MARK

TRADE

茲附上郵票三  
分請即

惠寄必素定牙  
膏十日管一管

至 省

縣

收

送 管 贈

日 月

為荷此上

上海郵政箱第

一四一六號

必素定公司

地址務須

填寫詳明

Dept. CH5-6

# 時事日誌

中國之部

民國十四年一月一日

法部查明施行。」

代表邀吳赴湘，湖北公團則要求蕭勸吳

●又令廢止將軍府，候另定條例頒布

離開湖北。

施行。

周二日

●臨時執政下大赦令：「除曹錕一案已令聽候公判，賄選議員一案由司法

專宜。

部檢查證據將來移付國民代表會議解

決，以及強盜匪徒，殺人，搶奪，放火，決水等

案情較重不得援用赦典者外，其餘不論

輕罪重罪，已判決未判決，悉予除免。着司

●段祺瑞電孫文黎元洪請參與善後

會議，並特聘第四項會員三十八人。

周三日

●孫傳芳軍隊攻入松江，陳樂山逃，第

四師向上海潰退。

●吳佩孚率衛隊抵漢口，段祺瑞令蕭

耀南將吳護送入京，川代表邀吳入川，湘

彬為岳陽鎮守使，率部前往接防。

同四日

齊等前往慰勞。

●臨時執政令：裁撤陸軍檢閱使一缺，  
馮玉祥仍着督辦西北邊防事宜即日銷  
假任事。派馬福祥爲西北邊防會辦。李鳴

鍾署綏遠都統。特派徐樹錚爲考察歐美  
日本各國政治專使。

●又指令：陸軍第十一師師長淮由宋  
哲元暫行代理。

同五日

●臨時執政令：籌辦膠濟鐵路贍路事

●方本仁克復贛州，北伐軍分退湘粵  
邊境。

同五日

●臨時執政令：特任鎮威上將軍張作  
霖督辦東北邊防屯墾事宜，各該地方官  
吏均歸節制。皖北鎮守使兼安徽陸軍第  
五混成旅旅長蘇皖魯豫四省剿匪副司

令史俊玉免去本兼各職；以高世讀繼任

宣谷鍾秀免職。

●吳佩孚被蕭耀南派兵艦送往湖北  
鄂城縣屬之西山休養。  
●孫傳芳電執政府，責問陳榮山謀  
叛，並令其辭職。

●唐繼堯通電，與黔軍合作，直趨武漢。

●班禪額爾德呢行抵太原，政府派達

●盧永祥南下抵蚌埠，張宗昌率奉軍

●廣州大本營下令，將粵漢鐵路公司

第一軍進駐浦口，盧永祥舊部第十師亦  
由江北開赴南京，原駐南京之齊燮元舊  
部第二第六師及補充旅奉韓國鈞令悉

調往鎮江江陰。

同六日

●陳炯明向潮汕軍隊下動員令，着分

備總司令，本省水上警察及警備隊均歸  
統率調遣。

同八日

●南下奉軍之一部，聲言解決王爲蔣  
殘部，由滬海鐵路侵入河南，胡景翼請執  
政政府制止。

●鄂西王汝勤部發生倒王運動，即被  
鎮壓平息。駐鄂黔軍張膺芳旅因參與倒  
王，被王派軍勒斂槍械，立即遣散。

同九日

改爲官督商辦。

●北京江蘇同鄉向政府要求勿令奉  
軍駐蘇，並製定省憲自治。

同十日

●臨時執政令：湖北督軍一缺着即裁

撤，特任蕭耀南督辦湖北軍務善後事宜，  
並暫行兼署湖北省長。

●盧永祥張宗昌入南京。

●淞滬鎮守使陸軍第六師師長兼第  
十九師師長宮邦鐸，因部下聯絡齊燮元  
孫傳芳謀抗拒奉軍，應付困難，電段祺瑞  
盧永祥辭職。

●江西黎成勳、  
部長張慶昶等乘南昌

空虛，由奉賈進襲，方本仁由前敵率重兵  
回省鎮壓。

同十一日

●駐上海第六、第十九師軍隊聽齊燮

時機，復進行上海不設軍械不駐軍隊及

將兵工廠移設他處之運動。

元指揮，逐師長宮邦鐸，並與孫傳芳軍聯

合攻擊張允明軍，張軍被攻潰散，張逃入  
租界。齊燮元即自稱浙滬聯軍第一路總  
司令，孫傳芳稱第二路總司令，聯銜宣言，  
拒絕奉軍南下。

●張作霖張學良等奉軍要人均由天  
津回奉天，關內奉軍亦大部撤回。

同十二日

●段祺瑞責成盧永祥會同蘇州秦沈

迅速勘定上海事變，又電安徽王揖唐就

近派兵助盧，並令何豐林收編已潰散之

陳榮山舊部第四師。

●孫傳芳任謝鴻勳爲第四師師長，收

陳榮山舊部第四師。

●上海總商會乘張允明宮邦鐸被逐  
未傷人。

●京漢鐵路黃河鐵橋出險，墮車兩輛，  
之第四師殘部，除有少數被齊孫兩軍收

●東南大學校董及教職員等反對裁

育部將校長郭秉文免職，主張教育獨立，  
不宜隨政潮進退。

●程潛又攻湖南，被唐生智部誘入汝  
州擒獲，惟卽由趙恆惕電令釋放。

同十三日

●臨時執政下令，獎勵孫傳芳撤兵回

浙，又令派陳調元幫辦江蘇軍務善後事  
宜。白寶山爲海州護軍使，馬玉仁爲淮揚  
護軍使。

●馮玉祥赴張家口檢閱軍隊。

●福建省憲法總決手續完竣，由省議

會按照制憲規程公布。

●上海張允明部一師一旅及陳榮山

未傷人。

編及繳械外，餘衆萬餘人，悉向租界繳械，即由租界當局收容。

同十四日

●臨時執政令：陝南鎮守使劉寶善免職，以張耀樞繼任。

●上海領事團議決，禁止中國失意軍人在租界活動，並調外艦陸戰隊上陸，監視所收容之漢兵。

●盧永祥因對付上海事變，在南京組織宣撫軍，以奉軍軍長張宗昌爲總司令兼一路總指揮，參謀長臧致平兼二路總指揮，軍務幫辦陳調元兼三路總指揮，警備總司令冷遹兼戒嚴總司令。

●秦沈被蘇州軍隊攻擊，由商會給款出走，上海齊燮元軍隊即通過蘇州，與常州鎮江齊氏舊部聯合拒絕奉軍。

同十五日

同三日

●地域內所有兩省駐軍，廢除護軍使及鎮守使名目，反對以後再設類此軍職；兵工廠亦即日擇地遷徙。執政府亦趕下處置上海三令：（一）松滬護軍使一缺者即裁撤。（二）上海兵工廠着陸軍部即日飭令停止軍用工作，以便招商承領改組商業工廠，並先委託上海總商會暫行接收，

●駐波蘭之捷克斯洛伐克公使署，外交公文及密電碼被刦。

同四日

安為保管，即由該部選派專員會同該總商會妥籌辦理。（三）上海嗣後永遠不得駐紮軍隊及設置何種軍事機關。

●臨時執政令：特派孫岳爲豫陝甘剿匪總司令。

●俄國大水，李寧格拉城內大街悉臥水中，但居民得官場豫告，豫先逃避，損失不大。

## 外國之部

一九二五年一月一日

同五日

●蘇俄政府因兩月前舉辦之選舉有

●英法意比日五國駐德公使往見德國總理面述關於柯洛業撤兵事之公牒。  
●華哈璧民族領袖沙德拒絕與漢志議和。

獨立三黨。

同九日

●德法商務談判，德國政府拒絕法國

國因專使受傷，以薛西爾子爵出席。

同十三日

●協約國財政會議閉幕，所訂條約經維持現狀之提議。

●德國馬爾克斯謝絕組閣之命，德總統改令路德組閣。

同十日

同十五日

●埃及政府與英國會商關於尼羅河水利問題，已獲諒解。

●德國對於協約國不撤兵柯洛業事提出抗議。

同八日

●鴉片會議英國專使行駛堅馬，請會議展緩一星期。

●埃及組織新統一黨包括國民自由黨。

之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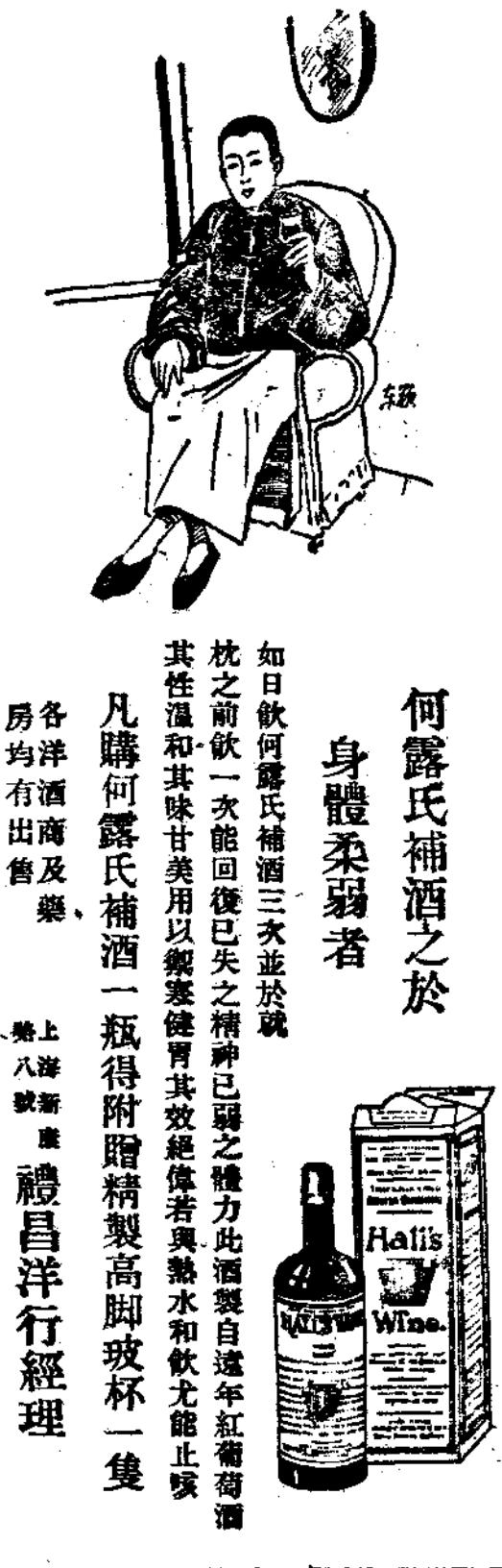




時式冬季衣料每件六尺售大洋一元  
 中華葛 每尺大洋三角  
 方格綵 每尺 四角  
 花方格綵 五角  
 塔府綢 二角  
 條子紗 曬曬  
 中華綵 每兩一角  
 袖口邊 一角半  
 絲圍巾 二元半  
 六碼綵帶邊 一元  
 一元二角半 一元五角  
 線線 每扎一分 二分  
 每兩三分 角  
 緞包扣 每只一分  
 緞帶 每尺二分  
 緞扣 每尺一分半  
 来信請郵票代購  
 東方552(一)

上海四川路中華工業廠通訊貿易部啟

東方553(一)



## 何露氏補酒之於

### 身體柔弱者

如日飲何露氏補酒三次並於就

枕之前飲一次能回復已失之精神已弱之體力此酒製自遠年紅葡萄酒其性溫和其味甘美用以禦寒健胃其效絕偉若與熱水和飲尤能止咳

凡購何露氏補酒一瓶得附贈精製高腳玻杯一隻

各洋酒商及藥房均有出售 上海新嘉禮昌洋行經理